1917年

第32期

北京圖書館
★ 1953.1.28 ★
期刊庫

小說時報三號

小說時報第三十二號目次

短篇小說

燃箕餘生……（天笑）（毅漢）
有情眷屬……（倚虹）
賊之覺悟……（瘦鵑）
墳媒……（迪士）（建生）
淚陀年譜……（蟄人）
金剛石……（潤生）

長篇小說

電賊……（倚虹）（碧梧）

新劇

俄國託爾斯泰名劇生屍……（夏雷）（程生）

筆記

京游雜錄……（高旭諧）
烟靄晴暉都好齋筆記……（王小隱）

第三十三號預告

短篇小說

芙蓉城中之小說家……（天笑、毅漢）
霞樓懺語……（晚秀）
大俠紅蘂蕗逸史……（瘦鵑）
噴哥哥……（筱梅）
恐怖……（小青）
我愛汝……（彭年）
羅袴相思記……（諦痴）

長篇小說

紐約之怪賊THE ROMANGE OF ELAINE……（南珊）

脚本

俄國託爾斯泰名劇生屍……（夏雷、程生）

筆記

京游雜錄……（高庶諧）
烟靄晴暉都好齋筆記……（王小隱）

本社徵稿新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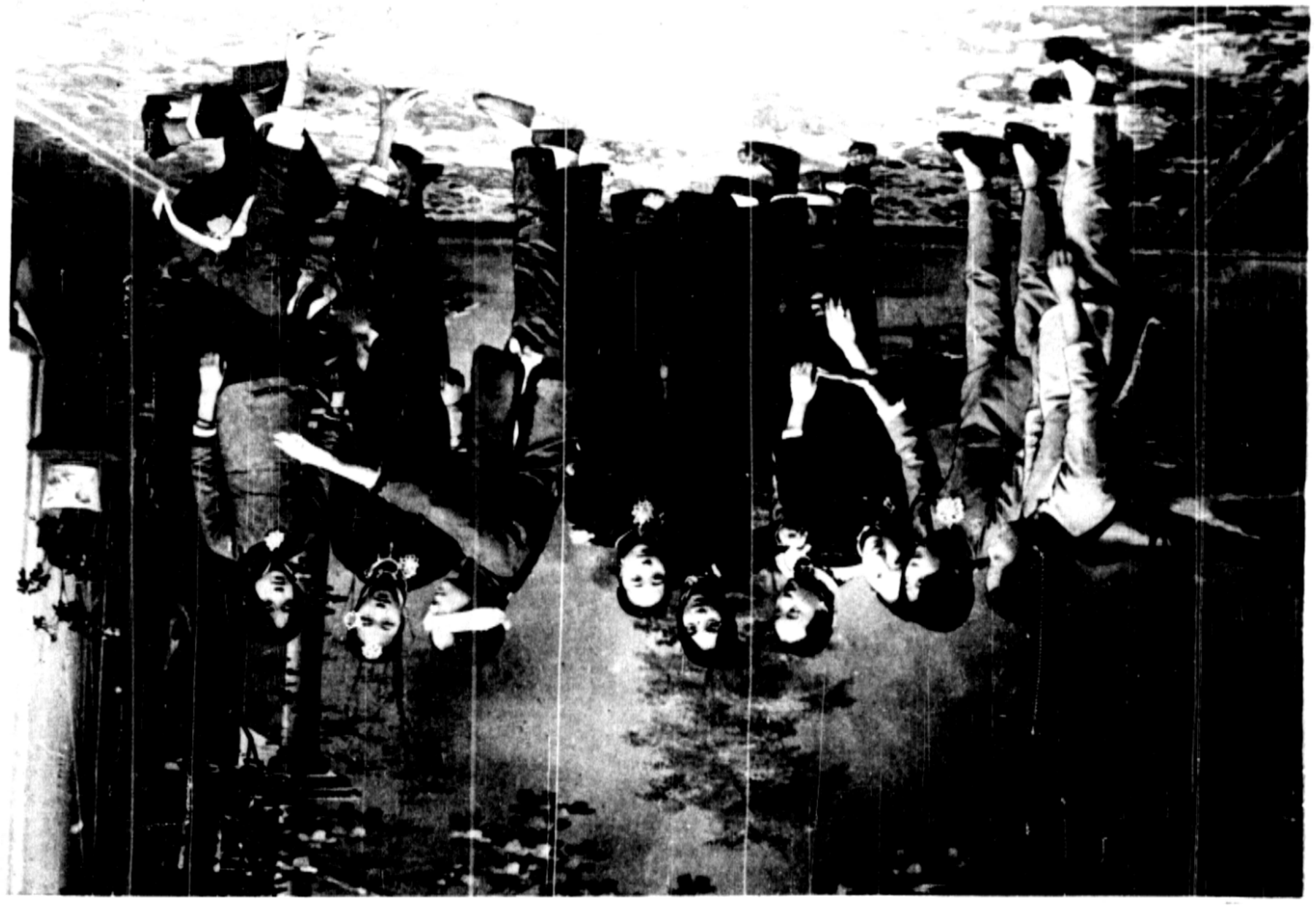
一投稿者、無論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筆記、脚本、皆一例歡迎、唯宗旨貴正大、文字宜雅達、情節須曲折、

一本社酬資分三等致送、（甲）每千字三元（乙）二元、（丙）一元、一經審定、即行付値、如有特別佳篇、不吝逾格厚贈、以酬高惠、

一凡投稿本社者、合格與否、於收件後、兩星期內必有詳細之答復、如須原件交還者、當照來函辦理、

一如有美人攝影、或風景照片、有美術上之價値者見寄、本社尤爲歡迎、酬資從渥、印後原件仍珍重寄還、決無汚損遺失之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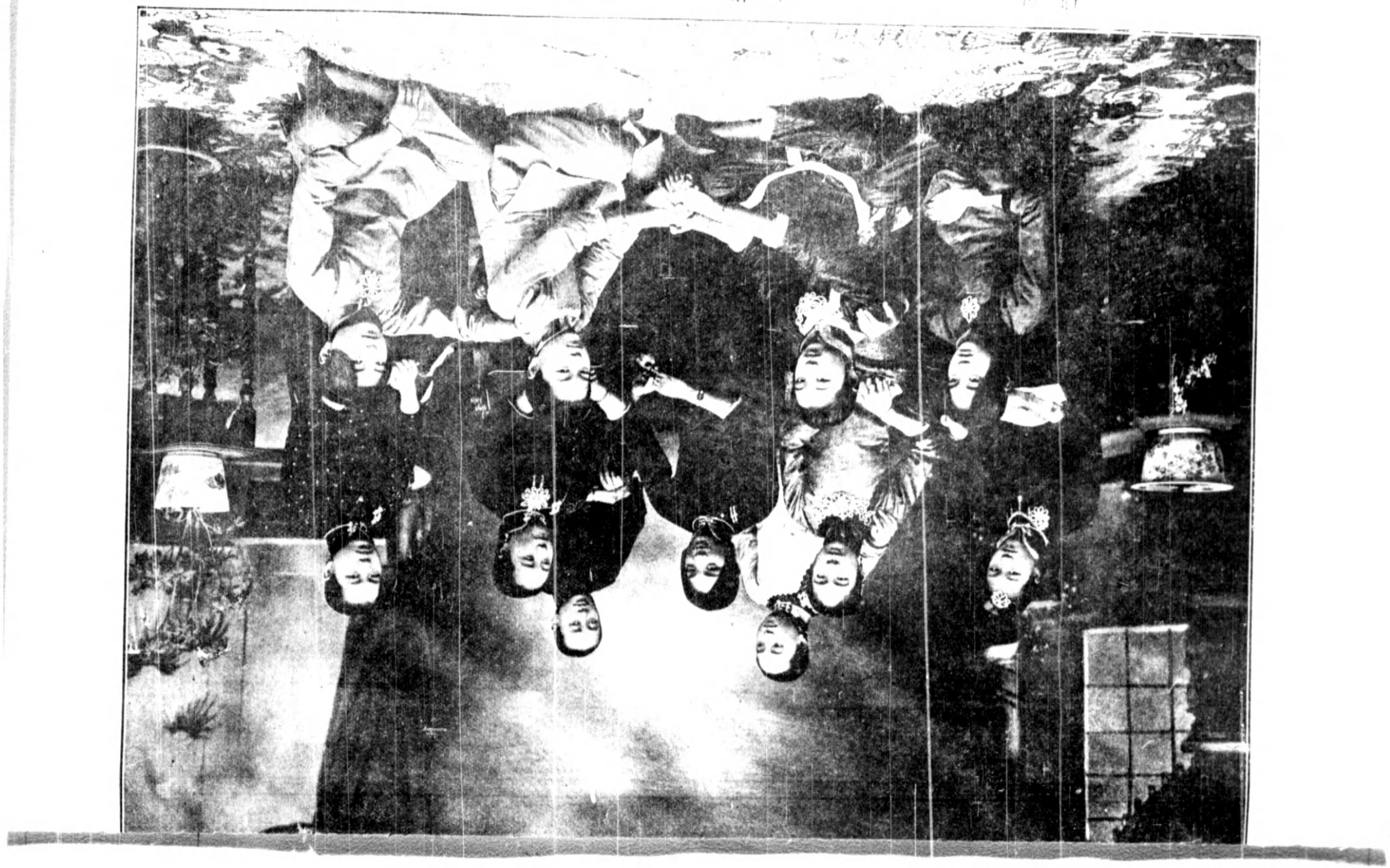
一來稿須逕寄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內、小說時報編輯部收不誤、



鏡影中之梵繪素

雲素

秋　　蘊　　王



筆記中之快著

歷朝野史

四冊 六角

此書原名靳史清初列入禁書是以傳本甚少所述多爲名賢趣事讀之無不拊掌解頤且各節均採自歷代載藉文藻尤覺爛然今復將有清一代補入更屬完美之至茲略記數則以見其概

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撮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五撮鬚合爲一廟問杜十姨爲誰曰杜拾遺五撮鬚爲誰曰五子胥也（席上腐談）

吳人韋政者腹枵然而好談詩書語常不繼或嘲之曰此非出芝蔴通鑑上乎蓋吳人好以芝蔴點茶市肆鬻者必裹以紙一家紙爲零殘通鑑一人頻買芝蔴積至數張而以其中語掉舌人問始末輒窮曰我家芝蔴通鑑上止此耳（外紀）

幽夢影

一冊 一角

此書天都張心齋鎮洋朱櫛筠所著陳義甚精擇言尤雅非讀破萬卷書具曠達襟懷者不能道隻字每一尋繹輒令人游焉而不知何以鼓之舞之不能自已也今金山姚君石子取其尤者節而錄之以公同好高吹萬君題其端云此書語妙絕倫不可方物字字出人意表却字字入人意中可謂知言者矣茲略摘數節以見其概云（爲月憂雲爲書憂蠹爲花憂風雨爲才子佳人憂薄命眞是菩薩心腸）（凡事不宜刻若讀書則不可不刻凡事不宜貪若買書則不可不貪凡事不宜癡若行善則不可不癡）（涉獵雖曰無用猶勝於不通古今清高固然可嘉莫流於不識時務）（偏是市儈喜通文偏是俗吏喜勒碑偏是惡嫗喜誦佛）

平等閣筆記	二冊	四角
六研齋筆記	三冊	六角
東坡筆記	一冊	三角
筆記叢書第一集	一冊	五角
竹窗隨筆	三冊	二角五分
紫桃軒雜綴	四冊	一元二角
簷曝雜記	一冊	四角
東塘日劄	一冊	二角五分
汴圍濕襟錄	一冊	二角五分
滄州紀事仿指南錄合本	一冊	一角
宋稗類鈔	八冊	一元五角
秦淮畫舫錄	三冊	四角
吳門畫舫錄	四冊	五角
江邨消夏錄	三冊	八角
秘殿珠林	八冊	二元
松壺畫憶	一冊	三角
談往	一冊	二角
言鯖	一冊	二角五分
分甘餘話隴蜀餘聞合本	一冊	三角
藝舟雙楫	一冊	三角五分

上海有正書局發行

夏令唯一之消遣品

原本紅樓夢

二十冊 三元六角

此書敷華淡藻立意遣詞無一落前人窠臼早已稱譽天壤不待贅述惟坊刻均經後人穿鑿有首尾不相連貫者有言詞與當時情景不相吻合者謭陋殘缺殊乖作者當日之微旨識者惜焉此本爲國初秘藏較近本增出數百段字句間尤多不同情詞美完絕無間隙實有一無二之原本也敝局不惜重資租得板權付印以公海內并請著名小說大家詳加批評其機警處眞能揭破謎幕令閱者有一目無餘了然不惑之妙又復寫以精楷娟秀無倫尤爲前此所未有

原本聊齋誌異

八冊 一元八角

此書原稿存山東蒲氏子孫世守秘不示人以其中頗多抱漢族不平之語俗刻本均經刪改以免忌犯今設法借抄付印以廣流傳其頂批旁批與俗本尤多不同皆係原有議論極精極妙可與聖嘆接席但不知何人手筆想與聊齋同時儔侶也此書文詞古奧多言外意小說家文學家戲劇家之聿筏也

梟獸 二角
空谷蘭 七角
情網 六角
梅花落 六角
孽海花 一元
女首領 六角
香粉獄 一角五分
萬里鴛 八角
女魔力 一元一角
啞旅行 七角五分
美人妝 二角
金蘭葉 一角
黃鉛筆 五角
飛行記 四角
小紅兒 一角
閨中劍 四角五分
紅淚 三角
隧中燈 三角
福爾摩斯探案 一元四角
結核菌物語 二角
大寶窟王 四角
霜刃碧血記 四角
九十三年 六角
肚篋之王 四角
環球旅行記 四角
秘密隧道 七角五分
蓓德小傳 三角

風洞山傳奇 四角
纖手秘密 三角
銀行之賊 三角
無名之英雄 四角
桑兒奇寃 二角
海天嘯傳奇 二角
阿難小傳 五角
鬼室餘生錄 三角
滑稽時報 一元
時報短篇小說 一元二角
愛河潮 一元
妬之花 四角
電感 三角
黃鑽石 五角
鴻巢記 四角
俠英童 六角
小公子 六角
黑行星 一角五分
深淺印 二角五分
奇獄 二角
孤兒記 二角
三疑獄 三角
大除夕 三角
鳳巵春 一角
紅閨鏡 三角
鴛鴦碑 二角
俠奴血 四角
遺囑 三角五分

上海有正書局發行

燃箕餘生

喬寒莎比者一身長六尺許之偉丈夫也此時方植立田間巍然如石象所立處砥平如人掌沉沉黑夜一片平原中矗然植此肉體之造像狀至慘寂去喬寒所立不遠有兩灣流水如牛蹄相分尚有稻田連畝數月前尚黃如金蠟泊乎爲人所刈則但餘斷枝殘莖今日焦黑且乾枯僅賸地下之根纍纍之實此際或有果人之腹者矣稍遠有村舍以其遠也故望之良覺其小幾同玩具顧亦植然摩天而立地氣概至軒昂田土飽吸天淚故亦綿輭失其易裂之性喬寒遙望彼奇獰之村舍已復俯視足下之泥土狀頗疑詫自語曰彼人乃謂此地爲醜惡可厭然自我視之此間固一至佳之村景也言已更舉目四矚已忽屬目百碼外一片蕪沼此沼者喬寒所居與其佃主之屋所隔離處也時則一絕色村姑循溪畔而來高提衣裾昂首仰鼻於空氣中以其舉止服裝置之城市中雖質朴不堪入時而其容色則靡特爲村中人所艷羨即城市中如此絕色亦匪可常覩女郎者即喬寒即語之曰喬寒子以如此天氣而詔我出當知今夜天色非佳也女郎之言意頗羞怯喬寒曰蕾媞君來良佳蕾媞移身稍近喬寒仰首直視其目曰喬寒愕然睇視蕾媞曰去此他適邪蕾媞攀其臂曰然君詎不知我之深恨此地乎君試觀之似此荒原僻野果足使處之者怡然邪嗟夫吾可愛之喬寒君之性情殆亦爲此寂寞之境凝凍盡矣喬寒曰奈老人

(天笑)(毅漢)

何老人固甚願吾等相居甚近以助其農事去歲牧事大惡吾等若出則今歲將不堪問吾又忍負老人乎蕾媞大噱直以其面偪近喬寒犀齒燦然輕語曰蠢哉喬寒天下牧人豈僅子吾父固可更僱人爲之牧惟蕾媞則天下一人耳若果失之將不可更得蕾媞者自謂不堪長居此地者也蕾媞其貌美性直軀體復強碩也顧乃玩之如搓麪喬寒不自知也喬寒復言曰馬史頓村中雖尚有非尼斯其人堪當我職奈渠於卿家非所素諗吾儕果去將安老人於何地且尤有……蕾媞亟以手掩喬寒之吻曰咄止爾乃不悉吾意爾將永不能知之吾不當嫁子子聞吾言也未吾不當嫁子也喬寒瞠目哆口如就屠之獸駭愕莫可名狀蕾媞覩狀竊以喬寒所牧之牛擬之因不禁嗢噱大笑力推喬寒速往驅牛至特林塲吾將往淪茗茗具已悉備乎喬寒曰悉備矣語音殊重又曰然則卿將不與余偕往邪蕾媞曰然子歸吾當已備茗待子喬寒不更言垂首竟行意殊怏怏顧絕無怨色女郎亦行歸喬寒之屋屋中陳列井井饒有幽雅風趣惟前後無園圃緣屋外即有田野花香鳥語富有天然景色初毋假園亭之設也女郎推扉一入即覺水泥之氣迎人鼻蓋屋中以水泥爲地入室後環顧四周室中之物初無疵謬特蕾媞之意殊以爲忤覺無物不可惡者已乃傾坐一椅中始而顫繼以泣少選淚泉怒湧大慟不可自已時喬寒之弟曰靄白魯者入見蕾媞雲髮蓬鬆目眶紅暈此着雨之梨花大可憐人靄白魯者遇事常沉定不恆露其驚惶之態然至是亦愕立眙目忽又自笑默念此必與吾兄相詬誶吾兄開罪

於箇人故悲不自勝喬寒者循循守道人也恆以道義之言詔其弟顧靄白魯對此麗人已將其兄道義之言悉數拋撇腦後且蕾媞見靄白魯狀至欣悅也喬寒既驅羣牛返舍中則蕾媞已不在是茗具亦未陳高呼蕾媞亦不聞其應出屋外四矚亦不見其影因念蕾媞當已歸家否則一望即可得見第暝灰色之田野中初無蠕蠕而動之人影惟溪旁之道上有一二人可坐之汽車迎面來並坐車中者一爲蕾媞一則靄白魯也蕾媞科頭不冠髮迎風而飄舞掌汽車之機輪樂容溢於面頃者悲怨愁戚之容此時一掃都盡靄白魯旁之而坐一手握蕾媞持機輪之手一手橫置座後幾可環蕾媞之腰喬寒所立去車雖非近然隱約可聞二人喧笑聲爾時車向忽微斜靄白魯急俯身力轉機輪使復正俯時脣吻幾接蕾媞之頰喬寒見此面驟黑眉攢蹙既而車止二人下車步行向蕾媞家蕾媞已見喬寒笑謂靄白魯曰子不見喬寒乃植立如木桿邪吾未嘗見有人能堅立不動如是者靄白魯亦視喬寒而笑語蕾媞曰可憐哉吾兄彼若更久立不移者人不將疑其爲逐鳥之草人乎意者渠亦已自忘爲人矣二人入屋後喬寒猶木立如故靄白魯者年少於其兄貌亦過之衣冠服飾亦過之蕾媞之易其志而悅之也自無足異靄白魯說於老人請購一汽車謂藉以運輸農產便於牛馬之力也老人信如其言自是蕾媞遂日日請靄白魯授以馳騁汽車之課二人交日密放意肆志無所忌憚喬寒覺之隱忍弗言蕾媞與喬寒日遠喬寒不顧惟常至禮拜堂中設備婚禮並以婚事佈告村中喬寒終日營營爲此亦不以告之蕾媞間或與老人

偶一語及之老人深以爲然蓋蕾媞及喬寒之婚約固老人所極樂聞者也蕾媞力斥喬寒故與訂婚喬寒愛兒亦摯至今未嘗懈即或小不如爾意亦非故爲兒若安之情愛當固結當知情愛者不容有他物侵入者也且而二人婚事已聞之村中星期四日晨八時婚禮舉兒且爲喬寒婦矣星期三之夜喬寒造老人之居將行叩其菸斗之灰出之起立老人曰孺子明晨而輩成婚禮矣又謂蕾媞曰兒聞之否曰聞之矣言已視喬寒喬寒夷然如故乃以醫就喬寒爲力已遂出歸己舍蕾媞持門鈕微啓扉留一炷燈光外射目送之去既亦返己室略披窗帘遙眺喬寒之屋有頃屋中燈明知喬寒已歸又十五分時光滅料喬寒已寢出時計探視時刻體忽顫震初不因慰釋而安靜是夜雖非月夜然尚不至於暝黑不辨物蓋萬星閃耀於天集其光力固可以辨影也輕風微動鼓葉如嘆息霧氣亦起景益灰慘一若天下愁鬱悉從此中發洩凡散落離漫之村火亦逐次隱滅至於盡蕾媞意謂此際喬寒已高枕安眠矣詎知不然喬寒歸屋中後少頃即滅火外出佇立道旁如有所待思潮洶湧念充斥此墳寰間無非悲苦罪惡俯首聳肩似此身即爲天下之悲苦所集立久之覺足憊則易一足於前以一足自支其體藉以少舒足力良久聞老人之屋扉閉然啓女郎出步履甚輕且挾一包裹將及喬寒時喬寒已爲所見斗止立低呼曰靄白魯吾等同去可……喬寒伸手握其臂蕾媞所挾之包立墜喬寒曰我也非靄白魯也我喬寒也蕾媞幾欲大呼顧驚極反不能聲喬寒爲之拾取地上之

處駛之及湖濱力推之落水所事盡畢歸而眠翌晨八時喬寒至蕾媞家見蕾媞色白而目腫囑之曰加而冠更十分鐘者吾等當往成婚禮於禮拜堂矣二人詣禮拜堂時經昨夜殺人之所喬寒夷然逕行目不左右瞬足不踟躕蕾媞忽呼曰噫喬寒觀之喬寒回首視則一汽車之警笛出水面喬寒視此絕不露異容蕾媞曰是必有失愼於此者喬寒曰或有之言時逕行不少止立蕾媞弗敢弗隨禮成復同出途中喬寒嘿不作一語直至寧家後始於壁間解一繩束其黑袴高懸於壁間將出囑其妻曰我今將往視羣牛十二時半歸而飯若翁亦與吾等同食其備之莫失時蕾媞應曰諾喬寒無語出蕾媞立門外目送其至於牧場半小時後入廚下揎兩袖作飯自覺惘惘如在夢中亭午靄白魯之汽車失愼事已徧傳村內有人於湖中撈得靄白魯之物若干事至於其屍體則尚未獲得然爲事固可待矣喬寒聞此信面上之肌曾未少動惟言曰此事良惡老人曰靄白魯嗜酒如命恆因醉而失事此遭之失殊非出人意料者湖水流入河道之處勢甚湍急其屍體可獲與否吾實不敢必我所稱怪不已者則靄白魯胡事於夜午駕汽車而狂馳也喬寒及蕾媞相處既久亦頗相得無忤舍此二人外人初無知此中秘密者歷有年不洩如故靄白魯之屍亦永弗可得蓋去河甚近朝潮晚汐奔湍甚急岸旁又多深邃不可測量之山穴故此事甚不足爲奇靄白魯之妻既喪其夫亦不甚哀痛惟酒量則日以加宏沉醉至於死禮拜堂前黃土一坏墓木已拱是蓋靄白魯之墓墓下空無所有惟墓上植石碑鐫其致死之由使其妻子得見而憶之

實則露白魯夫人雖見之亦無所動於心況此時夫人亦已歸泉下矣碑上之文雖無滅跡之日而村人之於露白魯事久已忘懷歷久之老人死老人之田產歸喬寒其妻蕾媞與喬寒相處甚得久之鼻矣喬寒初猶可安然度日以力耕自遣數年後心境漸惡每星期日見禮拜堂中十戒文中之一戒爾毋得殺人喬寒輒大震欲絕有時於深夜獨出越田畦至湖畔痴立向湖中凝視其目光恆注集於一處且一注視其處即不敢舉目一舉目則似見露白魯慘然之容自霧氣中出見又聞其絕命時之呼聲慘切激耳自此喬寒無日不鬱鬱而愁面上縐紋縱橫如爲火烙蕾媞時加慰問意終不解復常詣乃弟墳前似欲覓死者之靈魂而與之語告以悔罪惟是死者既死則並其靈魂亦不可得而與接於是益無歡愉之時少年時之彊健雖未失然老則倍速枯木不復有生趣萬念都灰視世如塵百凡皆屬空幻惟此身之罪惡則萬刼不可磨於是此鬱勃沉沉之氣日積月累至於膨脹至極乃驀然大裂一日爲復活節之嘉會會集於村中小禮拜堂此時喬寒已爲此間主持是日適有傳道者途經是間瞥然一叟也爲村人佈至理村人大爲所動爭高聲狂呼自愬罪狀於此傳道者之前有謂占人產者有謂以金錢耗於酒者有謂不勤於所事者罪惡萬狀不勝數說最後則有一人疾然躍起發聲如雷空氣爲之大盪高舉其手奮然直立衆視之喬寒也喬寒高呼曰爾衆毋譁聽我一言此間人多有罪然其罪未有如我之重者諸君乎殺人之血常沾我手殺人之罪常纏此間言時自拊其心又曰我者即爾曹所呼爲殺人

犯是也我弟之死實死於我手衆聞此語有駭噤不能聲者有喃喃呼天者有感極而泣者夫靄白魯之死人久忘之矣孰意今朝竟由殺人者親供耶蕾媞亦躍起力抱其夫之項曰諸君勿聽渠言渠病發不自知所言者爲何也渠爲我之良人且爲其兒女之慈父彼縱有罪天已宥之矣語已欲曳喬寒去傳道老人伸手止之面赤如火曰吾今以上帝之名命爾毋曳之去毋間其言喬寒我今以上帝之名命爾告我以實喬寒作極清澈之音緩語曰我以一時之憤遂殺其弟吾自汽車中曳之出擲之湖中死吾弟者我也我之罪實有甚於殺人犯衆皆嘿然惟蕾媞則大哭喬寒垂首植立如故傳道老人忽舉手呼曰喬寒爾宜頌美上帝爾所言誑也爾之弟未死即我是也其跽吾次同歌頌美之歌喬寒如癡如醉跽老人旁良久二人均起立相視者久久各出其手力相擁抱淚下如注座中人鮮不下淚者二人釋手時喬寒面上苦紋已盡退曰阿弟來我家同飯蕾媞當甚喜爲我二人治食也

有情眷屬

（倚虹）

天地間四時最可愛的要算春光萬物最可愛的要算鮮花人生最可愛者要算少年我這書的開幕正是一對美少年當著春光明媚百花爛漫的時候芳心欵欵在那裏密訂婚約呢這少年是誰男的喚做哈雷女郎喚做愛綸司兩人相識已久一向雖以朋友相稱然而哈雷未娶愛綸司未嫁你意中有你柔情脈脈彼此同但是沒有遇著相當的機會盡情披露罷了這一天恰值三月中第二星期哈雷覺得良辰美景辜負可惜便來過訪愛綸司的父親是商業銀行的協理薄有財產那住宅西邊却有一所小小的園林雖不及公園的曠敞可是花木扶疏亭籬曲折也自有一種幽蒨的意味哈雷和愛綸司兩人立在那鐵籬西畔貪看那滿地玫瑰花盛開不覺情話多時這時候哈雷眼中所見的只有好花與美人人面花光兩相映掩遂觸起了平日愛慕愛綸司的穢郁愛情再也强制不住遂大著胆子正式向愛綸司提起求婚的意思哈雷一面在那裏喁喁的向愛綸司說愛綸司一句一句的聽着不響愛綸司從不曾聽過這求婚的話漸漸的粉頸低垂再也抬不起頭來手裏却捻着一朵玫瑰花不住的用纖手撕那花瓣哈雷說一句愛綸司撕一瓣撕得那紅紫可愛的花瓣落了一地等到哈雷求婚的話說完那愛綸司手中的玫瑰花只剩了一個花蒂哈雷看見愛綸司直是不回答也不知道他允是不允哈雷不覺急了走進一步湊着愛綸司問道到底你允許我麼愛

綸司聽了他這一句最後的問辭便慢慢的抬起頭來星眸宛轉的向哈雷看了一看面上却露出狠感激狠愉快的笑容櫻唇微顫似乎要說出極願意的話來却又羞澀著說不出口哈雷見了這樣情形曉得已蒙金諾兩人便殷殷勤勤的結了一個吻從此美滿姻緣就在這玫瑰花前牢牢訂定哈雷玫瑰花對愛綸司道這花倒是我們兩人一生的紀念品呢

如今且不提哈雷和愛綸司兩人密訂婚約以後的愉快單提那愛綸司的父親考貝先生好好的在商業銀行裏做協理不知怎樣忽然異想天開去做了許多股票投機事業頭兩次倒賺著些錢考貝先生見有利可圖爽性大做起來可知道天下事體惟有腳踏實地的幾能靠得住徼倖成功終究有失敗的一日考貝先生果然一個時運不齊那投機事業大損失了考貝眼看着破產之禍就在目前心中懊喪可想而知幾次三番要用手鎗自盡全被考貝夫人勸阻下來說拿破崙說字典中無難字你不要貿然的自戕考貝道我也知道自戕是最可憐最卑劣的一種手段但是我實逼處此也是無法如今悔之已晚只有這條

去路可以避債誰知正在夫人解勸難解難分的時候室門響處那商業銀行總理狄楷先生又走進來了考貝一見了狄楷曉得又是爲催債而來當時欲避無從也只得強作笑容迎上前去寒喧過後狄楷果然催問考貝道老友今天已是星期三距離着你預約還欵的日子只有三天老友應該赶緊的籌備考貝聽了這話宛如宣告死刑一般用着悲慘的腔調回答狄楷道老友恐怕星期六諸債到期的那一天正是我與老友決別的末日了狄楷聽了歎口氣道債家緊逼也難怪你着急但是何必說出慘痛的話實行這慘痛的主義呢考貝道老友水盡山窮也是無法狄楷道趁這還有七十二點鐘的工夫何妨想想死中尋活的法子呢考貝道種種方面我全想過所有希望俱完全斷絕了狄楷沈吟着片嚮道咳我不忍見我老友就此收場……究竟你所負的債務有多少考貝道共總六千鎊左右狄楷道你的財產能抵消多少呢考貝道實不相瞞除去財產淨少四千鎊有人假我四千鎊我便可以還我自由咳老友我考貝的生命只值了四千鎊眞是慚愧狄楷道四千鎊……說到這裏咽住不說了考貝不知道狄楷是什麼意思但是一嚮知道狄楷這人是狠慳吝的想他解囊相助那是萬萬沒有的事如今他再三追問雅意殷殷却有些奇怪心中一頭打算兩隻眼睛對着考貝呆瞧這時考貝忽的發了一種決絕的聲浪道老友四千鎊麼我可以代你担負但是……考貝聽見狄楷允許代他担負這四千鎊的債務好像死囚遇着持赦似的眼眶內幾乎要流下淚來他那落淚的原因却有兩種一層是感激狄楷落

淚一層是自己懽喜得落淚又顫着聲音向狄楷道老友果能救我麼狄楷點點頭道這也是我們朋友應盡的扶持義務考貝道話雖如此說你看偌大的一個倫敦我的朋友也不少現在有誰來救濟我咧我受你這恩惠不知何以爲報狄楷笑了一笑道區區四千鎊老友何必這般掛齒人生世界上何處沒有求人的地方我將來也有許多的事體請求老友幫助我呢說罷呵呵的一陣笑這時候考貝高興極了遂請考貝夫人也出來告訴他一番狄楷先生的厚意考貝夫人的感激那更不必提了狄楷先生仍舊謙遜不遑坐了片刻告辭去了臨走的時候又鄭重對考貝道老友今天是星期三那四千鎊的欵子我准定星期五交付與你決不誤你星期六的期限就是了老友你放心罷狄楷去了以後考貝夫人暗暗的替狄楷向天祈禱道願上帝保佑此善人看官記清了這日正是星期三也正是哈雷和愛綸司訂婚的那一日

第二天便是星期四了到了黃昏將近那考貝的恩人狄楷先生又惠臨考貝的家中看官們你猜猜狄楷先生爲什麼今天又來呢他今天來正是辦他的主要的事昨天不過是來埋個根就同播種似的今天他來收穫了原來狄楷行年六十還是鰥居在那少年時候呢是無娶妻的能力到了中年呢刻苦自勵又怕受家室之累如今垂垂老矣形影獨弔狠覺有些淒涼況味極想得一個賢淑的佳人來相慰藉他從前也常和考貝往來那考貝掌珠愛綸司姑娘倩影早已牢牢印在大銀行家狄楷先生的腦中但

是狄楷狠曉得愛綸司是愛好天然不喜懽同童頭齒豁的人相親近他一想這可就難了愛綸司做我的希望之妻所以雖有此心從不便向考貝開口更不敢向愛綸司自薦心裏常狠狠的念道如果是三十年前的狄楷還有向他求婚的資格而今老矣徒然討他的憎惡那又何苦呢這些情形全是考貝營業未曾失敗以前的話恰巧天假之緣考貝闖出這破產的禍來狄楷一想這到是幾千載一時的好機會呢於是便硬一硬心腸暫時犧牲四千鎊的金錢去救濟考貝考貝這時候固然不知道狄楷的用心就便知道了那時名譽生命在呼吸存亡之間也不肯拒絕這飛來的救星狄楷先生看見考貝果然接得了他的恩惠那心中的快樂也同考貝差不多第二日到考貝家中便一五一十的將鰥居的苦況和一向愛戀愛綸司的私心此番來求婚的誠意傾筐倒篋對考貝夫婦說了個痛快考貝夫婦聽了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若要拒絕呢也沒有拒絕的理由怎樣對得住恩人狄楷若要答應他呢又未曾得着愛綸司的同意怎樣對得住可愛的女兒轉念一想女兒能得着這一個年高德劭的良人雖是年齡上有些缺憾做一個銀行總理夫人受社會上相當的待遇一生吃著不盡也算是人生的幸福有何不美在考貝的夫婦心中已是完全替愛綸司認可當時考貝便對狄楷道這件事我們是極力贊成並且狠覺得美滿但是終身大事也不能不給女兒有些裁量的自由……正說到這裏愛綸司珊珊的從外邊走進來了考貝向著考貝夫人道好了吾愛你和他說明了罷愛綸司不知就裏笑問道是什麼事

考貝用眼睛望了一望狄楷又望了一望愛綸司道你問你母親便知道了我想你果然愛你的父親一定可以允許的說到這裏不覺聲音有些顫著愛綸司還是有些摸不着頭腦考貝夫人一想當着狄楷的面前不便問愛綸司恐怕萬一不諧毫無商量餘地於是便引愛綸司到廻廊上將狄楷愛戀求婚的一番話述了一遍愛綸司聽了面色慘白要不是倚着一張短椅早要傾仆過去考貝夫人雖是反復詳明的說愛綸司直是默默無言看官們須知前日哈雷向他求婚的時候他口中不答心中實是無限的快樂這一次他母親替狄楷老先生求婚他口中不答心中實是無限的酸楚想到如今允許了狄楷如何對得起心愛的哈雷我既與哈雷訂婚狄楷求婚的一番話不但不能允許而且不應該去聽於是愈聽愈難受考貝夫人說完了便討愛綸司的回信愛綸司道母親我從來母親所說的話沒有一句不依但是這件事因爲有種種的關係不能遵命望母親恕我考貝夫人驚道難道狄楷先生昨天允出巨資救你父親的事你忘了麼愛綸司道那却是狠可感的考貝夫人歎道咳你既知道了怎能拒絕你拒絕了狄楷的求婚不打緊你可知道今天是星期四明天是星期五狄楷先生答應星期五付欵如今你不允他婚姻萬一他明天竟不借欵兒啊你子細想想看後天不是星期六麼你父親的諸債到期無力償還便要破產亡身兒啊你再細細想一想你忍心看你父親演出那破產亡身的慘劇不肯出力救一救麼如今你父親的生命名譽全在你掌握之中說老實話就是我的生命幸福也在你的掌握之中呢慈

善的女兒你到底怎樣愛綸司聽完了這些話一時眞覺有一百顆勃郎寧的黑丸顆顆射中他的心房那痛苦也不必說了沈吟了半天忽然起了一種決心咬着牙齒道母親我允許了這句話纔說出口那眼眶中兩行熱淚滾滾如斷線的珍珠落下來了考貝夫人執着他的手道咳你也不必如此我與你的父親永遠的愛你念你愛綸司也不回答掩面疾行的走回自己臥室去了考貝夫人進來回答狄楷那狄楷的滿意也不必題那星期五的交歡當然履行於是考貝星期六的難關安然已去考貝仍舊是一個赫赫的銀行協理不過他女兒自從勉絕允許了狄楷的婚姻以後回到臥室整整的哭了兩三個時辰最後斬釘截鐵的寫了一封信給哈雷當中寥寥數語道『余現已與狄楷先生訂婚矣前與君在玫瑰花前之密約請自今日始完全取消君亦不必過而訪我徒增忉怛至余何以取消前約何以與狄楷先生訂婚之原因自有不得已之故在今亦無對君陳述之必要惟負約非余本心天日可證君之恕我與否皆所不計』

哈雷接着這封信起先還痛恨愛綸司說無怪常言道得好說婦人本是一種蛇性動物而今曉得了後來漸漸的打聽出愛綸司爲救父起見良有不得已之苦衷心中不但不恨愛綸司更可憐愛綸司那愛戀愛綸司的思想仍舊存在並不因愛綸司已嫁狄楷而磨滅消減

愛綸司既嫁了銀行總理狄楷先生以後在狄楷一方面求仁得仁自是十分美滿在愛綸司呢明知這

婚姻是金錢魔力脅迫而成心中抱憾但是他既抱一個大犧牲主義而來倒也忘却了什麼痛苦不過有時候牆根籬角見著紫羅蘭盛開迴思往事不禁暗暗的傷心那狄楷老先生那裡能體會得到每日一到了銀行事畢便驅車還家陪伴着如花似玉的新夫人其初狄楷原想娶一位佳人來伴伴這老去光景誰知結婚以後到不是夫人來伴狄楷到是狄楷終日望顏承旨的去陪伴夫人要曉道這正是狄楷的豔福所以狄楷也煞是情願一天到晚惟恐不得夫人的歡心罷了這日夕陽西下狄楷先生又扶着他夫人在自家花園裡遊覽忽然侍者走進來說門外有一女子求見主人他是主人的姪女狄楷道哦大概是莉珊叫他進來不知有什麼事一會說莉珊從花徑中宛轉的走了過來便對狄楷行了一個極恭敬的禮狄楷又指着愛綸司對莉珊道這便是你的嬸母又向着愛綸司道這是我阿兄的弱息莉珊在新聞紙上却早已瞧見過這位嬸母的新婚照片所以似曾相識當時又行了一個極懇摯的禮愛綸司細看這姪女莉珊芳年不過十八十九之間面目姣好態度雅儁穿了一套澹素的衣服臨風婀娜狠覺楚楚可憐狄楷向莉珊道你來有什麼事體你父親可好麼莉珊聽了不覺眼圈紅了一紅哽咽着道叔父我父親前日在坎拿大已經去世了這裏有封最後的信上叔父的吩咐我來面遞的說着在懷中取出信來送與狄楷狄楷慢吞吞的接那信一面說道咳你父親怎麼死的這樣快去年年底他還有信叫我借濟他的款項呢一面說一面拆開那信來看罷搖了兩搖頭露出不滿意的樣子來道莉珊

你父親的信上意思叫我繼續他撫育你的責任這件事我可不能承認我對於你父親平日補助的也不算薄可奈他生前不知節儉以致死後一無遺產可付後人我這裡可不便留你或者我遇著相當的機會替你介紹一種職業聊以糊口罷了莉珊聽了他叔父的這一番話宛如頂上打了一個焦雷一般遂哀求着狄楷道承叔父肯替我介紹職業自食其力那是很好的事姪女很感激的但是姪女隻身孤露從坎拿大走到這裏川資一項已是煞費張羅如今除掉一身以外一無長物那金錢是更不必提及了如叔父屏之於大門之外姪女今天寄宿的場所恐怕就要在露天當中了他一頭說那聲音越過越凄楚後來那兩句簡直哽咽着說不清楚狄楷聽罷背著仍是搖頭愛綸司生成是一個軟心腸的人其初一見莉珊已經覺得他可憐如今又聽他說這一番窮途末路的話來曉得莉珊若不是急到極處也決不肯說得慘痛到如此再看丈夫狄楷依舊搖頭不語惻隱之心不覺油然而起便走了過去笑着面龐用一種極溫和的口氣向狄楷道他父親的信中怎樣說法狄楷遂將那信送與愛綸司道吾愛你看一看罷愛綸司看了一遍道咳信中既然這樣悲慘姪女又這樣的可憐陌路之人還要周恤何況手足之誼你可否收留這一個徬徨歧路的女郎呢狄楷道吾愛的話雖不錯但是我兄弟又多如此端一個一個個的兒女全交付與我我如何能擔負得起愛綸司笑道那是後話如今你可否瞧我的面上收留了莉珊不算是莉珊的亡父求你便算是你的愛妻求你莉珊不算是你的姪女算是我的姪女你加惠

莉珊。就算。加惠於我。便了。說着。仰著粉面對狄。楷瞧着要得狄楷的一句答復。狄楷自從與愛。綸司結婚以來。愛綸司從沒有向狄楷請求過一件事也沒有用過極懇摯極和靄的面目向着狄楷如今狄楷忽然得着這逾分的榮寵。比那德國軍人得著鐵十字的勳章。還要愉快十倍。看官們想想那還有什麼不答應的道理。當時便笑着回答愛。綸司道。吾愛。我便依着你的話。留住莉珊便了。愛。倫司聽了。自然歡喜走過莉珊的身邊。拍拍莉珊的香肩道。莉珊。你可以做我的伙伴了。莉珊感激愛。倫司的恩德。那更是粉身碎骨無以爲報。從此孤苦伶仃的莉珊。就依著赫赫有名的銀行總理阿叔。狄楷先生度日了。

莉珊。這人。姓情非常溫厚。宛媚。住在阿叔家中。漫說愛。綸司將他引爲一個閨中知已。鎮日形影不離。便是那狠心腸的阿叔。這時也覺得莉珊這人很不討厭。所以狄楷夫人出去遊覽。莉珊總是追陪左右的。却說莉珊在坎拿大的時候。和一位陸軍少尉名喚達克的。十分相契。那相愛的情分也。髣髴哈雷同愛。綸司一樣。但是沒經過在玫瑰花前訂婚的一種手續。現在達克奉着陸軍部的命令來到倫敦。聽見莉珊。依着叔父度日。替他一喜。因此常常到狄楷家裏來訪莉珊。愛綸司與莉珊平日十分知已。無話不談。所以愛綸司曉得莉珊有這一個情人。狄楷一方面莉珊恐怕他知道了。說他不好。所以瞞着這一日正是狄楷伉儷挾着莉珊逛卜來敦花園。恰巧遇着達克達克便邀莉珊到河邊鐵椅上坐下。道。莉珊。我不日即要和你遠別了。這一別。還不知道是能見不能見。全在未定之天呢。莉珊聽了。詫問道。這是什麼話。

你們軍人慣喜說嚇人的話達克道這可不是假的你今天沒看見晨報的號外麼我國有和德國宣戰的消息這事恐怕……要成事實我已奉着上官的密令一候動員令下便要萬里長征了莉珊聽着也不知是喜是懼是憂是悶停了半嚮振了一聲道達克君軍人殺敵正是極光榮極有興趣的事你何必先作頹喪語氣達克道慷慨從戎對於國家的前途自然是一些頹喪的意思沒有但是我今天見着你臨別依依未免有情想到再見的日期正是無從預揣不覺心消了一半莉珊聽了也很有些難乎爲別粉靨低垂做聲不得達克再看一看莉珊的眼圈微微的顯出紅意襯著那汪汪千頃碧綠的眼波好似一輪紅日落在大西洋水平線的情形於是克達更沒有方法强制得住平日的愛情遂懇切的向莉珊求婚莉珊道我一向對你的意思你還有什麼懷疑這正是苻我的希望豈有不允之理但是我現在受着叔父的鞠養保護不能不求他一個同意並且還須得他一個證明方能合法達克也點首稱是莉珊道事不宜遲叔父同嬸母今天也在園中你的行蹤就是早晚不如趁着這個機會去告訴他明白達克遲疑道狄楷先生不致於否決罷莉珊道我叔父是很明白的人近來又很愛我大概不致於作梗說着兩人連臂相携的來尋狄楷莉珊雖是有些羞澀不好出口但是這終身大事當時又沒有別人可以做代表只好壯着胆子向狄楷實說了又介紹了達克與狄楷相見狄楷見達克是一個魁梧奇偉的美少年英氣勃勃照人眉宇已是十成中贊成了七八分又曉得國中戰事就在目前達克轉瞬便要荷戈前

敵爲國爭光心中更加敬愛當時便一口贊成了一手拉着姪女莉珊的手一手拉着少尉達克的手引着合併起來笑吟吟的道願汝二人幸福無量莉珊和達克這時的快樂也是難以言語形容狄楷問達克道少尉今晚有暇請你過我晚酌一層爲少尉餞行二層爲姪女得偕嘉耦作一紀念少尉鞠躬答應着去了剛纔說這一番話時恰巧愛綸司走了開去和別人說話去了不曾聽見這時走回來了狄楷便又詳詳細細的告訴了他愛綸司聽了向着莉珊道祝你萬福像你的姻緣可算美滿了……說到這裏不覺又引起自家的身世那無情無義的玫瑰花又開遍了公園地上此時一朵一朵一叢一叢的全刺入愛綸司的眼簾助他傷心的資料狄楷老先生又如何知道呢

到了晚間那銀行協理狄楷先生的家中忙碌着安排晚宴酒香花香繽紛一室專候那陸軍少尉達克惠臨誰知一等也不來再等也不來看看差不多要過了普通晚餐的光景主人狄楷固然候得心焦那少尉的未婚妻莉珊姑娘更是煩躁得和熱鍋上螞蟻似的大家正在焦急的時候忽然電話的鈴聲大震原來是達克少尉從參謀本部打來的說現在正在參與軍事會議寵招不能踐約了大家因此不免掃興晚飯以後狄楷匆匆的出去臨走的時候對愛綸司道吾愛國中戰事恐怕不遠我去往金融俱樂部裏去走一走萬一宣戰起來金融一定恐慌我們要預先協議籌備一下說着去了這日愛綸司因爲感受莉珊和達克訂婚的影響心中兀自不快沒精打采的回到臥室裏靠着安樂椅子上出神室中却

排着一幅華髮盈顛的狄楷老先生肖像愛綸司一頭望着一頭又想着腦筋中所雕刻的倜儻少年吟香小影兩下比較更不覺情懷鬱鬱後來一想事已如此何必再追溯前塵令人惘惘正在這思潮起伏的時候忽然靠着花園一面的玻璃窗戶格格的一陣響又好像有人脚步的聲音愛綸司回頭一看這眞是驀然見五百年風流孽寃呢看官你猜猜看那人是誰正是愛綸司心上溫存的哈雷

愛綸司見哈雷進來大大的吃了一驚戰慄着問道我與君已經決絕你……何以夤夜來此哈雷急忙從懷中掏出一張徵兵入伍的執照來與愛綸司道願你恕我不應來此不敢來此現在我將從軍異域死生未卜趁着未死以前特冒險來此與你一別咳愛綸司！我至今猶未忘你呢愛綸司聽了也似心如刀割那臉上慘苦的狀態正與哈雷相同此時也不知用什麼話可以回答哈雷定一定神用堅決的聲音對哈雷道哈雷君以前的事也不必說了此刻你冒險來此與我一別人非木石我豈不感激但是這種行爲很不合法律和正義願君速去你多流連一刻多一刻危險我的名譽固不足惜哈雷君！你身上還担負着軍人的義務你千萬要爲國自珍哈雷君！請從此別哈雷苦聲道咳愛綸司！今以後我還是不能忘你我並且永遠不能忘你呢說罷硬着頭皮向愛綸司苦笑了一聲仍舊從玻璃窗子扒了出去誰知愛綸司送他到窗戶口掩上窗戶眼看他扒下去只聽見砰的一聲鎗聲又聽見哎呀一聲呼痛的聲音這聲音活似哈雷愛綸司嚇得從窗子裏往外一看果然看見哈雷一手捲着左臂

往前奔逃後面緊緊的有一人振着手鎗追赶那人是誰正是愛綸司正式的丈夫銀行總理狄楷老先生

原來狄楷從金融俱樂部裏回來正是月明如晝照見大地清清楚楚狄楷一頭走着一頭想這莊嚴錦繡的河山是何等的安穩爲什麼又起了戰爭恐怕戰雲一起大家小戶全要有愁慘的景象心中這般想着不覺已走到自家門首只見短籬的鐵柵掩着一半狄楷不覺生了疑惑這深夜當中誰人進來呢愛綸司和莉珊向來晚上怕凉的决不會出去夜遊再低頭下去看一看那園中鋪著黃沙顯然印出了男人的靴痕再順着這靴痕尋去只見一步一步的向他愛妻愛綸司臥室的窗下來了抬頭一看見愛綸司的玻璃窗子亦是虛掩着室中燈光雖是暗澹子細一瞧那玻璃窗上的影子可不是一男一女麼那女的影子自是愛綸司那男的影子却是一個偉丈夫狄楷見了不禁憤火中燒齩着牙齒狠狠的念道愛綸司！怪不道你天天沒有好顏色向着我呀原來如此這時候忽然聽見上面玻璃窗響狄楷便急忙閃過一邊躲在牆角向懷中掏出手鎗狙伏等着果然一個偉男子徐徐越窗而出狄楷便對準了那人砰的一鎗看見那人還沒倒地狄楷便拚命的往前追赶究竟哈雷是一個壯勇的少年狄楷是一個積唐的老叟那裏追得上穿花接柳轉了兩個灣狄楷早已瞧不見那情仇哈雷的影子了狄楷見已追不上便又匆匆的回家要看一看這愛綸司是何景象看他還有什麼顏面對我

再說愛綸司送了哈雷出去看見他中鎗而逃心中的驚嚇眞是不知所措曉得狄楷回來追問情由有口難分大約一生的名譽幸福全在今天結束了當時倒在安樂椅上宛如死了一般不提防房門開處忽的走進一人愛倫司一想這一定是狄楷來了誰知回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他平日顧復恩深的莉珊姪女莉珊走進來便推着愛綸司道親愛的嬸母你請出去罷一會兒叔父要來了剛纔嬸母室中的情形我在鑰匙孔內完全看見得明白叔父的鎗聲我也聽見了嬸母快些出去罷愛綸司聽了不知如何回答這時候恐怖的心思和悲痛的心思一齊交集神經也昏亂到極點門外又好像是狄楷大踏步進來的聲音莉珊見事機已是急迫便急忙拉了愛綸司起來推他出去莉珊隨手掩上了房門坐在那愛綸司剛纔所坐的安樂椅上

愛綸司用慘白的面色對着莉珊道咳走開也是這樣不離開也是這樣我橫豎是一個苦命可憐的人由他去罷莉珊道嬸母我不忍見你受這樣不幸的事我感受你平日優待我的深恩無以爲報我情願代你受這嫌疑嬸母快些出去罷愛綸司聽了不知如何回答這時候恐怖的心思和

嗚嗚掩面而哭他想我雖救了恩人愛綸司然而我的一生名譽從此完全犧牲了縱有大西洋水也洗不盡今宵的汚點

狄楷老先生追不上哈雷氣吁吁的奔到愛綸司的臥室推門進去一看愛妻並不在房中倒是姪女莉珊在那裏哭着狄楷到發了一怔暗想道原來是莉珊我到錯怪了愛綸司了走上前去拍着莉珊的香肩道莉珊你也不必哭了但是我很有一個疑問要問你意中既然另外有親愛的人你大不該今天還當着我的面同少尉達克訂婚豈不是有意欺人莉珊婚姻是一件神聖的事你怎麼用起欺詐手段還夾着不正當的交際呢正說到這裏房門外邊又走進一個人來這人是誰正是莉珊的未婚夫達克少尉少尉因軍事會議散了特來向狄楷聲明不能赴約的歉忱而來

少尉進來也不顧着室中的淚人急急的問狄楷道長者牆外草地上有一負傷的少年睡在那裏不能動彈是我用清水將他激醒雖無性命之憂但是可憐得很長者可以出去一同將他救護起來麼狄楷冷笑一聲道少尉你知道那負傷的少年是誰指着莉珊道就是他的情夫正是少尉的情敵達克聽了髣髴從頭頂上澆了一盆冷水一時還摸不着頭腦還問這是怎麼講狄楷老先生便將剛纔情形述了一遍達克兩隻手插在衣袋裏聽他說完了眼睛望着莉珊那一種鬱怒憤恨的樣子幾乎要目眦盡裂

愛綸司

愛綸司糊裡糊塗的被莉珊推出房門外呆立在門外半天忽然一想這犧牲名譽的事怎好陷害莉珊這是萬萬不可的於是進來要想仍就叫莉珊出去誰知進來一看見丈夫狄楷和莉珊的未婚夫達克一齊全在這裡狄楷達克又俱是怒容滿面莉珊的哭聲更是嗚咽動人愛綸司曉得遲了已是來不及聲明挽救這時候心中又是急又是恨又是怨又是怒又是悲又是恐怖腦裏筋面霎時間有無數的幻象交戰走到衆人的面前來不及說話便昏然倒在地上暈了過去狄楷還以爲他是偶然受驚便抱他到別的屋裏去誰知從此以後這聰明伶俐雪膚花貌的愛綸司成了一個神經病的可憐婦人了當那狄楷抱他夫人愛綸司出去以後室中只有達克和莉珊兩人達克還是憤憤的兀立着不動挺然如石像一般莉珊爲恩人受過心中原是一些不忍未免也有些懊悔之意一想我不足惜因此平白的孤負了達克怎生過意得去便霍地立起來淚眼婆娑向達克面前長跪用手牽着達克的軍衣要想申說一兩句誰知達克生成是鐵石心腸見莉珊向他跪着格外大怒忙用手格住他的皓腕道你何必再向我作這樣的態度我亦極不願意見你這樣態度說罷頭也不迴劍佩鏗然的大踏步去了這時候愛綸司臥室裏人靜更深沒有第二種聲息只有抱屈女郎莉珊的嗚咽哭聲

過了幾日莉珊看看孃母愛綸司的神經病一日重似一日起初不過是人事不清後來便漸漸的歌哭

無常飲食不知無論什麼人全不相識終日的現出一種恐怖的樣子不是蜷伏在屏後便是蝟縮在案下却有一樣很奇怪的愛倫司口中常常念道玫瑰花你到是我們的紀念品呢說到這裏便哭了那種情形煞是可憐莉珊雖明曉得他致病之由胸中有說不出的苦痛但是也無從救濟自己想想愛倫司既是這樣的惡病一時難好叔父又疑心我行止不端時加白眼此地也無顏久居這時國中早已宣戰莉珊便打好了一條主義赴紅十字會報了名願赴前敵去充當看護婦留下一封信告訴叔父狄楷並謝他數年優待的恩惠

自從莉珊去了以後那可憐的愛倫司病得更不像樣狄楷因爲銀行裡事忙也不能成天的在家裏照顧病人於是便任憑愛倫司自家糟蹋狄楷也替他請過許多有名的醫家來診治醫生雖是曉得他的是神經病然而百病當中要算神經病最不好醫因爲這個病不是頭痛傷風可以吃藥吃得好的所以弄得諸醫束手而且醫生來了愛倫司抵死的不肯見醫生見了醫生又縮在屋角一動也不動必定要用許多有力的人將他拉了出來醫生方能着手診治狄楷見這種情形徒然替愛倫司叫苦也是無能爲力一連遷延了多日仍就是這個樣子恰巧狄楷爲着發行國家公債票的事體要到紐約去一趟往返極早要個把月狄楷看丟下這病人在家也不是個道理這種樣子又萬不能同着上路想來想去請了一位仁慈醫院院長韋羅老博士來說明白了爲難情形將愛倫司搬到他醫院中去住下一層是

請他慢慢的調養二層是託他好好的照應韋羅老博士本來和狄楷很契厚的焉有不行之理當時便預備了車子請愛綸司去可憐那愛綸司那裏肯去仍舊縮在桌子下面兩隻手抱住個頭瑟瑟的抖個不住嘴裡却輕輕的道玫瑰花你倒是我們的紀念品呢韋羅博士向着狄楷道這樣情形非用武力將他細住不能上車了但是未免唐突了夫人你允許不允許狄楷道對於病人怎麼還能講到什麼唐突呢韋羅博士見狄楷允許了便吩咐助手七手八脚將愛綸司細帮著押上車子骨轆轆骨轆轆直向仁慈醫院而去

話分兩頭却說這一日前敵軍站第一紅十字隊醫院門前正停着許多繃床臥車全是從前敵裡抬下來的內中有折臂的有斷腿的有彈傷的有火傷的有呻吟的有不響的不一而足但是所有來院的軍人沒一個不是鮮血淋漓軍衣紅濕令人看了又是悽慘又是崇拜當下紅十字隊裏的醫生和看護婦分頭療治忙個不住等到前敵的鎗聲砲聲休息了紅十字隊裏纔稍爲清靜些誰知這時却有一個步兵手裏携着鎗身上馱着一個受傷的軍人走了進來紅十字隊中人有認識他的全走過來問他道忠勇的哈雷！你從那裏將這個伙伴救回來的哈雷道就在前面的森林裏我見他受彈仆在地上不能行動敵人的流彈紛如雨下我急了便將他馱在背上回來如今閒話少說伙伴赶緊請醫生出來替這受傷的伙伴療治罷當中便有人飛奔着去報告醫生又有兩個人從哈雷背上將那受傷的軍官扶下

來安頓在繃床上哈雷向着衆人道伙伴我的責任盡了請你們看着他罷說着又肩着槍大踏步向前敵去了一會說醫生和着護婦全來了那看護婦一看見繃床上這人不禁吃了一驚道呀！這不是我那未婚夫達克少尉麼這看護婦也不必提自然是那含寃抱屈的女郎莉珊了幸喜達克少尉受傷不重只左肩上受了一鎗痛了暈去醫生一面給他取出槍珠一面又灌醒了他達克這時精神回復過來一看自己是身臥繃床曉得是受傷了再一看繃床前面却跪着一個白衣素冠的看護婦仰着臉含着淚好像向他央求什麼是的達克不禁大爲詫異再一細看原來那長跪的人正是他已經決絕的未婚妻莉珊達克道你是莉珊麼爲什麼也在這裏莉珊道我正是在這裡遇見達克達克君你要恕我從前的事其中正有我的爲難苦衷呢！說着便用手想牽達克的軍衣達克怫然道今天你在這裡看護我們衛國的軍人我是十分感激你的以前的事你不必再提你快些起來去盡你的看護職務去不必在此地賴我我不是曾經對你說過麼永遠不願見你用這種態度對我快去快去那聲音非常鬱怒高亢不覺觸動了創傷大呼肩痛莉珊聽了仍是跪着哭旁邊走過一位醫士赶緊叫人將達克的繃床抬到病房裡去休養莉珊還想跟着進去醫士立在病房門口攔住道咳恐怕達克永遠疑心我了豈不寃哉說不許他進去說道女士你不可進去再妨害這受傷英雄的病軀莉珊聽了只得含淚走開仰天歎

達克少尉的身體向來是壯健的又加受傷不重療治得宜不到兩個星期早已好了十分之八在病房裡已能起立談笑不過醫生說還須靜養一星期方能出院這日達克在病房中煞是沈悶便想到救他出險的伙伴來了當時便告明了隊長趁着哈雷退值休息的時候將他請來病房裡談談要當面感謝他救命之恩一會說哈雷果然進來了達克用着極懇摯的話感謝哈雷又和哈雷重重的握了一回手哈雷還謙遜答道少尉！這是我們應盡的責任何必言謝少尉的身體可是全健康了麼達克道謝你盛意大概全好了達克這時候目光注重了哈雷忽然想起了一件舊事對着哈雷道咳哈雷君我好像在什麼所在看見過你的但是再也想不起了吟雷見問也含笑道少尉記不得我倒至今未忘你救命之恩呢達克更詫異道我在那裡救過你呢哈雷道某年月日夜間十二點鐘倫敦惠靈吞街商業銀行總理狄楷先生住宅牆外倒在草他下的那受傷垂死少年就是我若不是少尉將我救醒止住了創口恐怕血流不止永遠昏暈過去了我在月光之下看見少尉的面是清清楚楚所以腦中永遠雕刻了少尉的肖像怎麼少尉到忘了呢誰知達克一聞此言頓時憤火中燒變了臉色齩着牙齒向哈雷道原來就是你好好好你的情人正在這裡候着你呢我索興做一個功德給你們成了眷屬罷回過頭來便喚病房裡的執事赶緊出去請二十五號看護婦莉珊進來哈雷聽了到不懂以爲達克還沒有十分痊好這一定是神經病發作了

一會說一會穿着雪白的看護長帔走了進來曉得是達克喚他以爲一定是達克回心轉意了於是便直向達克面前走去與達克行一個接吻禮誰知達克仍然兀立不動面上現出很悲怒的顏色用手將莉珊隔開一手指着哈雷問莉珊道莉珊！你看你心愛的情人正在這裏呢我來替你們介紹罷莉珊看着哈雷也認不得是哈雷哈雷看着莉珊也不認得是莉珊兩個人全呆了不約而同的問達克道達克君他是誰我不認識達克呵呵的冷笑道月夜跳窓進來尋訪情人怎麼如今倒不認識了咧哈雷曉得達克誤會了大呼道我所訪的不是這人少尉！不要誣衊了這人莉珊嘆了一聲道上帝今天可以將眞相告訴了達克了於是將當日哈雷如何去訪愛綸司愛綸司如何拒絕他莉珊平日如何受愛綸司的恩惠這日如何從鑰匙孔裏看見這種情形如何挺身而出代愛綸司承認愛綸司又如何驚懼成病的前前後後一番話告明達克達克聽了自然完全氷釋自悔從前錯怪了莉珊兩人不知不覺的便密密切切的抱了接吻那可憐的哈雷起先聽見莉珊代人受過十分抱歉後來聽見愛綸司因此得了神經病終日口中但念着（這玫瑰花到是我們的紀念品呢）那句話更是十分難受再一看達克和莉珊居然有情人成了眷屬自顧着身世凄凉情場蹉跎於是幾滴英雄熱淚便爲兒女私情止不住的流下來了

歲月如流匆匆的又過去許多時候這時前敵的戰事略爲平靜哈雷便向長官請了一個短假回倫敦

一走到了倫敦一打聽達克和莉珊早已正式結了婚姻可憐的愛綸司仍舊病着未好哈雷到仁慈醫院裡去要訪愛綸司見着了韋羅老博士說愛綸司已經回到母家去了於是哈雷又一口氣跑到考貝家裡考貝接着向哈雷問起了許多戰場情形哈雷一心要見愛倫司約畧回答了幾句便問愛綸司的病狀考貝歎道先生不必再提他了他差不多比死人多着一口氣無論什麼人他全不認識終天的口中念着什麼玫瑰花呢倒是我們的紀念品呢翻來復去只有這兩句話我們也猜他不出這是什麼道理問問他他還是這兩句話你想怎麼得好你先生從前雖是他的一個好朋友恐怕這時候見了他他也不認識你了哈雷道我在軍中也是聽見朋友說起想起從前與愛綸司姑娘也雅有情愫況且玫瑰花這句話與我又稍爲有些關係所以特爲回來看看他的現在愛綸司姑娘在那裡呢考貝道哦玫瑰花這句話先生能曉得他的意思麼那便好了據韋羅老博士說要得愛綸司病好第一先要將玫瑰花這句話弄明白了那神經自然會回復原狀如此就請先生到前面園子裏去愛綸司和他母親正在那

鐵闌西畔。咧說着。考貝便顧着哈雷前去。哈雷一看這鐵闌西畔正是當年和愛綸司定情的所在。玫瑰花仍舊一簇一簇的開得十分爛漫風景不殊。舉目有今昔之感。再一看愛綸司那裏像從前嫵媚玲瓏的態度。玉容憔悴瘦削不堪。哈雷心中不覺一酸。暗暗的埋怨自己道。哈雷哈雷。這全是你害他到如此。你如何對得起他呢。

這時考貝對愛綸司指着哈雷道。你看看你的舊日好友來了。愛綸司似有知似無知的。望了哈雷一眼。不覺站着不動。兩隻眼睛直往天上瞧。好像記憶什麼似的。考貝見了不覺詫異。原來愛綸司自從得病以後。無論見着什麼人。全是慈縮恐怖得了不得。如今見了哈雷一些恐怖沒有。眞是奇事。哈雷見愛綸司立着不動。便走過去向他握手。愛綸司也不拒絕他。但是對着哈雷目不轉睛的細看。又用手扶着頭。好像用心追記前事。哈雷見他有些覺悟。便牽住他的皓腕一步一步走到鐵闌旁邊。玫瑰花盛開的地方。哈雷俯身下去。插了一枝玫瑰花交與愛綸司的手中。愛綸司接着了花。不由的用纖手去輕輕的撕那花瓣。哈雷又和他說他求婚的舊話。依舊是哈雷說一句。愛綸司撕一瓣。撕得那嫩紅可愛的花瓣落了一地。等到哈雷求婚的話完。那愛綸司手中的玫瑰花只剩了一個花蒂。愛綸司又猛的抱着哈雷接了一個吻。這一個吻接後。那愛綸司的神經忽然完全醒悟過來。記起以前種種的事體。不覺大哭。哈雷也一旁拭淚。愛綸司又問哈雷如何會到此地。哈雷便將別後的情形訴說了一遍。考貝夫婦聽了也非

常嗟歎說天下的事體竟會如此的奇巧這時候花徑裏面却走進兩個人來這兩人是誰正是新婚甜蜜的達克少尉和莉珊正是來訪問愛綸司的不期而會大家全聚集在此又喜得愛綸司病已痊好考貝夫婦便邀一行人衆到會客室裡去坐

考貝先生正打算預備晚餐慶祝愛綸司病愈的大喜不提防門外送進一封電報來拆開一看原來是紐約的克明律師拍來的說倫敦商業銀行總理狄楷先生已於昨日午前三點鐘作古大家見了也自不免齊聲悲悼獨有那哈雷恭恭敬敬的走到愛綸司面前去跟着求婚愛綸司一想從前狄楷的婚姻他是仗着金錢魔力乘人於危强制成功本非所願現在這金錢强制的婚姻既然解散那神聖愛情的婚姻歷劫不磨自然成立不過當中爲金錢惡魔耽擱了許多時間播弄了許多艱苦罷了於是便允許了哈雷的請求隔了些時在聖亞勞克大禮拜堂行結婚禮達克和莉珊不必說自然是去觀禮的等到禮畢以後哈雷挽着愛綸司的手駢肩在前走達克也挽着莉珊在後面跟着達克忽然回過頭來笑着對莉珊道我親愛的莉珊這纔叫做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咧

（完）

太古草廬筆記

（再芸）

飯客

崑山蔣蘭生先生之太翁。性好客。喜習武事。邑中稍擅拳藝者。皆養之家。以故門下食客常盈百焉。忽來一面目清癯之少年。望太翁門而投止。留月餘不言去。亦未嘗一獻技。値諸客較拳術。太翁顧謂少年曰。客亦善此耶。少年笑曰。否。太翁曰然則客何能也。曰無能也。太翁笑而置之。左右皆笑曰。客無他長。但胃健皮厚耳。以是羣客戲呼少年爲飯客。供給漸衰。少年殊無忤意。一日僕忘爲少年添飯。少年乃自入厨中添之。食畢。告辭而去。太翁以其不足重。亦未挽留。須臾忽聞厨役擾嚷甚喧。太翁入廚覘之。則灶前墊足三尺成方一尺見厚之青石板。深陷土中二尺許。衆始悟少年辭去。施此小技以眡人耳。雇石工五六人。方將石掘起。估其踏石入地之力。當須數萬斤也。太翁每爲人言。深恨交臂失此力士云。

再芸曰。彈鐵之客。非徒食者。彼鷄鳴狗盜輩。直碌碌如鼠耳。太翁以衆人遇之。客知當。悔其不早耆然而灶前蓺獻。客猶有蓬之心也。

賊之覺悟

（一）

一夜又冷又黑天地如死空中騰着一重黃霧彷彿棉絮一般朝來又下了一場大雪積雪還像瓊瑤般堆滿在地上只這滿地瓊瑤可救不得窮人但使大千世界現出一派凄凉景象那惠斯明斯德大寺裡的大鐘鏜鏜的響着也放着一種悲咽悽斷的聲音倒像在那裏打甚麼喪鐘呢這時那賊傑姆哀狄瑟正在隄岸上邊跛着兩眼骨碌碌的注在泰晤士河中一壁望一壁打了好幾個寒噤他身上穿着一件薄薄的絨布衫那裡當得起風力但把個領兒提高了護住了兩個耳朵雙手冷得沒有放處便深深的插在衣袋裡頭他向河中呆瞧了一會就又向左右望了一望兩個暗澹無光的眸子裡似乎放出兩道堅決之光一時從萬種失望中提起了一股勇氣刷的從衣袋裡拔出手來扶着隄岸上的鐵闌一面把腿兒伸將出去分明要投身到泰晤士河裡去咧正在這當兒猛聽得後邊起了一陣脚步之聲傑姆回頭一望正要跳下身去却不料早有一隻手兒握將過來把他衣領牢牢捉住接着有人在他耳邊說道朋友我已偷瞧你好久咧那死神可不是好相識爲甚麼偏要和他結交他自己不來你却還迎將上去這又何苦來呢朋友快別做駭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請和我說傑姆抬眼瞧時只見一雙英銳慈和的眼兒注在自己臉上估量那人的年紀和自己差不多大約三十歲光景就是那身材體格也和自己不

相上下當下他便開口說道多謝你一片好意我很感激然而我的事不用你老過問快讓我去罷那人笑了一笑道你說話如此沈着態度如此鎮靜據我眼中瞧來不像是個沒骨氣的弱虫此刻不妨把你的事告我一二我或者能彀助你傑姆悲聲說道說他做甚我是個毫沒希望的乞兒年來書劍飄零厠身無所在這世界上既沒有親戚又沒有朋友除了這一個光身子外簡直一些兒沒有甚麼一來復前從澳大利亞洲飄流到英倫來子然一身倒像是一頭孤鳥繞樹三匝無枝可依論我過去的事又都是不名譽不道德的我是個賊我又是個騙子所有光明磊落的人格和那冰清玉潔的名譽都已掃地盡了我直已忘了那道德兩字作何解釋但知一往直前做那種不顧廉恥的事唉我既墮落到了這般田地還是死了乾淨可是我已見棄于社會見棄于人類世界上的人那一個還可憐見我任是死了誰也下一滴傷心之淚唉像我這麼一個不可造就的無賴又何必偷生在世上索性跳出塵網求上帝發落罷那人朗朗說道朋友別說這種短氣的話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你要改過可也來得及我旅館去此不遠快同着我一塊兒去傑姆搖着頭兒歎息道你儘走你的路這泰晤士河一泓清流便是我傑姆哀狄慈的出路咧說着含悲向河中指了一指那人却不理他只捉住了他的臂兒拉着就走任他哀求恫嚇一概不管不多一會已到了斯屈恩市一家小旅館裏喚侍者預備了一頓夜飯一壁同傑姆吃着一壁聽傑姆講他的歷史講罷他也不贅一辭悄悄地回到臥房裡去半晌却取了一身衣服出來說道我

們倆身材相仿長短也差不多這衣服你穿了罷待你更了衣我們便在火爐前門一會子紙牌如何傑姆忙道不敢不敢我是個騙子一向作弊慣了的委實說我從入世以來從沒做過一件光明正直的事一輩子長陷罪罟給人家鞭撻唾罵只我還不肯改過仍把那種無恥的事當做處世立身的大道唉你老人家是個君子別輕信我一個無恥小人呢那人急道朋友我名兒喚做茂頓從此以後我們倆便是朋友如今我正在成敗的關頭正在得意失意的交界處然而以後無論成敗無論得失我們倆總斷守在一起給世間的朋友做一個模範不過我們以後做事須得一意沿着正軌做去事事正直事事清白將來死後總算對得起上帝對得起自己死神來時我們也能勇往直前不用害怕不用退縮傑姆哀狄慈你以爲怎樣傑姆一聲兒不響點了點頭接着却歎了一口氣緊緊的和茂頓握手第二天早上兩人用了早膳茂頓料理好了一切瑣事就把自己的衣服給傑姆穿上忽地說道今天早上我們一塊兒到蘇塞克司去你可曾聽得那邊寶海溝村中不是有一個勞甘德貴族邸麼那勞甘德貴族是個大富豪也是個老鰥夫二十年前他夫人生了個孩子就拋下他走了貴族派了無數的人到處探訪然而鴻飛冥冥已去得個無影無踪二十年來他便抱着獨身主義不想再娶膝下空虛單有那個孩子這其間的詳細情形我在路上告訴你傑姆問道但我們赶到蘇塞克司去做甚茂頓慢吞吞地答道因爲我就是那個孩子

（二）

連天風雪中。一輛火車飛一般離了倫敦。茂頓和傑姆一塊兒坐在頭等車室裏。有一搭沒一搭的閑談着。這車室裡單有他們兩個。并沒甚麼旁的客人。一會茂頓忽地取出一隻扁扁的文牘篋來。授給傑姆道。你不妨瞧我這篋中的文牘。裏邊便是我母親結婚和病死的證書。此外還有照片信札和我出世時的證書。學堂裏的報告。你瞧了。就能知道我的身世咧。傑姆悄悄地翻看那些文牘。茂頓兀是講他的歷史。就他小時在澳大利亞。非常困苦。夜夜宿在羊欄裏頭。天天看守着羊羣。直到他娘死後。方始跳出苦海。仗着自己用功讀書。居然漸漸長進咧。講罷。又道。現在我回到了英國。連一個朋友都沒有。無意中遇見了你。就彷彿見了自己的兄弟一般。我此去成敗得失還在不可知之天。萬一老父不信我。拒絕我進門。如此我也不願意再留在英國依舊回到澳大利亞去拚着一輩子埋沒在田場羊欄之間事兒完了。咦、天哪。那雪怎麼越下越大咧。傑姆抬眼望那車窗外霏瓊層玉似的雪花。一壁慢慢兒翻着那些文牘。那火車嗚嗚的鳴着汽笛。風馳電掣般在風雪中赶去。正在這當兒。猛可裡受了個很利害的震動。車身一陣子亂搖。訇的翻倒下去。一時間火已熄了。車已毀了。搭客們傷的傷死的死了。空氣之中似乎蕩滿着慘呼之聲。傑姆但聽得茂頓大呼了一聲自己也就失了知覺。不多一會。這火車肇禍的事已傳遍了遠近。近邊幾十家的大廈別墅。芳舍草屋。一起都開了門。接待那些受傷的人。河岸上躺滿着死屍。都把

白布掩蓋着傑姆張開眼兒時却在一間小小兒的室中有一個老頭兒立在旁邊低頭瞧着他一頭白髮好像銀絲一般眶子裡老淚迸落濕透了衣襟兩個涯丹似的面頰上筋絡都在那裡牽動傑姆瞧了甚是詫異耳中却又聽得他顫聲說道快把他送到寶海溝來好生看護着唉達克透這便是老夫的兒子我們已多年不見了當下便又見一個瘦長的少年走到他床邊分明是個醫生的模樣不一會傑姆却又失了知覺眼前漸漸兒模糊起來隱隱聽得有人說道（當心着好好兒舁將出去）（我知道不使他震動就是了）（那一切文牘信件都在他身上麼這事好不奇怪他特地來瞧你的）（正是呢他便是老夫的兒子我們好久不見誰知還有相見的日子呢）傑姆聽這聲音已彷彿在數里之外停了半晌就甚麼都不聽得了等到第二回醒回來時已在一間空氣充足的大病房中肘邊放着幾枝好花嬌娜欲笑眼皮兒剛一動早有一個看護婦三脚兩步的赶將過來當下他便開口問道我在那裡那看護婦柔聲答道在寶海溝在你自己的家裡你只爲在火車上遇了險受了些兒傷幸而傷勢很輕現已全愈尊大人急得甚麼似的正等着要見你呢傑姆聽到這裡又把眼兒閉了攏來那先前隱隱聽得的幾句話便一句句潮上心頭又記得當時在火車中翻看那些文牘不想火車翻倒了但是火車倒後那文牘箋却還在他身上於是勞甘德就鑄了個大錯把他認做自己的兒子咧一會傑姆又囁嚅着問道那時我車室中還有一個搭客在着可怎麼樣了看護婦答道可憐那人已死咧臉兒上血肉模糊眉目也辨

不出來你可認識他麼傑姆緊閉着眼兒半晌不答忽像中了寒似的直從頭上顫到脚尖暗想自己還是將錯就錯冒做那個死人呢或者掉頭而去仍向泰晤士河中尋條出路想了一會心終不決臨了兒忽地發一個狠說老子一輩子原不知道甚麼道德不道德的目前得過且過旁的事管他娘打定主意即忙放聲答道我和那人幷不相識只爲那時同在一室所以問一聲兒誰知不死了他呢看護婦安慰了幾句忙喚他別響不多一刻那勞甘德貴族已躡手躡脚的溜將進來直到床邊緊緊握住了傑姆的手兒向他瞧着一雙老眼之中自不知不覺流露出一片愛子的至情來接着說道我的兒你的臉並沒大變只瞧你兒時的照片還很相像呢那律師蒲爾頓已來了正在外邊查看你的文牘他們吃律師飯的總是這樣多疑如狐據我瞧來天下斷沒有好端端冒充人家兒子的呵呵我的兒你回來了但你以前爲甚麼不寫封信來也好叫你老子先樂一樂呢傑姆緋紅了臉訥訥的說道阿父孩兒特地回來瞧你的你老人家要是不信時孩兒就立刻回到澳大利亞去唰勞甘德急道唷我的兒你臉兒紅紅的多分是發熱了看護婦我不敢再打擾他給他好好兒將息一會但是佛婀拉來時你須得給他們兩小口子會一會面我親愛的孩子你可知道麼那佛婀拉便是我的義女我平時很愛他的呵呵不知道那萬能的上帝可能從我老頭兒的痴願使我兩個最親愛的人結成一對……唷慢着慢着他們倆還沒有相見呢說完興興頭頭的去了這天黃昏時候傑姆便第一回瞧見那佛婀拉茂頓玉婷婷的

立在他房門口好像九天上仙女下凡一般那羊脂白玉似的纖手之中握着一大束嬌艷欲滴的致瑰花傑姆見了美人猛可裏起了一種慚愧和悲痛的感覺忙把眼兒閉了躺着不動但那美人兒蔚藍的明眸嬌紅的玉頰和那艷生生的金絲髮都在他眼前晃漾呢

（三）

過了幾天傑姆身體已復元了便從勞甘德貴族口中知道先前已經立了遺囑死後把家產傳給佛婀拉但是現在却已托律師蒲爾頓改立了一張全個兒傳給他咧傑姆得了這好消息心中甚是快樂身體雖已復元却還戀床不起整日價仰天躺着和他假父親閑談一切家事他所不知道的借此就知道了一二暗中已準備結束登場做他假兒子的活劇了每天除了和勞甘德貴族閑談以外又能不時和佛婀拉相見傑姆瞧了他的花容聽了他的柔聲不知道怎麼總覺得有些慚愧心上又刻刻記挂着勞甘德那句不完全的話兒說甚麼（使我兩個最親愛的人結成一對……）料想這（一對）二字之下定然是（佳偶）兩字傑姆一天到晚沒有甚麼旁的想念便兀是咀嚼這句不完全的話兒越是咀嚼越是慚愧越是和佛婀拉相見越是覺得難堪以前他原是個賊原是個騙子作惡行詐都是很尋常的事那裡知道着了個美人兒在前却忽地覺得慚愧覺得難堪起來一天午後佛婀拉到他病房中來取了一張新聞紙朗朗的讀給他遇讀了一會驀地裏從紙上抬起明眸來注在傑姆面上嬌聲嚦嚦的

說道咦你並不聽着我瞧你眼光中現着夢夢之狀心兒定在數十里數百里外呢傑姆柔聲答道我的心兒並不在數十里數百里外却在數年十數年前此刻我正顚倒迷離想着那過去的事只不知道未來的功德可能掩蓋已往的罪惡麼又不知道那三十年萬惡的生活可能一筆勾消只當以前並沒做過麼佛婀拉把眼波瞟着他甚是詫異傑姆問道你難道猜不透我的意思不成佛婀拉搖了搖頭粉腮子上斗的托出兩片紅霞波眸中明光晃動着似乎表明他芳心亂了傑姆又道我半時原想在我意中人的跟前顯出我是個光明磊落的好男子來仰天俛地一些兒沒有慚愧無奈我……我……說到這裡聲音却咽住了兀的說不下去掙扎了好久忽又斬釘截鐵似的說道無奈我却不是這種人到如今惟有俯首懺悔我以前不名譽不道德的生活佛婀拉急道這是那裡來的話你斷沒有這種事傑姆道這種話兒我原不願意傾吐出來只爲你又溫柔又敦厚又高尙又清潔直好似天上的安琪兒臨在我頭上因此我就掬出這肺腑中久勒不發的話兒當做懺悔佛婀拉立起身來却立不語那兩邊粉腮子上的紅霞早又加深了許多傑姆囁嚅着說道佛婀拉佛婀拉我愛你佛婀拉低聲說道我們相識還不久怎說這種話兒承你錯愛我很感激但你須得恕我因爲我心中早已有個人兒在着可不能生受你的愛情傑姆一聽這話似乎被快力戳了幾下在這一刹那間猛覺得全身都有些兒冷森森起來只還勉强做着笑容沈聲說道我原知道我原沒有甚麼希望但是那

人是誰你可能給我知道麼佛婀拉不言語了一會纔頸聲答道那人喚做甲必丹伏屯在軍中充着軍官他本是個窮小子沒有甚麼錢的每月所得的餉銀只能贍養他家中的老母和一個弱妹因此上我們遷延到今不能結婚傑姆嘶聲說道我倘不回來時這裡的家產都是你的你們一對有情人可不是便能成了眷屬麼佛婀拉緋紅了粉臉一聲兒不言語傑姆又道我料你芳心之中不知道要怎樣的恨我佛婀拉正色道你怎麼如此小覷我竟把我當做是個忘恩負義的女子要知你父親有恩於我到死也忘不了他他這回兒你回來何等得意一個白頭老人似乎回到了少年的時代兩個憔悴的枯頰上也常常露着笑容了我見他如此心中已很快樂難道還有這心肝和你爭權奪利麼傑姆忙道但不知道那人心中怎樣佛婀拉低垂着那蟾蠐似的粉頸低聲答道他很愛我甚麼都肯依我我們兩口子任是等到白頭也一百個情願呢傑姆聽到這裏直僵僵的躺着不動佛婀拉一雙星眸裡頭早有了淚痕那酥胸也起伏不定兀在那裡波動一會傑姆忽地開口說道請你給我一個人休息一會我很覺得很覺得乏力咧

（四）

過了四天佛婀拉並不到傑姆病房中去勞甘德已覺得了問是甚麼緣故佛婀拉就怯生生的把傑姆愛他的話兒說了出來又說明了他的心事并不隱諱一句勞甘德很不耐的說道那孩子愛上你原是

我意想中事我一向也做着這好夢願你們兩口兒結成一對美滿的鴛鴦整日價眼巴巴的瞧着好容易盼到他回來了又從那不情的死神手中奪回了性命以後我心中非常得意悄悄地瞧着你們眼見得我那孩子漸漸兒有情於你暗想我的私頗也能彀漸漸兒圓滿了誰知你却愛着旁的人說時那聲音已嚴重了許多睜着兩個眼兒骨碌碌的注在佛婀拉臉上又大聲道佛婀拉你可能不和我作梗麼佛婀拉答道但我早已愛上了那人這心萬萬不能變的阿父請你恕我這當兒勞甘德怒極了一陣子罵着咒着彷彿發了瘋的一般他已忘了平時愛佛婀拉的一片深情也忘了平時佛婀拉對他的一片孝心接着他又勃然說道你記着從此以後我們便斷絕關係你這樣違拗我的意思簡直是個忘恩負義的女子佛婀拉我願上帝恕你你要去時儘你自便我可不能助你也不能憐惜你這話兒你明白麼佛婀拉垂着頭做聲不得勞甘德直挺挺的立在他跟前足有兩分鐘光景眼兒注着他一動都不動眼光中現出一種悲痛之色幾乎要淌下淚來末後纔沒精打采的踅上樓去赶到傑姆病房裡頭把這一番決絕的話兒和傑姆說了傑姆悄然道阿父你既說一向愛着他這樣好算得愛他麼勞甘德一聲兒不響怒氣勃勃的在房中往來走着一會纔在床邊立停了握着兩個拳兒厲聲說道我敢立下一個誓你聽着要是佛婀拉竟不依我時我便攆他出去仍給他穿了來時的破衣服不送他半個辨士現在我已打定了主意誰也不能搖動咧說完抬高了頭大踏步走將出去頰上堆着兩片怒紅好似敷了胭脂

剛到廳中斗的住了脚一眼望見佛婀拉正和甲必丹伏屯立在門前在那裏說話伏屯一見了他即忙赶過來和他握手勞甘德却叉着臂兒冷然說道甲必丹伏屯這其間的事佛婀拉想已告訴你了我的遺囑上已改了我兒子的名兒我的家產全個兒傳給他一辨士一法郎都是他的你和佛婀拉聽好了再會再會說完刷的進書房去咧伏屯便扶着佛婀拉一塊兒向外邊小徑中踱去一壁問佛婀拉道你愛我可能耐心兒等着麼等到我飛黃騰達之日便是我們兩口子的吉期佛婀拉嬌然一笑緊緊握住了伏屯的手兒兩人一路踱去踱到了一帶綠陰之下猛聽得一聲驚呼從屋中透將出來回身瞧時却見一個女下人氣噓噓地赶來一壁奔一壁喊兩人吃了一驚立停了瞧着他接着却又見屋中起了一陣白烟不住的裊到門外來伏屯喊了一聲火就拔脚向着屋子奔去到了屋前早見樓下六扇窗中白烟四騰驀地裏又有一道紅光像毒蛇吐舌般冒出大門來這時勞甘德已被一個下人扶着從那書房的長窗中顛頓而出那些下人們都已逃到外邊聚在草地上大家慘白了臉還在那裡吶喊勞甘德向四面望了一下頸聲呼道呀呀我的孩子還在屋中誰能進去救他我便賞一千金磅二千三千也都不計咦該死的你們怎麼一個都不動我兒子還在屋中怕要葬身火窟咧勞甘德這樣說着那下人們却只是面面相覷動都不動這回失火其實也是他們的罪惡不知怎樣潑翻了一盞油燈壁衣着了火那橡木的板壁也就燒了他們却并不施救一窩蜂逃了出來這時伏屯見下人們遲疑不進頓時動了義

俠之心想他自己是個軍人救人也是分內事見義不爲豈不辱沒了健兒身分於是從一個看護婦肩上搶了一條肩巾裹着頭衝進大門一路冒險進去直到廳中四下裏騰着白烟紅光幾乎使他氣塞赶到扶梯下時只見那扶梯已像變做了個大烟囪火星亂飛黃烟四匝他也不管聳身跳將上去不一會已到了樓上見廊道中還沒着火便提高了嗓子喊着先還不聽得有人答應半晌纔見一扇門開了有一個人巍顫顫現出半個身體來那人非別正是傑姆伏屯扯去了裹頭的肩巾喘息着呼道扶梯怕已斷了快從窗中下去我見你困在火窟所以赶來相救傑姆兀立不動悄然說道先前我在窗中瞧見你正和佛婀拉在一塊兒火起時我還沒有覺得待要逃時却見扶梯已被濃烟塞住了瞧來似乎不能下去如今惟有這窗好算得個出路但你是誰可就是甲必丹伏屯麼伏屯點了點頭銳聲呼道別多說甚麼快跟着我來傑姆又悄悄地說道如此說來你可是特地冒着萬險赶來救我的麼然而佛婀拉爲了我已失去了一份偌大的家產你們倆只爲了這一着就不能結婚此刻我倘死了豈不很好這一份偌大的家產依舊是佛婀拉的以後合歡曲裏便成全了你們一對有情眷屬你爲甚麼來救我你爲甚麼來救我伏屯瞧着傑姆大呼道你怎說這種話兒難道料我們都是沒心肝的畜生麼傑姆接口道但我却是個沒心肝的……說到這裏氣急着說不下去張大了兩個眼兒呆瞧着甲必丹伏屯一會纔怪聲怪氣的說道你簡直是個君子你簡直是個有道德的人我一輩子不明白這道德兩字如今纔明白

了。伏屯不說甚麼只挽住了傑姆的臂兒赶到窗前傑姆却擺脫了放聲呼道我是個騙子我並不是勞甘德的兒子實是一個窮兇極惡的大罪人我只取了人家的文牘冒了人家的名字只爲老人愛子心切并不疑我然而我那裏是他的兒子我便是劇賊傑姆哀狄瑟

（五）

甲必丹一聽得傑姆哀狄瑟的名兒不覺倒退了幾步一陣子喘着險些回不過氣來正那地板已格格的亂動一大股沸熱的空氣衝入廊道一時火勢益發猛烈放着一片可一會廊道中也充塞滿了火光烟氣兩邊的板壁都已塌倒接着猛聽得天崩地塌的一聲兩人便直栽下去以後失了知覺甚麼都不知道了過了幾分鐘傑姆先蘇醒回來心知頭上已受了傷正不住的流着血一瞧身邊就躺着那伏屯依舊不省人事動都不動傑姆抬眼向四下裏瞧時知道邊的火聲還隱約聽得這當兒恰透進一陣冷空氣來傑姆吐了口氣便覺得舒服了許多接着又見外邊的天光十分明亮於是掙扎着站了起來抱了甲必丹伏屯從窘窗中出去見是一個井沒甚麼人在着出了天井繞過了小徑便見一帶樹陰蒼翠欲滴傑姆知道已出了險地上聽他呼吸出入自如想是一時暈絕不打緊的更向遠處望時見那一羣人還聚在草地上勞甘德抱着兩腕似乎非常悲痛佛姆拉長跪在地分明在那裏祈禱傑姆一見了他眼眶中立時來了兩顆淚

珠。一會兒便咽了下去。現出一種沈毅堅決之狀。嘴唇顫動着。低低的喊道。佛婀拉再。
着。個甲必丹伏屯寂然不動。園子外邊却有一個人頭也不回的向前走去。瞧他挺着胸抬着頭。似是大。
將。軍橫刀出戰。奏凱回去的一般。半點鐘後。甲必丹伏屯已在近邊一家醫院裏頭。醫生們說他腦筋亂。
了。已記不起以前的事。所以他怎樣逃出火窟。人家也沒一個知道。但知勞甘德貴族。變成了焦土。可。
憐。那勞甘德的兒子。已葬身火中。咧過了幾天。禮拜堂裡便樹了一塊石碑。紀念那小勞甘德。從。
此。每逢來復日。甲必丹伏屯總同着他愛妻佛婀拉到禮拜堂中。對着這石碑同聲祈。
都。水汪汪的含着眼淚。他們旁邊還立着一個白。頭老人。掩着那憔悴可憐的面龐。不。
家。見了往往低聲說道。可憐的老勞甘德那時南。亞美利加荒村寒市之間。住着一個。
日。價手胼足胝。自食其力。論他的品行道德。又是。冠絕一時。大家見了他。都肅然起敬。
號。叫做聖人傑姆哀狄瑟。

（完）

墳媒

法國Moupassong著　（建生）　（迪士）

朋輩五人晚餐既畢促坐劇談五人中三人已婚其二則中饋猶虛顧均世家子且雄於貲五人交好既密月必一聚示不忘總角之誼聚時則醵飲酒樓迫杯盤狼藉酒酣耳熱則娓娓清淡夜分不倦所談之點無一定向舉凡當日所有新聞足生人興會者無不引爲談助蓋巴黎社會之習慣偶逢淫朋團聚時議論紛綸不啻舉是日報紙中所有之紀載一一加以詮釋也輩中有名約瑟巴棟者最爲曠達年鬢在四十以內尚未授室平日風流倜儻不修邊幅然又非一意漁色品行齷齪者比學識既富閱歷尤深性坦蕩不爲鈎深艱僻之論洵不愧故家子之稱每偕友酒後談心必述一二新豔之事爲衆解頤是夜以肘支案手莎狂吸吞雲噴霧之際忽發言曰余新近邂逅一事殊爲新奇衆聞言知約瑟巴棟又有妙論發生均靜默而聽約瑟巴棟曰諸君當知余于巴黎城市中足迹殆徧信步游眺無往不搜大類考古家四覓古物孳孳不倦舉凡目之所觸足之所經均足爲余冥索之助殆余好事之性然也前于九月中旬天氣清朗余于午後偶出蕭散信步而行初無定向是日路上游人甚夥壯年如余每多獵艷之興余口雪茄翔步通衢間久之微有倦意視已抵孟馬特墳園余乃信步入園墳園之游余素所喜足以靜習塵囂收斂神氣園中不乏長眠之友常人絕迹余則猶時來憑弔矧孟馬特墳園中尚有余之傷心人在昔日花前月下比肩促膝之膩友今已香消玉碎栖此重陰余每當抑鬱無聊之際非至其墳台之前徘徊

數四不足以減余悲且園中墳墓纍纍碑碣林立舉世之英雄豪傑名士才媛下及優伶倡妓無不同歸一邱身入其中讀其墓文弔古傷今尤足生人無窮之感慨是日爲初秋氣候尙暖余初入墳園即聞一種殘葉之聲腦筋爲驕陽所壓微形沈悶乃緩踱墓道間悄無人聲沈寂已極余左右顧視念此中長眠者生前不乏驚人之事業而今三尺斷墳百事都已卽余一身收塲之日亦不免歸此一塊土惟今日爲時尙未至耳當余轉念間已行及余愛者之墓前手撫鐵欄傷心欲泣余欲低聲呼喚訴我相思之苦想死者必不能聞余傷感之餘方欲廻身出園瞥見鄰墓之上一緇衣少婦長跪于墳台之前頭上黑紗已揭露其金絲之髮光可鑑人余乃停步弗去少婦雙手掩面俯伏不動狀如石人似傷心已極者已而吾知其哭矣但見其香肩微顫嫵娜之姿如輕颸之拂楊柳先尙微泣已而愈哭愈哀粉頸及雙肩亦漸動漸急少焉哭聲忽止張目四視狀如由夢魘中驚醒者媚眼滿含珠淚美乃無儔彼忽見余對彼而視紅潮立披兩頰復以手掩面嚶嚶而哭此次之哭較前爲烈杏臉漸俯漸低直抵墳台石上余本傷心人聞此幽泣能勿墜淚已而少婦哭聲漸哭漸微桃腮枕于墳石之上凝靜不動似已暈者余急行而前以手擦其掌並吹其目而女仍未蘇醒再視其所哭之墓其上書曰海軍運輸艦艦長魯意德奧得之墓死者距今不過數月余感少婦之遇亦爲之心酸不已於是復極力磨擦婦始少蘇諸君當知余貌本非醜而年猶未及四十當彼婦蘇醒第一次眼光射及余面時余即知其爲前生風流孽障矣婦既見余含淚訴

其傷心歷史。謂父母見背。嫁夫未及一年。所天即陣亡于安南。言時胸次起伏。斷續不接。若不勝其嬌怯者。余則極力慰藉。幷攙之起。且語之曰。請夫人勿滯此傷心之地。婦微語曰。妾力難自支。余曰。鄙人當侍夫人左右。婦曰謝先生見助。先生至此。亦爲哭亡者而來乎。余曰然。婦曰亡者爲婦人乎。余曰唯唯。婦曰爲先生之愛妻耶。余曰友也。婦曰朋友之愛。有過于夫婦者。蓋交誼之域。有非法律所能制。余曰誠如夫人言。于是婦倚身余肩。余掖之行。既出墳門之外。婦囁嚅曰。委頓至此。吾患將發。余曰。夫人可否覓一清淨之地稍行蘇息。婦曰可。余見路旁有一小飯莊。專爲往來弔客而設者。遂導婦入肆。進以熱茗。婦進茗後。渦犀微動。嫣然有笑容矣。復對余訴其煢煢之苦。謂崎零人獨處一室。無親密之友。足以盤桓言時狀至誠懇。語出其口。尤足生人憐憫。余乃大爲感動。蓋女齒至稚。芳齡尙不及二十。余溫語慰之。兼進以諛詞。婦坦然而受。初不爲忤。逾時稍久。余請覓一車送彼歸寓。婦亦許可。余二人既至車中。並肩而坐。藹澤微聞。縷熱愛似直盤腦筋而上。蓋天下最消魂之事。無若與美人同車也。迨車抵其家。婦復語余曰。今日困憊已極。力不自支。既承先生見拯。尙望再送妾至四層樓之上。余急承諾。扶婦徐徐陟梯而上。婦行時嬌喘不已。若不勝其苦楚者。既至室門之前。婦曰請先生入內少坐。俾妾少伸謝悃。余則乘勢而入。見室中陳設雅樸。微帶貧寒之象。余二人同坐一短榻上。婦復向余訴其獨居之苦。且按鈴呼僕。爲余淪茗而女僕久久不至。余思女僕。此時或不在室。惟女僕不至則深中余懷。此時婦已去冠玉容呈露。其盈

盈妙美之眼波凝視余面不少瞬余心非鐵石對此尤物安能無情乃伸手攬其玉臂婦此時妙目忽閉余乃就眼皮之上親之且屢親之婦稍退縮微撐曰畢矣畢矣余乃思婦所謂畢矣究何旨此語當含有二義係指余親吻之數適可而止耶抑怒我葬戇謂彼此交誼至此而畢耶及余再視婦面殊無怒容而余之疑慮始釋余二人復深談歷一句鐘余乃詢婦晚餐常在何處婦曰即在鄰近小餐館中余曰夫人一人獨飯耶婦曰然余曰夫人今夕可否抑尊與鄙人同飯婦曰何地余曰大馬路莊肆中婦遲疑少頃曰妾當稍易衣而出言次翩然入其臥室及出室時則見面上籠以灰色之紗輕盈甜俏襯以素服益覺可人余二人已抵莊肆言談至洽婦進酒後逸興遄飛頃間面上之愁雲已消滅淨盡飯畢余復送之歸寓自是與婦纏綿可三星期顧天下無不厭之事余願已償乃託言旅行與婦告別行時且瞻以多金婦至感激且妥余發誓歸時當再至彼處察其意殊亦眷眷于余者余別婦約一閱月不欲再見其人顧心中終未忘情于彼姝腦中似常含有一種極難解決之問題終日恍惚如有所牽挂一日余亦不自知其何故似欲見彼姝當再至孟馬特墳園或能相遇遂獨步至園而園中舍平日常來之客外殊無他人至魯意得奧得之墓冷落已極既無少婦之倩影亦無花圈之供獻余無聊間信步環繞園次忽見墓道交叉處有男女二人並肩而行均御重喪及二人將近余前余急視之迎面之女人非他即彼少年孀婦也婦見余頓形羞澀而一雙秋波微微送盼似告余曰勿忘儂得間務見枉也其同行之男子狀至魁偉衣

服。俊。整。胸。前。綴。有。武。功。之。勳。章。年。鬢。在。伍。十。以。外。拔。婦。而。行。其。親。密。之。狀。大。似。余。當。日。攙。婦。出。園。時。也。余至此。遂。大。惑。莫。解。似。此。妙。齡。孀。婦。究。屬。何。種。之。人。爲。名。門。閨。秀。耶。抑。爲。浪。蕊。浮。花。否。則。必。爲。一。種。流。妓。專在墳。園。引。誘。游。客。與。大。馬。路。之。娼。妓。同。其。營。業。則此。女。其。隻。身。耶。抑。別。有。黨。羽。不。然。則。此。女。具。其。絕。世。丰姿。徘。徊。墟。墓。間。豈。別。有。傷。心。懷。抱。耶。而。余。所。亢。欲。解。決。者。則。此。妙。齡。少。女。今。日。果。爲。何。人。而。緇。服。耶。

（完）

太古艸廬筆記

離魂病 （一）

人有夢中能起者俗謂之行屍然未聞能起治事而又有數日遊玩在夢中者余先王父曾設兩衣肆於市在南曰南號在北曰北號北號中有陳姓學徒皖之黟縣人年十六而蠢愚如彘有異疾每夜入睡後必起治事先掃臥室店堂廚房挨次各地均淨然後提水桶至河干汲水迨貯水之缸滿則閉門復睡初皆不知其異一夜廚役聞傾水聲執火起視之則陳姓學徒也呼之不應問之不答廚役異之坐視其汲水缸既滿閉門睡矣明日問之不知也廚役以告夥友皆不信晚間試驗水缸水已盡明晨起視滿矣以是俱夜起偵之果見陳姓學徒踽踽起執帚掃地畢啓戶出汲最奇者黑暗中能行動如白晝所作事不差累黍也後先王父聞之恐其夢中失足墜水不敢留館資遣歸不知所終

（再芸）

淚陀年譜

（蠻人）

狂風起天末槎枒老樹拂地欲折黃塵黃葉逐風而飛長白山麓月影迷離中有一頹然欲臥之古寺寺有一叟一少年叟髡其首似僧非僧少年亦髡赤足草屨似僮僕又似其徒時則叟方引頸而歌忽笑忽怒繼則嗚嗚而哭少年屢見叟哭即亦弗怪自拾樹枝趨土剉燃火而炊晚餐風撲炊烟迷叟口鼻叟則且哭且嗽少年忽傾其耳自語曰異哉何來敲門聲耶仍炊飯弗輟彼蓋以爲寺距村鎭可十里八里去官道亦三里許門外雖白晝人迹亦罕山麓又多虎狼日向暝則嗥呼磨牙四出覓人而食誰敢冒此險者必狂風吹戶耳既而剝啄聲愈厲叟亦拭淚而聽向少年曰噫敲門者誰耶趣視之少年即趨門叟則立簷前而望瞥見一客塵沙滿面黑醜如魅然文弱弗類暴客客繫驢於廊向叟稽首曰大風迷路天又暝願上人慈悲假我一席地免葬虎狼腹感且不朽叟曰可即令少年携其被囊入容見室中之佛迷蛛胥剝蝕可憐壁隅火光熊熊則土剉也東房爲叟臥室有一繩床一破案竹椅二坐之則格格作聲叟問客姓名客嘆曰我無姓名久矣人皆呼我爲熱血上人即以此呼我可耳叟又問客何往客曰吾亦弗能自立實告上人吾乃一亡命光復時武漢之役曾執鎗隨諸君後二矣獨立亦與焉茲以豺狼當道又有所謀不幸而敗遂間關至此叟曰君亦如老納被逼而走乎客驚曰上人亦掛名黨籍耶叟曰甚愧甚愧吾無黨人之學識彼强以黨人之名加我我之窘遂與客同客曰上人之窘可得聞歟叟欷歔曰吾

弗願言以言之則吾心滋痛雖然客與吾亦同病相憐者當勉述其大略即含淚言曰我粵西人也客觀今日之我實一襤褸之丐僧孰知兩年前尙爲地方之長官三十年前則爲……言至此哽咽不能成語斷續言曰三十年前……則爲……世族……之……公子……言已滂沱大哭客茫然不知其故亦弗審當以何語慰之瞠視而已旋見叟以袖拭淚在其破書堆中取一册哽咽良久乃言曰吾欲詳述吾之歷史不獨辱爲之焦淚亦弗給即舉書曰凡吾之恩仇盡載於此因其編年記事强名之曰年譜實則不合年譜之體例蓋有事則書否則並其年之干支亦弗錄又間及他人事然皆以目睹者爲限且亦間接與吾有關客閱此可知吾所感之激刺暨吾墮淚之由言已授書於客淚又奪眶而出客爲好奇之心所迫即受而閱之見書面大書淚陀年譜四字知此僧名淚陀矣即開卷閱其文曰

戊寅十五歲九月某日吾父歿此爲吾墮淚之始故年譜即托始於此父歿前數日已病甚有戚某告貸父命吾取五十元贈之至父歿而篋中僅存十幣吾母又病癱弗能起吾既慟父又苦無殯殮資惶急欲死幸伯母代借二百元始得棺殮父在時待父而舉火者可數十家此時來弔者絕少痛哉越日伯母與母議貨田充喪費且償宿逋遂於十一月葬父於先塋歲秒盡還諸債最可駭者老奴吳二竟僞造三百元之債券向吾索償彼蓋欺吾幼母又病耳伯母丐某紳與之理論卒與五十元揮之出族叔某又向吾借百幣度歲余緩謝彼竟猛撲吾頰攫案頭古鼎去吾憤而哭母泣諭曰吾家歲入不及九

百元而猶有利吾貲者兒識之兒之祖若父皆翰林然未掌淩人汝父好施與家遂中落今兒被人淩至此匪攻苦獵得一名無立足地矣言已慟哭不止吾哭應曰不敢忘

癸未二十歲應縣試忝列第一名縣主張公賞吾文遂以女妻我九月學使按臨吾又以第一名遊庠母喜甚伯母亦喜蓋余家自父歿後母病愈劇伯母遂代操家政也卽以吾決學之日爲吾完姻吾妻歸頗得母及伯母歡吾甚慰

是年倘有可紀者則世態炎涼是也自吾父死後有向吾詐財者有笑吾無用者綜言之人之視我殆不值一錢及吾遊庠且爲縣官壻則無不加吾以青眼吾或至戚友家慶弔趨與吾言者至夥每屆歲首飲宴無虛日蓋彼輩心中直以吾爲縣君之化身矣

戊子二十五歲八月鄉試余中三十七名舉人當報捷到門時吾妻適產一男母及伯母皆喜極余亦喜以爲吾家可中興矣然此實爲吾一生之大關鍵即吾由儉趨奢之初步蓋吾從前閉戶讀書家用尙可粗給至此則自命爲紳士由宴會而賭博而冶遊而家中八百餘元之入欵乃萬不能支吾彼時所倚賴者則吾岳家蓋吾岳父母僅生一子一女而愛女尤甚岳本世族席資豐厚但得吾妻一言金即立至而全縣之人亦奉吾爲紳爭貸吾錢吾遂不覺金錢之可寶十月吾岳交卸縣篆返順天原籍瀕行時爲吾納貲得一郎中吾於是由紳而官矣繼吾岳之任者爲吾年伯以吾爲世族又守正不阿凡

事必與吾商吾之聲勢乃益熾自辰至亥坐客常滿然可自誓未取一非分之錢亦未嘗於訟案有所顚倒有時或爲人代訴不平實迫於公憤吾所致力者惟公益耳是年爲同學友錢君乞得官費留學日本陸軍並以二百元贍其家又乞縣官任友人王某爲保甲董事官頗慮其不能勝任力薦之始允蓋錢頗力學而王有幹才吾亦因其材而培之也孰意此二人者後竟反戈相向嗟乎吾自無目於人何尤

丙申三十三歲八月吾岳歿母令吾夫婦往弔乃延伯母爲母伴幷撫吾子蓋吾子是年已九歲入塾讀書矣余即携婦而往哭奠於岳父之靈吾自癸未年遊庠後惟開口而哭初無墮淚之時此爲吾十三年來墮淚之第一次岳母贈銀三千爲紀念金其實吾向岳父母陸續借貸者已在萬金以上岳母蓋知吾家況借此題目周吾貧耳岳母以吾夫婦遠來不易留住三月方擬擇期回里岳母忽暴卒遺命吾內兄以五千金贈吾夫婦吾痛哭欲死不獨自傷從此無倚賴之人且以身受厚恩忽睹其死不覺涕泗之橫流也於是吾暫弗旋里即代內兄摒擋喪葬吾與妻議岳母既死吾之以支持不如將郎中改一知府分發粵東儻能得一優差則家計立裕至改官之費則有岳母所贈之金在妻諫吾曰宦海茫茫前途殊未可料與其浪擲金錢而求不可必得之官不如以此八千金携歸存之銀號或購買田產預計所入歲可得千元左右合之吾家原有者已及二千元從此勤儉治家未

嘗不可自給吾弗聽妻力諫吾亦力辯幾致反目卒改官知府嗟乎及今思之吾妻之言當也惜彼時不之悟耳吾既改官俟岳母葬後即携妻返里旋即赴粵歲秒始歸

丁酉三十四歲因二月某日爲吾母六十壽辰遂未赴省屆期稱觴賓客至夥自縣官以下皆來賀吾母顧而樂之與戚族談及吾父歿時事謂不料尚有今日喜極而涕吾夫婦則亂以他語並命吾兒在旁絮語毋始破涕爲笑孰知吾母之涕竟爲喜盡悲來之預兆蓋壽筵方終母已中寒而病至三月某日竟棄吾而長逝矣吾雖悲痛然喪費頗不拮据以吾岳母所予之金余歸時尚餘三千爲母祝嘏祇用數百金今所存者尚夥遂以此充喪葬費弔客之多與賀壽時彷彿歲秒合葬于吾父之阡余因丁憂遂不能赴省聽鼓本欲閉門謝客以縣官敦請復出任地方公益余亦以岳父母俱亡吾之財源已竭苟非出而辦事則稱貸良難蓋吾鄉之人目光如豆凡不與外事者即賒米一斗柴一挑亦有所不能如果日日與縣官相親雖借千百金亦咄嗟可得余從前之辦事以名譽爲前提今則意在借貸矣傷哉

辛丑三十八歲余去年即服闋以拳匪之亂遂未赴省吾丁艱三年負債多至四千餘金不得已遂于六月復出聽鼓瀕行以吾所經理之各項公益如小學校清節堂救火會保甲局等一一交代爲余之替人者即吾友王某吾內兄又爲吾乞得某軍機一函到省即委一權差每年所入可得八千餘金吾喜

甚而吾之揮霍亦愈甚蓋以某軍機方執政權吾得其庇非期滿決弗更動即滿差後亦未嘗無他望也吾從前恃有岳家之金今又恃有某軍機之勢矣余妻屢以還債向余強聒余頗厭之

壬寅三十九歲二月余所任之權差一年期滿方欲丐某軍機函託督院俾吾蟬聯而某軍機之訃音忽至余大震以爲奧援既失差必難保未幾果接有另候差委之公文計余自任事以來所入殆及九千金幸余妻在旁強聒始以三千金償宿逋交卸後所存只二千金餘皆爲吾揮霍盡矣吾乃復居省垣內兄又爲我乞得某尚書函致督院乃得一牙釐局之會辦月俸百金實權皆操之於方伯吾不過旅進旅退而已然此差竟蟬聯至六年之久未嘗不感尚書之力

丁未四十四歲二月交卸牙釐局蓋某尚書已告歸矣余即賦閑亦嘗竭力運動而未得一當八月妻歿吾痛極幾至狂易時吾兒已就學香港外國學堂吾妻病亟時即電召來鴈得親視吾妻之殮吾乃携兒扶柩返里此時經濟極困喪費無著不得已乃告貸於王某王自吾赴省已執地方之牛耳惟彼之辦事與吾異吾以辦事而貧彼則以辦事而富蓋彼固包攬詞訟武斷鄉曲也吾本不願向之告貸惟以離家久不得社會之信用已告貸無門而王某又爲吾所提挈之人以爲決不吾却耳即作書向之借五百元並說明歲秒歸還不料此信去後久不得復又作書催之始得復書謄以五十元書中力言其窘謂此五十元亦轉借而來者……

庚足。客閱至此。忽拍案大罵。案上之燈。被拍而滅。淚陀驚問何事。客呼曰。王某僅借五十元乎。淚陀嘆曰。此不異可異者。倘在後。客試閱之。時少年已取火燃燈。客復閱其下曰。

彼時吾怒極。繼思怒亦無用。即作函却之。乃將吾妻之簪珥換錢以治喪葬畢。即令吾兒還校。蓋吾此時已自恨一無所能。不願兒肖我也。此後吾惟典質度日矣。

戊四十七歲。連年賣田度日。家中田產已去三分之一。四月。吾之同年友楊某奉朝命署理粵藩。吾之希望心又起。蓋吾與楊某不但有年誼。且有厚交。十年前。楊某偕吾赴公車。落第後。臥病旅邸。囊中貲又罄。吾出貲爲之延醫。並派僕役伺之。每日必往視疾。俟其病愈。偕之南返。抵省垣。方分袂。又贈以金。楊感極至于泣下。謂吾曰。倘有寸進。不敢忘也。又三年。楊捷進士。授翰林。平時亦通書札。今彼爲方伯。當能與我一適宜之位置。即措資赴省。初見。尙殷勤留吾居署。惟聲勢甚赫。吾雖下榻署內。而每次請見。必投刺于所謂內號房者。其僕導入客廳。獨坐一二小時。彼始緩步而出。三五語後。即舉茶謝客。吾不獨以爲可惡。且以爲可笑。祇以有所干求。隱忍而已。彼初見時。即自承爲我設法。乃時閱一月而音信杳然。不得已復爲彼言之。彼謂我曰。謀事須有機緣。必俟有期滿之差方能設法。余思其言頗當。只得靜以俟之。惟旅貲已罄。即質物以充零用。又兩月。而各處差權滿期者可七八處。吾復言于楊。楊謂委任權差須請命督部。吾即乞彼力言於督部之前。彼唯唯吾方欲再言。而彼已循例舉茶送客矣。閱

數日。權差强半。易委。其中有一高某。以巨金賄楊。得一最優之權局。而吾之消息。仍杳然也。恚甚。復請見。此次。吾在客廳坐待至三小時。彼始出。若有不豫色。然謂我曰。此次所委者。皆督部夾袋中人。吾强抑其憤。問曰。尚有期滿之差未委人者。能及我乎。彼愠曰。謀事胡能性急。余至此乃怒不可遏。厲聲曰。吾來三月矣。尚謂我性急耶。汝云所委皆督部之私人。如高某者。亦督部之私人乎。彼變色拂袖而起。吾忿極。按之坐曰。此時未必即有行賄者來。汝姑坐此。充汝之力。至劾吾職而止。吾亦甚不愛惜此官。今試問汝。吾與高某所施於汝者孰重。高某不過奉汝以金。吾則救汝之命。汝在京臥病時之窘況。汝憶之乎。吾此時忿極。若狂。拍案痛詈。彼面赤目呆。不作一語。其幕僚向吾力勸。吾始忿忿而散。即撲被出署。質物得錢。懊喪返里。

是年吾縣又出一奇詭之紳士。即徐某也。徐爲某撫軍之幼僕。後以撫軍之力。竟納貲爲官。或謂徐與撫軍有餘桃之寵。雖不能實証。然徐某者。年可二十餘。美丰儀。善脩飾。貌如婦人女子。督部惟徐之言是聽。茲以督部移督吾省。徐遂假歸。自縣官以下。皆仰其鼻息。歸後即廣置田宅。以城外某處之漏澤園負山憑水。風景絕佳。便發盡掘叢塚。取其地而建一別墅。此漏澤園之地。本吾父捐貲所購者。徐託人商之於吾。吾不可。徐竟悍然掘之。拾其骨於甕。大興土本。吾怒控之於縣官。畏其勢。不敢受理。吾擬控於臬署。嗣以地契遺失。無可爲証。隱忍而罷。

辛亥四十八歲十一月吾縣光復率兵來者爲吾友錢某即吾從前爲彼覓得官費至日本留學者渠回國即在直隸爲軍官後以團長移駐吾省此時乃率所部回里而吾縣遂光復矣吾亦被紳民推舉爲本縣民政長後王某爲吾言吾之被舉實彼所運動吾頗疑王不自謀而爲吾謀之繼思此時省垣尙未光復彼蓋恐省垣派兵來剿則爲民政長者禍且不測不如以我任之陽以見好於我而陰實令我獨任其難此王之計也然吾因此又重登舞臺矣不數日而吾之聲勢亦隨吾縣而光復座上之客又自辰至亥不絕時則錢某已自號爲師長督理軍民事務即民政長亦聽其指揮其性格亦與前迥異貪狠無所不至彼時審判廳尙未設立詞獄皆民政長兼理錢則時時干涉又以勸捐軍餉迫勒殷富初則令吾爲之吾不能如其意指渠則自命衛兵拘捕至其所謂軍政府者百般威嚇吾雖力爭彼弗聽也最可異者徐某(即撫軍幼僕)在光復之前無惡不作光復後彼雖匿居省署然彼之財產固在也在勢亟宜將私產收沒吾亦曾發此議而錢不從後此始知錢實受徐之賄且以大局未定而徐爲督部之弄人萬一革命不成則彼亦藉徐之力間接而乞督部之保護由此可知錢某之革命不過欲藉此題搜括人民之膏血非眞有政治思想也

壬子四十九歲是年正月省垣光復三月錢因荒地事竭力與吾齟齬先是二月間縣署奉省長變賣官荒之令吾縣荒地雖多民荒實居十之六七錢欲購買荒地吾以官荒與之渠則欲併民荒一併占有

然民荒皆有地主非官廳所得而主之渠欲吾脅之以勢吾不可因此遂大有芥蒂適縣議會成立對於錢某從前之勒捐頗有質問且索閱其決算册錢謂軍費係國家支出非地方議會所能過問議會中人則謂款係地方所捐當然閱其決算開會時錢派委員到會陳述頗爲議員所窘錢怒欲發兵圍議會吾力阻之錢又令吾解散吾弗聽錢在縣署與吾大詬誶吾恚極即電省長辭職電三上而後報可繼吾任者即吾友王某吾又下場矣于是錢與吾之意見乃益深王又從中挑唆謂議員質問實吾所使錢又回憶從前吾一不如其意遂深信不疑恨吾刺骨四月錢因建造兵房欲以賤價强買吾祠宇吾此時傷心已極以吾堂堂丈夫竟不能保一祠宅且建設兵房他處豈無可用之地彼蓋欲借此雪忿耳吾愈思愈憤繼且由憤而懼覺吾縣竟無可居之理斯時吾之田產尚值六千元左右決計賣却北上就吾內兄以居祇以急切出售亦弗能得價僅賣得五千數百元而已吾即以一千元還債四千元滙至香港命吾兒藏之以三千元爲彼之學膳費因吾兒在香港大學讀書尚須三年方可畢業而每年學膳費須千元也餘一千元則爲彼畢業後謀生之資本並以吾在家之窘狀及決計北之情形詳作一書告之即摒擋北發已定期矣七月某夜吾伯母之內姪某忽倉皇而至彼即吾爲民政長時任爲收發員者吾雖卸任彼仍留職此時屏左右言曰禍至矣頃縣署得省電謂錢師長密稟

汝爲革黨命即密捕幸縣長方在某宅雀戲未返吾特來告乞速逃吾聞言駭極即曰彼以何種証據能入吾罪某嘆曰捕去即鎗斃耳誰容汝辯者速遁勿緩言已即去吾思其言頗當即携金倉卒而逃八月初抵內兄宅內兄雖爲吾呼寃力不能白也十月某日內兄自外歸倉皇謂吾曰海捕文書至吾縣矣此間警探嚴密不可久居吾有友李某任吉林權局可依也君即變易姓名持吾書投之吾乃如其言而行因天雪迷路而入此廟廟僧不二慈悲人也留吾俟雪霽再行不料大雪三日不止第三日之夜忽有十餘人敲門入人執一鎗牽一騎吾遙見之驚曰盜至矣不二顧吾低語曰誠盜也然與爾我無害言已即出至廊下盜皆向之點首其魁謂之曰雪蔽天而下暫借寶剎休息片時不二日可衆即入屋席地坐燃樹枝以取煖幷出瓶酒飲之見吾不類土著問焉不二曰彼將赴權局謀事者盜魁向吾曰汝欲謁新任馬局長乎吾曰否吾欲謁李局長耳盜魁曰李局長耶彼交卸已半月且回里矣吾曰君輩何以知之盜笑而不言顧其黨曰彼眞讀書人哉時雪少止盜即向僧道歉率衆而去吾問不二曰盜所言確乎不二曰那得不確彼等欲行刦於路凡官吏來往皆探而知之吾以李某交卸之說既確則大戚以爲進退失據矣不二亦歎息謂吾曰李既卸任君其歸乎吾歎曰吾非有家可歸者不二異而問焉吾乃舉吾之歷史詳告之不二留吾居此吾思當此天荆地棘之時何處可以容膝不如爲僧轉覺清淨欲奉不二爲師固請不可即約爲兄弟幸吾之煩惱絲於光復時已經削盡只須易

服即僧矣吾既爲僧則從前之姓名當然在所取銷之列遂自號曰淚陀

癸丑五十歲二月　守愚來三月不二圓寂客閱畢太息不已淚陀又含淚言曰君見吾哭得毋詫以爲異其實吾所哭者非僅不能雪仇也吾爲人子不保祖宗之祠宇一可哭吾爲地方官不能庇一縣之民二可哭吾栽植匪人不獨吾蒙其害而地方亦受其禍三可哭然吾之哭實吾自致之蓋吾有惡德三一曰倚賴心二曰奢侈三曰不識人有此三者而吾之淚遂不能止言訖又哭時天曙且霽初日照雪閃閃作光守愚(即少年)即以所炊之黍粥奉客取劒參盧客啜黍粥一碗與淚陀作別太息騎驢而去

冒險小說

金剛石

By John Barnett

（潤生譯）

英屬南非洲地方日光炎烈黃埃滿空迤邐荒原茫茫無際遙見小山隱於紫霞中居然一幅曠野之圖時一白人疲於奔走旁皇其間而委憊幾死然如是之人其勇敢常較勝於筋力雖力竭神疲仍勉爲從事而不肯臥死於斯其人名巴利福爾康欣然無喪胆之容失望之貌一望而知爲英國健兒但人忍耐力有限而彼困難無窮彼跋涉經此無涯曠野既荒蕪而又乾涸口渴心焦唇喉皆黑多起小泡已五十小時未進飲食惟嚼無味之乾脯數小枚聊以充饑而已於此炎日之下幸野獸亦似絕跡不然彼所攜子彈僅餘一粒而槍之重量又大有不能勝任之勢豈不殆哉但彼固一善博者常作孤注之一擲以致家產蕩盡遠離快樂之倫敦重來此南非洲曠地今處此困境幸能以其素有之技藝與飢渴相抗故仍前進不息頃之忽聞槍聲發自近鄰彼立啓其疲憊之眼莞爾而笑意頗自得彼於倫敦終夜賭博輸巨萬而運命忽轉之際亦常如是耳斯時胆爲之壯趨向前面土坡及至其顛乃大失所望蓋其所見者又卒使之喪氣也

於此土邱下有一人焉肩荷來福槍與一已傷之野牛格鬬非洲野牛亦世界大獸之一性野而殘忍與美洲平原中之野牛則大有天壤之別當其怒時必置敵人於死地而後已其人立於近池之枯樹下復縱一槍福爾康既見池水而渴益甚心畏野牛不敢趍趄不敢前蓋知此獸凶猛雖盡子彈半打仍屬可畏惟須縱槍絕準中其要害則庶幾可以斃之幸福爾康精於此技故僅餘子彈一粒亦不之計奔往救之斯時野牛直撲其人欲再納彈已無及矣不得已遁避樹後驚悸亡魂惶恐之至頃之塵埃四起福爾康惟見黑物拋向空中頗難了了及風定塵清則知野牛狂怒以角挈其人拋入空中其人被拋懸於枝上若軟囊然野牛立於樹下怒仍未息聞福爾康足聲目光灼灼似欲並得之而後甘心福爾康止步乃舉其來福鎗蓋彼於此際已無可避之處使一發不中則岌岌乎殆哉但彼固精於此或不至於有失遂自振其胆力以獸目爲鵠輕撥鎗機發後自忖曰其已失乎此獸何仍前進不休也予不免矣及獸至福爾康前已不能立倒斃於其足下福爾康大喜俯身檢視獸屍翻覆數四始知彈丸適中獸目不覺呼曰妙哉妙哉呼畢忽聞聲曰願君平安福爾康舉首大驚見此人已由樹下立於已前福爾康曰天乎汝殆殭尸歟其人貌甚謹愼答曰予幾爲是今幸能免或天佑予獸以角挈予拋予枝上幸未傷及吾體然君之惠將何以爲報乎福爾康曰亦君運如此予何有力焉但予渴甚將就飲彼池言畢趨向池邊伏地而飲其人踞於獸屍上手去瓶塞持謂福爾康曰君須勃蘭地酒乎福爾康忻然受之曰予名巴利福爾康

請問尊姓大名其人答曰予名傑克拉斐福爾康曰此處肉甚夥有柴有水予擬先進餐再作他計不知君意如何拉斐曰善言畢呈出剝皮之小刀約一小時後膳畢福爾康狀甚自得一手插入衣袋中探取烟斗慷慨而言曰予甚願恕此畜不忍舉足踢之予希望其靈魂得安君亦同情乎拉斐切齒曰予不爲然福爾康曰君携有烟葉否拉斐取烟囊擲向福爾康福爾康取煙實斗吸之時薄暮微涼紅日西下拉斐問曰君狩獵至此乎福爾康笑曰君可呼予爲竟物者上至金銀下至螬蠹予所尋得者無不取之今僅餘子彈一粒見君與此獸格鬥不得已遂奮身相救拉斐又問曰君在此間已幾許時矣福爾康曰爲時不久拉斐曰予意君必倫敦中之一紈袴子也福爾康懷疑不決又問曰是誰告君者此地產金與銅予固知之至於金剛石則未嘗聞也拉斐曰君行縱予已六禮拜未與白人接談今不期而遇豈非大快事乎拉斐曰君曾聞及金剛石乎福爾康驚問曰金剛石耶拉斐曰然彼等在此尋出金剛石甚夥並云瓦爾河旁尚有最巨者予亦不能阻君之行也福爾康懷疑不決又問曰是誰告君者此地產金與銅予固知之至於金剛石則未嘗聞也拉斐曰君困予甚予告君乃確實之事有一荷蘭童子獲石一枚玩之有年矣現售得五百金鎊一人在土人處唱歌獲得巨者一枚聞價值一萬鎊云君可即往瓦爾河去則庶幾可以致富矣

凡趨利之心人人皆有苟能致富貴則雖南蠻北極亦不憚跋涉山川而往就之似有魔力者然福爾康

見獵心喜大有躍躍欲試之勢曰予意決往瓦爾河一行但君既信此說盍不與予同往拉斐頗形得意之色答曰予已得一較此尤易者但告君之言並非海外奇談而不可信者也言時細察福爾康面容續曰予信君爲正直人故不妨相告或能助予成事然君運佳否君之皮膚可得善價否福爾康不解所謂答曰予皮不值一錢予運又不甚佳觀予來此曠地日謀困苦生涯則可知矣言時拉斐注目視之前進至福爾康之側曰有金剛石一枚較之荷蘭童子所得者尤巨予親覩之並知其價值幾何予未嘗告他人爲今君救予出險愧無以報欲使君得此機會而又不敢深信君不知君意何如福爾康曰憑君決斷可也予何知焉拉斐曰予信君爲正直之人予擬告君去年予行經老格亞加巫者洞口彼曾留予宿夜時予見其占卜則以人骨一方擲向空中使之迴轉而於其瓦礫之中予見奇石一枚拾視之金剛石也言時堅握其手凝視福爾康福爾康細語曰如君無誤得之可以爲富翁矣君可導予往洞中或劫奪之或購得之均無不可拉斐曰誠然惟此事甚險巫者頗有權力洞中有武士五十人予曾設計誘之而此物終不肯上予之鈎釣福爾康曰然則如何拉斐曰予擬不論用何方法終必得之而後已但格亞加人凶悍殘忍有人敢觸犯巫者死無赦諒君亦知之君能助予獲得此石予將以其價值四分之一酬君之勞福爾康呵欠曰予今疲甚擬明早起往臺此洞拉斐凝視良久含笑無語遂各捲身臥以毯覆體不五分鐘後二人皆入睡鄉矣

日暮巫者立於洞口有二客至汗流浹背衣垢穢甚狀甚疲於旅行者巫者於壯盛之時體偉有膂力今已老態龍鍾腰彎背曲面多縐紋目失光輝憔悴之至洞在小山之頂不見有他土人惟半里外茅舍數椽而已彼見白人光臨毫無驚異之色乃屈膝行禮曰予祝白人平安然君等來此將何求乎拉斐答曰天色已晚予等飢且疲欲就君食並乞一席地聊能度此長宵而已又曰羅碧拉君尚憶及予乎須臾羅碧拉瞪其疲倦之眼答曰然白人予尚憶君然今君來此予蛇已預告予矣拉斐大笑曰羅碧拉勿期予信此羅碧拉不悅曰此事實確然予未嘗期君信予請來裡面再談言畢導客入洞洞中深黑陰沈可畏羅碧拉陳列食品享客已則盤膝而坐拉斐進餐時問羅碧拉曰君蛇告君何語巫者答曰白人君語含有譏意又何苦作此態歟

羅碧拉於屋隅取出獸皮包裹解之骨骼也羽毛也石卵也形形色色一一陳列於地最後揀出稜形石一枚光明眩目拉斐以肘輕觸福爾康福爾康知此乃冒險而來之目的私心甚樂凝視久之石約寸許在黑處視之如石英然福爾康自念如此石確係光明美質之金剛石則稍事雕琢即可得善價思至此而賭博之心遂熾約五分鐘之久巫者靜坐無語洞外亦闃寂之至若無一人有頃羅碧拉曰有多數白人沿河尋覓燦爛之石彼等貪婪之心若狂然亦不足怪蓋白人皆如是耳言時以手指石續曰彼等所尋者即此石今日君等之來諒亦爲此歟拉斐聞之大驚惶恐無語巫者又曰此事果然予蛇向不謊語

但予如不允以此石贈君君將以何法對待請白人實言無諱拉斐不語惟以口液潤唇久之答曰君蛇甚靈驗予不敢輕視之矣此石亦無大價值如君允以此相送予將有厚報也羅碧拉曰予雅不願出售此物言之已審君未之聞乎拉斐語塞巫者厲聲曰白人君意殆欲劫予乎予蛇誠無誑語汝欲以威勢迫脅予而獲此石乎拉斐聞言心益不安雖強自鎮定手足業已發顫羅碧拉怒投皮上之石起立指向洞口謂二人曰來老夫亦將示汝以威力二人不敢抗隨巫者出拉斐面色灰白狀如死人時月明如晝遙見山麓處排列武士數十人身軀偉大手執標鎗誠有萬夫不當之勇羅碧拉指謂二人曰白人請視之少選拉斐強笑曰羅碧拉君意究欲如何巫者泰然答曰君等可去予不欲害君此乃預爲警告願君勿作妄想耳拉斐聞言稍安曰君亦過慮予等住客何至於此言畢細語福爾康曰予等可去再設他計圖之福爾康含笑答曰然

三人同歸洞後白人尋覓彼等帶來之包欲作歸計拉斐佯瞬息立起欣然謂羅碧拉曰再會巫者亦答曰再會言畢注視福爾康曰予蛇密告予君等之中惟一人甚正直但祝君等平安予亦不願再覩君等矣拉斐嘵嘵曰君慣作此態予所深知也言畢遂去此時武士業已不見福爾康意謂予等先所見者殆月下之幻象歟拉斐無暇念及此事急向出坡而行福爾康回視原處巫者仍立於洞口遙視二人瞬息之間約行三里許福爾康曰予見羅碧拉竊笑予等予甚惡之予雅不願尊敬此老奴君何故如此速

行。豈有特別之危險耶。拉斐且行且言曰。君豈知之。土人之心易變耳。一小時後。福爾康聞拉斐笑聲問曰。君何故得意如此。拉斐答曰。君謂老奴竊笑予等予不謂然。福爾康曰。君意謂何。拉斐曰。君曾見予失足於洞中乎。當仆地時。遂乘機取之來。予將竊笑彼之入吾圈套矣。言時。揷手於衣袋中取出燦爛之物一枚。福爾康見之。呼曰。金剛石耶。拉斐答曰。誠然。金剛石也。君以爲予眞如是之馴服乎。福爾康曰。予頗不爲然。此老待予等不惡。而又宥予等性命。君安可行竊。拉斐答曰。君眞不識時務者也。又曰。予不能如是過慮。君如不屑於此。請勿染指可也。福爾康曰。予素不屑於此。然則予安可坐視此老被竊乎。拉斐大怒。喝曰。君意謂何言。時舉其來福鎗。福爾康曰。君鎗已實彈。予則空無所有。無乃太忍乎。此事容再商之。何苦如是也。拉斐罵曰。蠢奴。使予非感君救命恩。予定死君頃之。又曰。予等尚未行出叢林。此何故也。斯之又曰。諒今日恐難脫險矣。是予之過也。予之過也。予悔無及矣。諒彼等必欲得予而後甘心也。福爾康時福爾康不敢與抗。答曰。君言誠然。予等尚未出叢林。拉斐忽於月光下見黑影自背後來。大驚。不寒而慄。面如土色。顫聲曰。福爾康君乎。予等盡不努力以抗厄里薩貝斯城中之一美麗笑。應曰。此事予無與焉。拉斐驚悸亡魂。喃喃自語曰。予欲致富。無非爲……女郎……既而又曰。暫時不必過慮及此。福爾康君。予等可速與之接戰。或庶幾可以得免。福爾康於拉斐手中取得子彈數粒。納入來福鎗。縱之。土人大呼。拉斐亦縱二槍。然二人雖勇于戰鬥。已無望矣。後

福爾康回憶當時若有武士二人奔向彼所立之處忽覺有巨物落於頭之後部遂不省人事蓋士人以圓頭棍擊之也及福爾康復蘇已臥於黑暗之地上自念必爲羅碧拉洞中無疑但身體被縛惟左手稍能移動頭痛口渴不得已以左手探取食物與水既飲後竭力欲脫卒無效旋又沈沈睡去後彼始知被縛於洞中已兩日夜矣於此兩日間未嘗與人接談既睡後則有人供給其食品與水彼於此斷然無助之際而得飲食接濟意殆天不絕人之路歟福爾康於此事頗有關係故黑暗中念及不覺恐懼異常蓋人無論如何勇敢當此痛苦之際亦不免心虛後彼見一黑影行近彼所臥之處自謂將得救矣來者爲羅碧拉屈身盡去其縛力助之起福爾康釋後手足麻木幾不能立勉力行至洞口而日光眩目時日將西沈除羅碧拉外別無他人羅碧拉揮手謂福爾康曰白人君無罪可去矣福爾康曰予友拉斐今在何處老人答曰君不能再見之矣此函乃彼囑予轉交君者福爾康聞言手足微顫展視其書略曰予今去矣但咎由自取死亦大樂予聞羅碧拉言君可得免不甚欣慰在厄里薩貝斯城中有一女郎名克銳斯娣愛娜乞君常照顧之予在九泉之下亦當祝君平安也福爾康讀畢怒視羅碧拉曰君謀殺彼乎巫者神色不動泰然答曰彼已死矣予警告在先彼不之信乃咎由自取也使予不以君爲正直之人君亦不能免焉福爾康色稍霽曰然則君必賠償之否則予必有以報君羅碧拉曰白人攜鎗再來諒亦不能尋得予矣福爾康再展讀其亡友之書嘆曰彼於此時尚能憶及女郎誠可謂勇敢極矣羅碧拉答

曰。然。彼甚勇敢。良久。福爾康忽曰。彼之所以急欲致富者。乃爲一女郎。今彼已死。予將爲彼獲得之。君可以燦爛之石。爲注。福爾康答曰。盡予所有。如予敗北。則請君以何物爲注。福爾康曰。博勝負乎。羅碧拉曰。博耶。然則君以何物爲注。福爾康答曰。博勝負乎。羅碧拉曰。博耶。然則君以何物爲注。福爾康答曰。盡予所有。如予敗北。則請君以處置予友者處予。既而又曰。誠然。予已在君之掌握中矣。但君所崇拜之神或將欽佩予之願慧犧牲性命也。巫者細察福爾康面色。久之乃曰。予可一博勝負。君勝。則以燦爛之石相贈。君負。則一死而已。勇哉。福爾康曰。善。此處有草兩根。一長一短。予握於掌中。君可抽其一。如得短者。予則步予友之後塵。君亦同意乎。羅碧拉答曰。可。遂舉手欲抽。既而又止曰。君三思之。君以性命爲孤注。非細事也。福爾康大笑曰。予已思之審矣。請速抽之。羅碧拉答曰。善。遂伸手抽之。不意所抽之草。竟爲短者。福爾康復笑曰。無妨。請導予入刑室聽君處置可也。巫者靜立無語。細察福爾康態度久之。曰。予不過試君耳。予豈必欲置君於死地哉。君爲區區小石。竟棄性命不顧。予不忍焉。予將以此贈君作爲紀念。福爾康凝視羅碧拉曰。君不死。予反以金剛石贈予耶。羅碧拉答曰。然。白人君既正直而又信實。予甚佩焉。故以此物相贈。現天氣明。瞭。汝可去矣。福爾康大喜。伸手笑謂巫者曰。予願與君握手告別時一輪明月照此無涯曠地。上惟見一人影奔向厄里薩貝斯城而去

（完）

我之美人觀

美人吸引人愛在莊重不在輕佻

美人要有稚氣世故熱傲岸峻胥非也

美人枕邊微泣時不知幾許百鍊鋼化爲繞指柔

美人欲專房固寵者宜三覆聊齋恒娘傳

美人妙有似是而非之理解

美人述說不圓滿之學理殘缺之故事吾聞之較大博士大文豪所言猶覺滿意

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足抵一篇孔雀東南飛

美人百病可治惟妒難療

美人瘦易動人肥難入目玉環外肥美不多覯也

偶作詩文得美人許可勝於當代名公作序

美人脈脈不語時令人輒作種種揣想然而皆非

美人不可長壽

美人之牢籠一世在精神不在肉慾

珠花鑽飾皆美人之累也而金牙爲尤俗

寧受美人奚落不受俗士頌揚

奇情小說

電賊

長篇名譯

（續）

倚虹 碧梧 同譯

第十九章

蘭音夫人既至書室見查洛克爲一魁梧奇偉之少年特面無笑容其色慘淡望而知其重有煩憂查洛克趨前握蘭音夫人之手曰吾來殊近於冒昧脫吾早知有如斯之現象者吾亦不復來此密司忒威司來克諒已告夫人蓋吾以爲夫人必接到我之覆函此信我於兩日前置諸客堂之案是日吾即遷居室中痲亂此信想已遺失夫人乎吾邇來神志頹喪懊悶欲絕皆爲債所窘嗟乎人苟負債債家即能步步相縛束我今不啻一喪失自由之人而吾負債之原因尤令吾心憤懣者幷非耗財爲正當之用途實緣吾妻之奢侈而起債家凌逼不得不以財產相償今則家徒壁立一貧如洗矣今日夫人方有事夫人果不欲吾於此稍留者吾將于附近之村落中權宿一宵一榻之地或尙可得也蘭音夫人乃急表其招待之。忱曰否否附近數里內莫得旅舍即有之亦樸陋不堪居君君宿此可矣查洛克發苦笑曰夫人之子與吾妻今不知作何狀矣此事夫人必已徵有所聞而吾逆料一般局外之人必謂吾妻爲一天生麗質

吾乃一乖僻傖夫夫人哲嗣亦恆以是爲詞故嘗以其與吾妻爲友朋之資格殷勤勸我而戒我嗚呼衆口囂囂吾雖鼓舌如簧亦難取信于人且吾又何必徒費口唇以證此說之謬耶吾固爲一傷心失望之人更安用頻頻宣布此事耶言時蹀躞室中蘭音夫人曰是否他人對於君妻咸執偏見查洛克曰然然吾妻實爲吾有生以來僅見之美人就表面觀之似不失爲一幽嫻之女子故吾一腔神聖之愛情悉以付之至今日何以中道相捐棄我如遺夫人諒亦知之吾亦不復再言然渠于今日脫能至吾前加手吾肩懇我赦其前眚者吾亦必眷念舊情悉宥而勿責盖渠若具有一種絕大之魔力能吸引他人之愛情如磁石之吸鐵吾雖知之恨之亦且不能自已矧夫人令子今方醉其顏色能不爲其熒惑失却自持之力耶回憶彼勸我之夕喃喃不休若易以他人早揮之門外吾雖具有隱忍之性然亦憤不可耐乃囑其于二十四小時後來吾處吾將授以答覆及至次日黃昏時吾乃實行吾遷居之計畫詎吾妻竟不之允持決裂之論吾以一時之憤極遂棄彼于空室中而逕去斯時夫人之子如約以至遂與吾妻相聚於闃其無人之巨廈其後若何夫人可詢諸阿娜得吾不復言矣蘭夫人聞之惘然者久之

時天已入夜而星月之光海水受之咸閃閃如電查洛克悶不可支步出一法蘭西式之門方欲向園中草地前行哀提耳適在其後查洛克回身語之曰此地風景絕佳吾儕盍度此玫瑰花叢至海濱呼吸新鮮空氣姑娘亦有意偕行否蘭音夫人亦曰吾輩可同行枯坐室中殊難堪也哀提耳汝至樓上往取我

之外衣至海濱風利非此不克哀提耳遂去少頃即回蘭音夫人披衣前行查洛克與哀提耳則比肩行于其後咸默然無語既達海濱見暮色蒼茫海天一色查洛克欣賞不已歎爲人世福地洽聞禮拜堂中鐘聲十鳴查洛克謂哀提耳曰吾輩立談可一小時吾有生以來尚未有快樂如今日者吾殊愛此佳境不忍遽歸既而蘭音夫人曰晚涼中人不宜久之耆盍歸乎查洛克懇之曰再少停數分鐘夫人平此種美景以畫家之目光觀之神與俱往人生處此雖愁腸百結亦將盪滌以盡似未能輕輕孤負也蘭音夫人向婢曰瑪利汝何云婢曰露怡樂之神情蘭音夫人嚮吾何健忘乃爾小主人此次歸來尚挾有一婦人俱至嬾然曰汝告之我即來也

第二十章

楷特既至客堂僕人已爲之然燈燈光雖暗淡而堂中之陳設固能歷歷辨之無爽物多古代遺傳含有歷史興味其寶貴悉非流行品所可及楷特見阿娜得方面彼而立乃垂其眼簾長吁曰君家已至吾輩之事尚不知結果如何言時若不勝悲痛者是時聞室外有言語聲漸遠漸近復見閃閃之人影方遠遠仁于園中草地上楷特步至阿娜得之旁狀頗恇怯似欲乞其卵翼者也阿娜得慰之曰是吾母之聲腔彼方取道來此顧與吾母同來之人吾莫能辨其中有一人似爲吾家經理財產者密司忒威司來克

果爾亦吾輩之幸蓋渠素具仁心必能爲吾輩助既而默然靜待蘭音夫人久之仍未至阿娜得自忖曰吾母向愛吾每聞吾歸必欣然即至今何若是之遲遲耶

蘭音夫人立於園中緊握兩手哀提耳疾聲曰斯人至矣其奈何蘭音夫人曰吾與威司來克出晤之查洛克君可與密司哈格蕾夫畧談以待吾至語畢遂緩緩向客堂中去查洛克撫哀提耳之臂曰吾輩其遠立清談免有所聞見也已而彼向哀提耳復瑣瑣道其事不休移時見一人影步向草地行堂中之燈光映射其面見其態度凄慉頻以手帕拭其目若已涕淚滂沱者轉瞬間復爲黑影所蔽查洛克沙聲曰噫此吾妻也姑娘曾見其面乎哀提耳曰然以若是之美人吾實未之前見此無怪……查洛克獰笑曰姑娘所欲言者吾已知之但吾不復更喋喋吾與吾妻姑娘悉見之就表面上察之茲事之咎果誰負其責哀提耳曰聞君之言吾心滋悲查洛克苦笑曰姑娘之悲爲誰而發爲吾妻抑爲吾耶哀提耳遲疑有頃曰吾爲……君悲也其聲絕微

第二十一章

華美之客堂乃一變而爲悲劇之舞台矣楷特面色蒼白危立于旁狀類石象阿娜得欲親其母之手乃既作復止趦趄者久之乃囁嚅曰今夕母不願施慈愛之歡迎乎母亦無所詢于兒否蘭音夫人漠然曰吾殊不解汝何由來此阿娜得復言曰何以來此耶然則兒不來此殆將何往母其少安兒有言上白也

蘭音夫人曰。吾不欲聽之。大畧情形。密司忒威司來克已先汝而告我。汝趣來前。阿娜得乃立進其母前。
蘭音夫人曰。異哉。汝非故汝耶。汝恭謹之貌。非一仍其昔耶。汝何竟昧然爲此事。復貿貿歸來。幷不請命于吾。汝心目中是直無阿母矣。楷特遽舉其首。請之曰。夫人能允吾一言。上達吾之歷史。否。蘭音夫人揮手命其子曰。囑渠勿多言。噫。汝何爲攜此婦人歸。汝試思吾願覩阿登里發生此種現象歟。吾初聞此事。以爲夢也。殊不自信。既知非夢也。信也。吾幾欲暈矣。以吾天職之所關。又何能一聽汝任意爲此而不加約束耶。蘭音夫人之所云。語句冷然。多含諷意。楷特聞之。心爲之灰。然自知欲求達到希冀之目的。固不得不大費口舌。今日之機關。係尤巨。失之則不可再得。乃長跽於音蘭夫人之前。驅其斷珠之淚。簌簌下落。曰。夫人竟不我聽乎。觀夫人之面。知夫人乃一慈祥之長者。夫人既以憐憫之婆心施諸他人。何以於眼前一悲傷婦人之歷史。輒不能耐數分鐘而漫聽之歟。夫以一不幸之人。年年已飽歷酸辛而平日稍稍快心藉以自慰之事。一旦又被强迫而剝奪夫人試設身處地思之。其苦況爲何如。而我之身世恰恰如是。非人間世至可悲傷者耶。嗟乎。天下之有情人。既成眷屬。則必各有其幸福而吾……言至此哽噎而止。乃以手隱面。身益顫動不已。既而復仰面向蘭音夫人。其點漆之睛。仍汪然深含無窮之淚。蘭音夫人則以冷澀之語謂之曰。胡長跽於此。其起立言之。楷特乃徐徐而立。至室隅一椅前曰。吾以上所云。乃吾身世極簡單之苦語。吾亦無多言矣。嗚乎。果不出吾所料。然則吾之來此。非鑄成大錯耶。悲聲漸止。僅

顆顆之淚珠沿頰下落漸瀝類雨後之簷溜蘭音夫人曰汝既來此矧天已昏暮可暫宿此一宵汝輩之事吾固有成竹在胸莫可移易阿娜得曰阿母果何意蘭音夫人曰此語只可爲吾母子知之脫汝隨吾……楷特高聲曰否吾外立君輩談之彼亦不待二人之回答即翩然出客堂爲之反闔其門而退仰面觀天但見星光焜燿微風習習微度馥郁之花香澹然沁人心脾自語曰吾其近窗之竊聽彼輩究何云以再定吾之宗旨雖然吾之命運亦何迍邅乃爾耶天乎

第二十二章

蘭音夫人曰其告我此事之原委阿娜得曰阿母試觀楷特非一至美之婦人乎而其性質亦至慤誠乃不幸見惡于其夫日受侮辱幾迫之使瘋吾與楷特相交之日甚淺一日兒至其家目擊一事殊違人情即其夫欲責其移居茅屋井臼親操吾受楷特之託往勸其夫奈渠聽之殊藐藐且露頗不能耐之狀囑吾於次夕至其家候答覆比時吾如約以往毋乎兒駭甚矣蓋其屋內已空空無一陳設楷特方凄然立於客室中詢其夫則已不顧而去蘭音夫人曰此亦不得爲其夫查洛克咎要知彼之所以罹破產之禍者實誤于其妻之奢渠既負有重債當然以財產抵債兒其細思楷特彼既以負債而累其夫更不願與其夫同居茅屋度艱難之日以贖前此之愆得謂爲非謬耶爲彼計當茹苦含辛力助其夫如此方不愧一有智識之婦人亦不忝爲妻之天職今者彼奈何昧昧而此耶阿娜得曰母何由知之吾今敢於阿母

前一聲明脫阿母能允楷特居於此而助之則兒仍盡力於學業決不因此而有他務蘭音夫人長吁曰兒狂矣吾昔謂汝心志堅定何今爲外物所轉移竟若是之速且易耶茲事吾已再三讐晝取折衷之辦法汝完全以友誼的感情解勸此婦人使之明其錯惡而歸就其夫則破鏡重圓爲事寧非甚善且彼對于吾兒未必有眞正之感情以吾觀之彼一方面失愛于夫無所歸宿一方面因兒爲蘭音族承襲厚產之人故始隨爾來此耳其眼光固別有在也阿娜得曰母何謗之乃爾吾知爲決非如此也蘭音夫人曰姑無論其是否綜之汝脫違吾言者則家庭可供給汝之用度者請至此星期而止然後汝可自爲計勿再以此瀆我但願汝能自立爲一正大之人物則甚幸耳阿娜得苦聲曰阿母竟無轉圜之餘地乎蘭音夫人曰然茲事實難解決若使汝三人相聚一室則殊不便爲今之計汝或令查夫入曰然吾不忍吾兒陷于不義故決無轉圜餘地也汝知密司忒查洛克刻在吾屋乎阿娜得高聲曰阿母乎吾與楷特經過之情狀吾敢明爲我阿母道之當吾輩初遇時吾即傾心于彼及聞其身世之凄涼一若吾身受之苦固亟欲拯之今彼又適爲其夫所逐吾乃挾之歸求助於阿母母乎須知查洛克竟忍心迫之充奴婢之役否則即與之離婚是其夫婦之愛情固早已斷絕愛情者婚約上之眞精神也今如此其何能復合以此原因吾固極欲其爲吾妻也蘭音夫人曰殆爲阿登里之主母乎言時其聲甚冷

厲。阿娜。得目光。灼灼。對此陡有所懼。振氣。言曰。噫。是即兒之意也。

第二十三章

夜色蒼茫。萬籟俱寂。楷特靜立於窗外。客堂中母子之談話。固能歷歷辨之。及聞其夫名。乃大愕。自忖曰。彼何爲至此。吾何以未之見。此屋中窗咸大啓。燈光炯炯。四壁悉能見之。餐房閱報室。彈子房中。胥無人影。彼果何在。楷特于是張目四矚。致客堂中最後之談論。亦莫之聞。一廻首。遽見二黑影方緩步而至。彼乃急隱于山石後。凝視之。見一爲修長之女子。阿娜得曾對彼云有表妹名哀提耳。哈格蕾夫者。當即是也。一則確爲其夫查洛克。借星月之光照見其夫之面更澈。不期心怯而齒震。已而見查洛克握哀提耳之手曰。彼既來此。則吾安可在阿登里作片刻之留。哀提耳曰。吾固知君去志已決。但時已夜半。詎能露宿於田野間耶。查洛克曰。睡乎。吾意難矣。吾籌畫稿已常終夜不寐。矧今日乎。吾既離此即赴哀薩透預計之明夕可至。但因此致阻姑娘繪像事。吾良歉然。夫人前倩姑娘爲吾致意。吾亦不復面辭俟吾行蹤有定。當函告姑娘。姑娘乎。凡美色與情淚不啻爲兩種利器而具有激人之力者。阿娜得爾時即爲此

利器所創也。言畢。親哀提爾之手。貿然逕去。哀提耳呼之亦不顧。直待其步履之回聲已杳。哀提耳方回身取道至客堂方行至楷特隱身之處。楷特遽出而猛捉其臂。哀提耳見之大愕。頰上乃陡作玫瑰之紅色。且表示憎惡之意。見既覿面覩其容顏慘淡。淚珠零落若鑽石之被頰。又不禁意軟而生憐。于是憎惡

之心遂因此而畧減此婦人忽低聲曰姑娘識余否哀提耳仍冷然曰查洛克夫人耳夫人阻吾欲何爲楷特曰欲借助於姑娘者良多噫吾親愛之姑娘乎以狀卜之汝亦似具有輕侮我之意雖然此殊不能怨姑娘脫吾二人相反其地位者則我之感想亦未嘗不與姑娘若也嗟乎凡未經患難之婦人脫其姊妹輩有傾跌於溝渠者彼非特不憐而憫之日以惡語相斥蓋遭難者當時之困苦彼未身受故不知之今日之事姑娘心中亦必以吾爲非是但事之內容吾甚願向我仁愛之姑娘一傾吐之也言至此戰慄不能成聲僅以其纖長手指頻彈其淚珠而已哀提耳見之不期感動其冰冷之心爲之暫釋乃趨前而握其手

第二十四章

哀提耳曰吾盡知之事殊離奇而阿娜得爲之亢爲吾輩夢想所不及楷特曰吾頃見姑娘與吾夫絮語彼何事來此哀提耳曰爲應吾姑母之召欲爲吾繪像耳彼知夫人亦在此故不願稍留匆匆去矣楷特曰吾之來此實大錯吾今思之羞愧欲死頃間吾駐足於此竊聽阿娜得母子之談論蘭音夫人決不容吾暫留脫阿娜得故違母命其費用得自家庭之供給者將自此停止其意甚堅決不可挽回嗚呼吾固所料遭人白眼思之至堪痛惜也言時悲苦之容畢露哀提耳曰吾姑母雖堅持之過甚然持家訓子不

得不爾特吾個人之私意雅爲夫人憐吾且至客堂容爲夫人述之夫人願同往乎楷特曰否吾當靜待姑娘解決之消息脫蒙關愛惠我一榻地則感甚吾至閱書室待姑娘于是楷特即至閱書室奄坐椅上閤目自思曰嗚乎吾命運之蹇竟一至於斯耶聆蘭音夫人之所云絕無達到最初目的之希望阿娜得背其母則鼓舌如簧一見其母則訥訥若不敢出於口者而可憎之吾夫又先至此吾夫婦決裂之情形渠必一一告之蘭音夫人且必故甚其言加吾以種種之罪惡蘭音夫人必篤信彼先入之言而以吾爲一可惡無恥之婦人故吾頃雖言之彼聽之殊漠然弗動然則吾又何爲喋喋乎今密司哈格蕾夫雖爲我作說客冀廻其姑母之心然而吾恐亦無効與其被迫而去毋寧自去之爲佳既去矣即當速去又胡爲伈伈俔俔懇人留吾一宿耶思已趨至寫字枱前疾書一信留致蘭音夫人置於一易觸眼簾之桌上乃潛然入堂取其冠及外衣出門上道此時無所繫戀中心轉覺泰然面色沈靜低首前行廻視阿娜得之壯麗御第私語曰我今無福爲汝主母請從此與汝別矣

斯時客堂中議論已畢當哀提耳進室時阿娜得蒼白其面方立於其母旁哀提耳乃白其來意阿作苦笑曰事已解決吾母已允查洛克夫人在此小住一宵蘭音夫人曰吾雅不願汝多言吾尤不願聞此婦人之名哀提耳汝可往詢此婦人亦然此說否哀提耳既去少頃持一信回曰事殊奇異令人莫解查洛克夫人杳然去矣彼置于堂中之外衣及冠亦不見彼豈竟去耶閱書室之桌上置有是書蘭音夫

人接其信啓之高聲而讀故阿娜得等悉能聞之書曰

吾今所欲請於夫人者乞夫人恕我冒昧之罪耳吾之來此實大錯及今思之追悔晚矣然則吾又安能再事勾留耶吾雖無可恃之朋儕及若何之援助尙堪自持者自助之力耳夫人非以吾爲一無廉恥之婦人乎吾雖鼓舌如簧恐終難破夫人之疑人既憎吾惡吾則吾又何爲置身於其眼簾下以攖人之憎故吾不必面夫人而即去然他日夫人脫能瞭然吾危苦之情形悽凉之身世一滌今日憎吾惡吾之心則吾他日亦樂於趨謁也噫嘻吾今去矣今後斷梗飄萍莫知所向或上帝見憐得荷一有自主能力者之矜全是則吾馨香而默禱者嗟嗟人至窮途誰復以青眼相加此態如斯夫復何說吾腸斷矣心碎矣言盡于此惟夫人垂察之

蘭音夫人讀既擲之於地衣上轉其憂悶之目光注視其子阿娜得回身避之曰彼去甚當吾仁慈之母今竟不幸作一殘酷之事矣蘭音夫人曰詔詔長夜彼孤身獨往實非吾始料所及嗟乎此婦人之性情猶若是其傲耶阿娜得知其母意動乃懇之曰今將若何母其告我蘭音夫人曰彼獨行于長夜中憑諸吾良心吾實有所不忍汝試往尋之囑其歸來明晨他去庸何傷阿娜得不待其母再言卽忽忽去

第二十五章

讀者諸君吾今追溯第十四章矣哀夫蕾姆巴與格萊及塘薩既登游艇巴喀坐于一華麗之椅上喟

香美之雪茄咖啡一盂置于其次塘薩注視之笑曰舊雨重逢人生快事吾輩今可作長談君遲來在巴黎否曩日之故友近況佳否吾憶吾最後在巴黎時某夕吾方散步乃遇一特殊之事巴喀忽插言曰止君爲上流人物吾昔日遇君亦彬然有禮君脫有所下詢可明言之覩君神情一若余負有重咎者君乎幸勿佯作笑容以欺人也塘薩笑曰君殊聰慧明哲脫君肯詳以告我則此事立決吾曾遇一事頗饒趣味吾意謂君必爲個中人蓋密司忒格萊曾遇君於阿娜得之門次而阿娜得者由吾輩理想之所及恐爲茲事重要之人君與彼相識閱幾多時矣巴喀曰已歷五年彼爲人頗不嚴肅我常呼之爲浪人彼每年耗若干之金錢爲一婦人而此婦人亦未嘗傾心於彼塘薩曰君所謂之婦女豈爲查洛克夫人乎曰然猶有一事雖無關於吾而吾實不贊同其舉動阿娜得亦可謂聰明子弟竟同時戀愛兩婦人彼自信決無困難之事發生然男女愛情安得容第三人厠列其間此至難之事也塘薩高聲曰另一婦人是否爲法蘭西之女婢巴喀以其欽佩之目光注視塘薩自異彼心思之靈敏一若易感觸之電氣乃曰然阿娜得用費浩大顧進欵尚饒否則恐其已早破產彼在社會上實處于高等之階級彼之素志欲在科學界上放一異彩其畢生失着處即既戀一主母復愛一女婢也塘薩曰此女婢事君有所知乎巴喀曰彼爲吾姊吾輩酷肖英人而吾姊尤精於英語一若英吉利之土著塘薩曰噫爲君之姊妹君姊受雇於查洛克夫人幾時矣巴喀曰約兩年塘薩曰吾亟欲知其詳者乃君姊竊取其主母之珠寶爲何人主使君

能告吾否巴喀張吻注視之曰雖告君亦無碍蓋吾姊已死且以君神情之敏捷亦難欺君竊取之舉出于其個人之私意此珠寶頗貴重吾何以知之者蓋吾姊曾以函告吾也其後吾即來此探望吾姊而吾姊遽不幸死矣吾因旅費奇絀乃往晤密司忒蘭音冀其補助且彼輩在巴黎時吾嘗爲其奔走供事多日在理彼當授吾百鎊彼非第不授吾錢更以非禮之面目相報此密司忒格萊所目覩者塘薩曰君姊既竊此珠寶藏於何地巴喀沈吟久之曰嗟乎此則吾殊不知也

塘薩知其素狡詐而善辯乃亦不深詰之約閱一小時巴喀去今日之會彼心殊怏怏然尙堪自幸者未明言珠寶之所在則塘薩仍無從着手也巴喀既去格萊向塘薩曰君作事殊奇詭君何以得知此珠寶之事塘薩笑曰此則耐心探求之結果耳惟吾頃間所云已得確實之物證待吾取與君觀之吾獲此物亦甚奇突也

第二十六章

塘薩置一桃花心木之盒於桌旋轉機已損壞啓之屜中紅色天鵝絨之襯已盡溼透一若久侵於水中者塘薩曰君知此爲何物乎非一珠寶之盒乎君觀其蓋上非嵌有一玻璃乎玻璃之反面黏有一紙盒中所盛之物盡揭於上吾得此於宿驛附近之淺水中半埋於沙吾取出察之乃空無所有盒之外鐫有主人之圖記及地址故知實屬於查洛克夫人但彼失此珠寶之盒何以秘而不宣吾試推測此盒之來

歷必爲人所竊既罄其所有乃攫空盒於海此竊賊爲誰吾曾疑爲哈唐司吾故詐問巴喀彼竟墮入計中而吾前所致疑者今果成事實特珠寶果又何去則尙待探求顧既得哈唐司致死之原因則不難迎刃而解蓋此兩者必負有連帶之關係格萊曰吾聞君言忽起覺悟敢與君約一來復中吾不僅可解釋哈唐司之所以死而珠寶之所在亦必可得而知之塘薩聞其離奇之談亦不以爲愕但欣然首肯之格萊言畢自椅起曰吾有要事至海濱歸必甚遲塘薩曰吾待君之佳音祝君大安

格萊沿海濱至阿娜得之試驗室時天色固夜黑幕四張試驗室已爲其所籠罩室中亦無燈墨一無所見格萊蹲身海濱然捲菸吸之兩枝未竟忽見試驗室之一窗上燈光遽大耀一若有人旋機然電燈者渠乃立向前行至室影之下見門微開進乎否乎格萊殊遲疑不決張目四矚渺焉無一人影即光明之一室中亦只聞喁喁之語聲既而格萊知遙立於門外必無所得乃潛入廻廊進達有燈光之室室門半啓格萊內窺之見斯威夫與巴喀隔桌相對立復聞斯威夫曰君今遇吾於此果何所求君壓迫吾主頗甚一若君握有其苦樂之關鍵者巴喀率然曰然汝輩之罪惡吾知之頗詳汝須注意脫汝明午再不予吾錢者則汝曹亦毋悔斯威夫曰銀錢之事吾實難措置雖十分之一亦不可得密司忒蘭音明日將來此君可親見之君今可速去巴喀遽然曰吾去則去汝何迫爲君乎吾敢爲君盡最後之忠告君與密司忒蘭音斷絕關係否則於汝殊不利以吾之貧如非受極端之逼迫決不仰求於彼然吾明日

之來否猶不可知君今在此果何所爲復指案中儀器之屬曰此爲何物狀至異也斯威夫冷然曰吾之來此爲精研科學起見此爲吾輩所試驗之器物君未習此自不明此中之功用巴喀曰然吾去矣君晚安於是乃廻身躡跚出上大道格萊尾之行歷路甚遠而至查洛克舊居之門次渠逕自推門入向園中草地行及至自袋中取出自來火燃之格萊遠見其面色莊嚴審察其手中所持之紙復聞其自語曰渠所書者實奇異究在何嚮乎渠云向右一百五十碼是非得地尺不可然是時天黑如墨得之亦無所用即燭以燈籠亦難從事言至此乃擲去火柴向園之末端行當火柴然時格萊固能見其所爲今遽滅視線畧模糊既而復其原狀見巴喀方緩緩前行格萊乃復旁園門立靜待其歸移時巴喀呻吟至若受有何惡魔乎于是復劃火柴觀之格萊見其手曲攣而帶藍色一若爲火燄所灼傷者水泡復纍纍然唯聞其喉際發一酸苦之聲曰傷矣奈何

第二十七章

格萊遽至巴喀前以清朗之聲叩之曰水中或含有毒質君不幸觸之其速至城中覓醫療治吾雖稍明醫理然殊未敢爲君治診治後傷患若何明日午後君可至吾之游艇告我否巴喀曰君奚爲暗窺吾之舉動殆有疑於吾而施偵探手段耶言既即回身去格萊探求之結果雖不能如其所希冀之美滿然又

得一研究之點乃即時歸艇次日待巴咳遂未出候至永日不見其至越一夕忽接到約查洛克之函囑其速造其廬作數分鐘之談話格萊授此信與塘薩觀之時塘薩方歸來晚餐乃取而讀之復曰查洛夫人固已抵底俄洲而阿娜得亦必偕往此人人意料之所及但今夕吾乃見阿娜得向渠之試驗室行彼何以去而復回且猶有一奇事我曾接到一電信赴女皇旅館晤雪孛來克君顧觸吾眼簾之第一人君思爲何人乎非他即查洛克夫人也此果何意實不可解格萊曰豈查洛克夫人不見容於阿娜得之母不得已復歸就其夫耶塘薩曰是難言之查洛克既邀君往則必有以告君格萊曰然半句鐘後格萊遂如約步入此空寂之屋見室中一窗頗明亮窗無帘遙見臘炬二置於桌上復有散亂大紙張椅二分置於桌旁格萊按鈴丁丁之聲徧全屋蓋空屋迴聲也查洛克遂啓門言曰君至吾良慰吾復來此已舊居而遺書邀君君必以爲異嗟乎君試讀吾妻來信當瞭然矣

格萊受書讀之書爲查洛克夫人之親筆字端正不似出於倉猝之間字斟句酌頗費經營信無寄發之地點及時間收束處亦無祝安語僅簽有奇信人之名而已書中力言夫婦間之權限及各人之自由而此次事之發生雙方各應負其咎蓋當彼此盛怒之際神經紊亂益以其夫平日待遇之手段過分劇烈致生此反動之力并謂一再思維決然歸家殊願善事其夫唯蠖屈茅屋須由其夫規定有限制之時間今夕先歸來一晤云云格萊閱竟置書於桌其神情若以此爲甚滿意者查洛克沙聲笑曰此事之原委

君或不詳知吾爲君述之吾妻之心理吾已逆料得之彼既迷惑密司忒蘭音復欲離棄我迫我作何等不正當之行爲則彼就法律上之解決當然可與吾離婚然後再與阿娜得締結婚約於是彼可爲一華胄命婦可謂方操巨大之家產試爲彼計之亦良得也今覩然歸來者必不見容於蘭音夫人而阿娜得亦無可爲吾前門乎格萊從之行此時格萊忽揚手露驚愕之狀曰噫此非呼聲歟查洛搖首示否認曰聞也少頃呼聲復作更烈於前格萊辨之似來自園中聲浪不高若人猝遭極惡之痛苦失聲而號者格萊亟欲趨其地查洛克曰非也此君之幻覺耳格萊頗不然其說既復聞長嘯之聲於是乃亟至園中步過草地高聲向查洛克曰君迅以燭至隨吾行是聲之由來必在日晷儀之旁查洛克既以燭至其震顫之手接之至地旁俯身觀之見一溪清水中有黑色之物在搖曳之燭光下似作閃爍之光格萊亟乘燭下照失聲曰噫彼何爲至此查洛克逼視亦慘然曰嗟乎是非吾妻耶彼仆於池中何爲乎格萊此一重黑幕又將若何揭之此蒼莽之園中竟有惡魔發生乎不然何死人之踵相接耶

第二十八章

布勞姆街來瑪汀夫人家日作檮蒲之戲一仍其昔各賭友雖歷長久之局而神不少憊某夕其法蘭西式啓以便彼輩出入之自由時室中熱度甚高語聲喧闐嘈雜無倫賭局凡十二俱屆休息時間各

賭友置手於桌各出其所見所聞以作談話之賢料瑪汀夫人時述動聽之新聞此糅雜之團體咸繞之傾耳而聽渠銳聲曰吾曾遇查洛克夫人於車站渠於今午後已歸來吾復見其取道至女皇旅館此爲吾之目覩固甚確也甲曰渠之身世可謂痛苦已極吾甚佩其猶有剛強不屈之氣竟能出此積極之手段對待其夫實爲快事而阿娜得蘭音者吾輩素目爲聰俊子弟乃能力助渠引而至其家囑其與母同居是中情形得小說家編輯之固爲一優美之說部也乙曰今夕吾來此時曾遇阿娜得於海濱彼既不爲吾一駐足亦不願我與之言彼既歸來則查洛克夫人之事或已解決但頃聽瑪汀夫人之所云復惹起吾之疑問然則彼之歸來恐非佳兆瑪汀夫人高聲曰吾不信之吾若知阿娜得已歸來今夕吾必倩其至此察其神情即可知吾之所云君輩亦以爲奇異乎言至此遽聞一冷然而清晰之聲瑪汀夫人回觀之見發言之人即阿娜得也不覺赤其面揚聲曰若何爲潛聽吾之所云然吾方念及君君即至吾輩之疑團盡釋吾亦不得不爲君諒君能詳爲吾輩告乎阿娜得曰然當查洛克夫人困苦之際吾力爲之助是不可不爲彼幸但吾貿然引其與吾母同居則大謬吾母竟不相許彼一再思量仍歸就其夫爲計之上此即毅然歸來之原因也吾不能始終調護竟至愛莫能助吾心滋疚今茲歸來獨居海濱理我舊業不敢爲他人籌身世也阿娜得言時雙目注視諸人而諸人咸默然僅有兩三人喁喁私話顧音低亦莫能辨瑪汀夫人言曰傷哉查洛克夫人也然吾輩何必因他人之事致擾吾輩之賭興諸

君乎。曷各就賭局決最復五分鐘之勝負耶。言既。微笑斯時復聞一步履聲橐橐而至俄而門闢一人勿入室若挾有駭聽之新聞者瑞汀夫人立離坐位趨其前曰哥羅納爾君有何確實之新聞乎曰確甚吾來時過查洛克之宅見格萊君方匆匆自室內出格萊之爲何人君輩諒知之即與意大利之博士塘薩同居于遊艇者詢其何匆遽乃爾渠云查洛克園中又發生一奇駭之案件矣彼乃呼吾往喚警察君輩試思果爲何事乎乃查洛克夫人跌入池中迨其夫與格萊覺之則已溺斃矣阿娜得聞之失聲而呼以其色若死灰之面向哥羅納爾曰池中乎曷儀旁之池中乎噫此不足信哥羅納爾曰警察爲吾召事爲吾親目所覩尚何疑義一主一婢死狀後先如出一轍殊覺奇突此日曷儀旁究有何死神歟。

第二十九章

阿娜得蘭音驟聞斯言驚愕至於無所措手力撫其喉一若爲物所梗者各賭友默然罔不詫此事之怪誕瑪汀夫人復向哥羅納爾曰君猶有以告吾輩乎曰吾既與受格萊之託乃往尋警察于數碼內得之囑其速倩檢察官及醫士至于是吾乃入園內見日曷儀旁臥有一蒼白之面無靈魂之軀殼查洛克與格萊俱立於池次瑪汀夫人聳肩曰一美艷之婦人竟遭慘死傷哉復詢哥羅納爾曰屆時查洛克作何狀曰彼之性情向殊于衆夫人豈不知之若以吾之觀察彼之神情與昔時無少異方默然且緘口不作一詞也

阿娜得聞彼輩之所云若入夢境更欲有所詢乃既作復止時彼輩衆口囂囂論潮怒沸莫衷一是阿娜得滋不欲聞乃出客室至臺中取外衣及冠不別而去逕至查洛克之門前以手怕頻拭其額是日晚風徐拂天氣殊清凉而彼額汗涔涔一若斷線之珠瀝瀝下落此其中心之惶悚可知矣

阿娜得既抵園門至一明亮之室窗前見查洛克與格萊相對立屋後亦有閃閃之人影彼方欲叩門忽又却而弗前自忖曰是尚非晤查洛克之時莫若外立待格萊出而詢之於是悄然靜俟門次未幾格萊果出反扃其門冷然前行阿娜得前趨遽握其臂格萊愕視曰君何以來此阿娜得曰吾頃在瑪汀夫人處聞哥羅納爾云此奇突之事彼並謂君亦在此吾故特來一詢其究竟格萊曰可告君者殊寥寥我爲踐查洛克之約而來蓋其妻楷特曾函約其於今夕晤面故查洛克邀我爲證人耳吾方與查洛克瑣談時驟聞園中有呼聲乃立趨之見其夫人已斃於池中其狀宛若其婢哈唐司也格萊言時見阿娜得似已有所悟而佯爲不知者格萊既畢其詞阿娜得即默然別去

阿娜得歸其海濱試驗室見室內黯無燈光喃喃自語曰斯威夫涼又他去我曾囑彼於十一句鐘我有要事需彼彼竟不之聽料其又作沉酣之飲可惡哉可惡哉渠乃自劃火柴啓門上之鎖而入匆匆忘闔其門既入室乃旋機然電燈至墻隅一架土檢出電學儀器數件疾疾向外行猛舉其首見一人矗立其旁阿娜得不禁怒極而呼其矗立之人面露猙獰之笑容逼視阿娜得狀極可怖阿娜得詰之曰巴喀汝

何故竊入人室巴喀闔室門然捲菸吸之曰吾尋君已閱一來復矣君竟匿弗見我意者君實畏我耶阿娜得遲遲曰吾實爲要事他去巴喀曰要事乎吾今既遇君於此吾不欲與君多談巴黎之事君曾允給我二百鎊但迄今尚未授吾一錢以君之富……阿娜得疾曰吾何富之有吾額定之津貼固不敷吾用然舍此則雖多使一錢必仰給於吾母必報告其理由脫彼知我昔日之行爲恐即此項有限制之津貼亦不可得巴喀獰笑曰吾悉知之然吾囊空如洗不名一錢今晚必得百鎊而後可阿娜得長吁曰此安可得者吾邇來所處困難之境爲吾畢生所未有且復因一事致吾母子之間畧生障碍一時頗不能向吾母啓齒索款二來復後吾或有以濟君巴喀此時憤極忽發侮辱之笑容其聲呵呵而冷澀其態度之傲慢直使阿娜得難堪初尚隱忍之繼而憤極遽持一重大之鐵尺力擊巴喀之首巴喀起禦之乃互相抱持巴喀力扳阿娜得之腿阿娜得遂仆其頭適觸於鐵火爐之角乃僵仆巴喀以爲其已斃乃悔曰天乎吾殺此人矣奈何脫吾……言至此忽舉首若狡兎蓋彼似聞遠遠有步履聲至於是破扉而出過沙地急急前奔頻迴其首懼有追者

第三十章

已而僵仆之阿娜得復蘇而坐起一無傷痕唯腦痛頭眩記憶力頓失彼自思吾來此試驗室實有關于生死之重大事件待理者今何了不憶及耶於是復坐椅上汗涔涔被其額自語曰此處無他人乎巴喀

曾來此歟抑爲余之幻想歟噫彼曾來此但爲何耶吾何以竟臥于地耶凡茲疑問斯威夫能告我耶言既以手埋面靜坐約閱半小時乃其腦海之紊亂如故既而聞廻廊中有橐橐之履聲舉首觀之見爲斯威夫今夕斯威夫固未嘗飲酒神經極清朗見其主人之面色大愕詢之曰君何以面色蒼白阿娜得歎聲曰吾不自知之吾頃間來此不識竟何以入於渺茫之境吾謂必受重大之打擊而暈者盖吾復蘇時方奄臥地上吾之所爲無一能憶之矣此時但覺吾身之渺渺茫茫無所着落吾腦之渾渾噩噩無復思維噫吾殆爲一夢中之人乎斯威夫曰頃者君獨自歸來乎阿娜得曰吾何由知之吾亦不知吾來此究有幾多時噫頭痛欲墜吾不能多語斯威夫聳肩注視之復見桌上之盤中置有吸殘之捲菸一察之似爲巴喀所常吸之一種心乃畧有所悟曰吾殊爲君悲吾不能助君實歉甚君其歸寓所召醫生治之夫以一人盡失記憶之力非極慘苦之境耶君曷歸乎阿娜得默然斯威夫乃强掖之行

格萊方取道海口歸游艇見阿娜得與斯威夫踉蹌而行默念曰此二人胡爲哉既歸艇見塘薩方坐待之目光灼灼曰君何碌碌乃爾查洛克夫人之死可謂奇矣吾得知此事君必以爲異蓋吾於一小時前曾在警署聞署中人所云者查洛克今擬若何格萊曰吾尚不知明晨吾當往晤之以吾之惴測恐一二日間更有他事發生也君其予吾一捲菸吾歸寢矣

翌晨格萊至查洛克之宅見其態度安然如昔唯其憂悶目光時時表示其心中複雜之感想耳查洛克

覩、格萊至、亟起立曰。吾殊樂君至。吾獨居此。心實惴惴。吾在室中。覓得幾件敝舊之器。具已將客室略事佈置。吾聞警察云。彼等於十句鐘來此探詢一切。室中已有一檢察官在彼。曾云欲面君有所諮詢。吾今且他去候君。輩畢談後再晤可也。言已即去。

已而一檢察官入。身材修偉。貌殊俊秀。曰。密司忒格萊。吾本不欲擾君。然君腦海中必藏有重要之消息。堪爲吾輩之研究者。查洛克夫人之信。吾已閱過。彼之欲來此。是出於其已意。晤面之鐘點。亦由彼約定。洛克云已近晤面之時。則其妻之猶未至也。可知。檢察官乃取出一輕便之外衣曰。昨夕吾應君召來者。但君來之前。能否決定查洛克夫人未單獨入室。君抑有所見否。格萊聞之愕然曰。未也。吾至時。聞查洛克夫人之行動據識。彼者云當其離女皇旅館時。實衣是衣。但此衣乾燥無濕氣。足徵未浸入水中而爲檢察官曰。吾言尚未竟。吾曾檢視草地上有足印似着有網球戲時所着之鞋而着此鞋者確爲查洛克。此足印係由君將何以解之。格萊沉吟不答。

檢察官巴特來曰此事吾本不應告君但以君爲查洛克之至友希君轉達之或可得詳晰之解釋吾今姑不取若何嚴厲之手段格萊曰君俟得吾之答復再事進行巴特來曰然依君輩之所云則君等既聞呼聲乃至園中見查洛克夫人已斃於池中矣但此呼聲君能決定果爲查洛克夫人否格萊曰此時園中無第二人此決無異義且以吾之理想查洛克夫人之死其夫實立於清白地位無纖毫之嫌疑者檢察官曰但彼何以先其自約之時間而至此亦一疑問格萊曰此則殊易解釋吾試爲君溯述茲事則可知吾言之匪謬彼夫婦所以發生惡感者僅查洛克痛恨其妻奢侈別無其他原因雜乎其中以吾之觀察查洛克夫人實不知銀錢之艱難任意揮霍一若其夫爲造幣廠之機器能日產萬金供其浪費者而查洛克之爲人素持穩重的主義時有煩言固在所不免朋儕輩咸謂其粗暴不近人情即吾昔日固亦以爲如是今始得知其詳但彼伉儷驟行分居之策殊不合公理巴特來詢曰果有斯事乎格萊曰斯實爲要點無昔日之因焉有今日之果查洛克既負重債決然以其所有抵償之與其妻遷居茅屋擔節其費用蓄其所餘以清宿逋顧其夫人不贊同此說某日渠以事外出至夕方歸見屋中無一物蓋其夫已悉移之屆時查洛克發表其兩種辦法即從與不從耳詎其夫人不甘寂寞矢志不從乃采取與查洛克分居之策蓋彼之意以爲已有多量之珠寶貨之尚可苟活孰知獨居而後檢查珍寶已不翼而飛於是彼所種種之計劃悉歸失敗而查洛克夫人之境乃益困窘不得不思破鏡重圓矣以上所云悉爲查洛

克告余者竊此珠寶者之爲誰吾知實爲其女婢哈唐司至于查洛克夫人昨夕所以先至者或欲在室中窮搜此珠寶耳然無論是否吾敢決查洛克必不知情也

巴特來曰吾聞君之德行至堪信任君能勉力爲我一探之否格萊未及荅查洛克率然推門至詢格萊曰君胡遲遲猶未畢其辭耶格萊曰吾與檢察官巴特來有一重要之談話彼欲知君夫人何以先我而至查洛克詰之曰先至耶誰作此言格萊曰巴特來君已有一確實之證明蓋君夫人離旅館時所衣之外衣乃在客室中之衣架上尋得且燥甚足徵君夫人未跌入池中前脫而置於此者昨夕君非着網球戲時所着之履乎彼復得君之足印於日晷儀之後是以彼不得不有所疑於君查洛克沙聲笑曰君言雖鑿鑿然吾實未之知但彼所以先至者或爲尋其所失之珠寶或爲其個人之私事而不欲人知者言時面色殊憤怒目光灼灼若電巴特來曰君幸勿怒吾以職務所在不得不子細推求也言已一笑而退

第三十二章

斯時也哀夫蕾姆巴喀仍在附近之村落中其一舉一動靡不受格萊等所監視阿娜得之遽患腦症新聞紙上亦常有所記載某夕格萊等邀爲阿娜得診治之醫士至擬詢之冀或有所得醫士噢雪茄於口仰倚於椅曰君識阿娜得蘭音乎彼實爲一聰敏少年乃不期膺此惡疾格萊曰吾適欲詢君此事以吾

所聞渠之疾似由傾跌而起殆永無復原狀之日乎醫士曰否吾今日診治似已臻佳兆幸渠并無他病僅失記憶之力脫能靜養自日起有功吾細察其致病之由係勞心過度所致夫人之腦力有限運用之過度轉失其敏捷之感覺力譬諸一商人同時買賣各物而諸客復喧囂於其旁其貨物及價目或有一二之舛錯者阿娜得之病亦即此理也格萊亦點首曰然

晚餐既畢醫士方欲去格萊云有事他往乃同行至一長街之轉角處格萊與之告別逕至阿娜得之試驗室既至佇立有頃繞屋行審視地面若尋失物久之蹙眉頻搖其首復行向一有燈光之室見窗帘上有一閃閃之人影復聞其吭聲歌一滑稽之曲格萊笑曰此非斯威夫耶乃不加審酌即毅然入室內六盞光力甚強之電燈平面之桌上臚列各種電學之儀器另一桌置有殘羹賸酒似晚餐方畢者斯威夫既見格萊佯作鎮靜之態曰格萊君何欣然至此君非來學習無線之電汽乎格萊曰然則君已得其眞理歟是時斯威夫薄醉似醒面露不安之容然仍強制之以手撫面曰吾何所云殆爲囈語乎已而曰君知阿娜得非一誠實之君子乎渠喜大言待余尤酷吾料渠之身世亦難得美滿之結果君其安坐吾與君作長夜談格萊佯曰吾來探望阿娜得耳安能遲遲於此斯威夫曰其少待君知阿娜得實不幸蓋其實有幾多未了結之事件其危險足以破壞其幸福者乎日方秘之不暇今忽自失記憶之力不啻授人以機也究爲何事君亦不必窮詰我蓋我亦不知之且渠之所爲吾向不措意此次渠失記憶力外

人咸謂其由傾跌而至斯言亦不謬特不詳耳某夕渠與巴喀因口角而鬥毆渠不幸顛仆頭觸鐵火爐因暈既蘇而記憶力或即隨此一暈而失此事吾何以知之君必詰余也蓋吾歸時阿娜得已蘇恍惚間彼似憶巴喀曾來此而吾復發現巴喀吸殘之紙捲菸于桌以吾理想之所及故能決爲如是言畢連飲大麥之酒復斂身于椅酣然似入夢格萊自語曰彼之所云頗閃爍然似有深意吾就此加以精微之思想或能得重要之點然則吾今夕之來此行殊不虛也

第三十三章

吾書今將回溯前文矣當阿娜得既追查洛克夫人去後蘭音夫人靜待其返直至天曙猶未見其歸來二日後方接到其由試驗室寄來之信略謂兒一再思量深知昔日之謬誤幷知阿母所以阻兒者實愛兒也兒亦爲查洛克夫人計亦以覆水重收爲萬全之策渠亦覺今是而昨非將復與查洛克同居今後兒與其完全脫離關係其措詞之懇切爲前此所未有力言已過不稍諱飾懺悔以前種種留作兒畢生之紀念可耳蘭音夫人讀之竟莞爾曰吾兒能不怙惡猶不失爲佳兒也嗚乎孰知一波方平一波又起酣酒之斯威夫蹣跚至矣

斯威夫至因縷述阿娜得被創失却記憶力事蘭音夫人聞之大震匆匆挈哀提爾赴別業至阿娜得臥榻旁見其神情似無少異詢其所苦則瞠目莫以對逾數日爲狀益糊塗任何人物彼悉漠然杳無所知

覺終日危坐室中蘭音夫人伴之相對愁苦耳哀提爾受姑母之命懼擾阿娜得遂不恒入病人寢殊甚詢之斯威夫知是處距查洛克宅邸非遙自思查洛克必不在宅中不妨潛往一觀彼園中日暮儀旁究有何惡魔耶乃踽踽獨行既入其園門見室窗悉無帘幕而一望而知爲閨無居人也彼方駐足四矚遽聞其復有步履聲回視之乃查洛克也哀提爾曰吾與君相見于此吾殊寂然君遽來佳勝否查洛克曰承問良感吾既去而復居於此者以此屋吾雖欲售之人多疑此中有怪物咸望望而去不得已故復歸來守之今吾妻已死矣吾亦不復瑣瑣更道彼前短惟今後吾可安度吾儉約之光陰以清償夙逋無復有人日絮聒于吾左右耳根畧清靜耳姑娘由底俄洲至此當與蘭音夫人來任看護阿娜得之職者渠比來稍愈否哀提爾曰否就現狀觀之似稍有起色然其神經之紊亂尚如故渠之所爲無一能追憶之懵然如隔世之人滋足異耳言已仰首視查洛克之屋笑曰華居誠佳構查洛克笑曰此屋屢屢發生奇突之事實一若死神亦愛戀吾屋者嗟乎姑娘非見吾妻乎曰然查洛克曰渠必告姑娘以吾爲凶惡之徒而彼實一可憐之婦人乎然吾意姑娘必不信其言哀提爾曰誠然吾一覩君夫人即知其爲一堅執偏見者流以致演出此奇慘之劇疇昔之夕吾輩與君晤談于底俄洲之園中吾非雅爲君憐乎吾今日之感想至今固未嘗稍變也言畢遂貿然返身去

哀提爾匆匆歸既抵別業見醫士方自樓下此時蘭音夫人面色蒼白倦眼矇瞳似極疲憊哀提爾曰姑

母盍稍休息容吾在此暫任看護之責可乎蘭音夫人乃點首去阿娜得坐於一有背之椅以手埋面似心中有無限事躊躇而莫能決者哀提爾詢其精神畧覺愈快否渠亦不之答室中沈寂若古剎而鐘聲滴滴一若警動阿娜得之記憶力者哀提爾信手取一書觀之聊以自遣未及數行忽聞病者高呼乃疾釋卷舉首望之而阿娜得已從椅上突然起立目光灼灼面帶奇險之笑容疾步至室隅自袋中取鎖匙啓櫃門哀提爾覩此情形驚愕萬狀見其由一束橡皮物中取出一物形似手套持向哀提爾沙聲曰來前謹謝上帝之恩惠吾憶得一重要之事亟待實行不可稍緩否則將爲他人發覺而吾事立敗矣噫汝何爲遠立而斜睨吾吾命汝者汝何以延不遵行耶汝其醉乎哀提爾見其舉措乖張語無倫次乃懼而疾按電鈴詎阿娜得轉瞬間復傾跌於地板上矣

第三十四章

已而阿娜得復徐徐起立危坐椅上如故哀提爾詢曰君果有事相委任乎阿娜得力搖其首曰何瑣瑣爲吾曩日之所刻意經營者手續尚未畢故必須他去蓋……言至此忽止以手撫額哀提爾曰汝之所爲吾豈不能爲汝助耶阿娜得曰然汝且不知之即知之汝亦烏能爲之吾今所可恃爲助者斯威夫耳然渠日沈湎於酒殊亦不敢引爲可靠之助手最適當而決無錯者莫格萊若哀提爾曰然則君欲與格萊把晤乎彼曾一再來此探君疾以醫士吩咐汝宜靜息故未告君伊現與一友棲遲於海濱之游艇上

君果欲晤之者殊不難阿娜得曰汝言實佳可立召之至噫哀提耳汝何爲以驚愕之目光常注射吾身言時聲腔激烈面露燥怒哀提爾乃自椅起方欲出室阿娜得復泥之行曰汝可在此勿他去嗳夫脫爲格萊知之則吾事立敗不可得片刻之安寧矣言畢復坐於椅移時竟酣然入夢哀提爾潛然至姑母之室欲有所陳述見蘭音夫人亦奄眠榻上方躇躊欲喚醒之忽聞樓梯有步履聲乃醫士至矣渠回矚室中乃引哀提爾出室曰吾頃見阿娜得安眠足徵其病已將瘥吾今欲有所詢於姑娘姑娘能告我否姑娘亦知阿娜得之爲人乎哀提耳曰君言何屬醫士曰以吾所見渠聰慧絕倫當其健康時據聞曾實習一種特別之電氣試驗今吾細察其舉動其心理上似含有一種重大之事神經遂因此紊亂姑娘亦知果爲何事乎吾作是問姑娘幸勿以爲冒昧吾以醫士之名義詢問病者之事亦所公許者也哀提爾聞之愕然曰吾固亦作是想且此事渠似頗畏人知一若關係至巨者果欲知其底蘊舍詢諸其助手斯威夫外無由得知之然渠果知之與否則亦不可知以吾意推測阿娜得畏人知之事必於科學上有關蓋頃間彼忽欲晤格萊君格萊者科學界上之聞人也繼而渠復變計泥吾行且轉恐爲格萊知事殊令人不解矣醫士亦曰茲事誠可異也吾今他往稍緩再來言既即去

哀提爾復入病人臥室坐候醫士至夜分十一時醫士猶未至迴視阿娜得雖安眠於椅而身軀則時時顫動口中喃喃似微呼格萊之名哀提爾枯坐室中久之不耐微倦亦棠睡沉沉矣已而壁上鐘鳴驚回

綺夢。撐其朦朧之睡眼。室中已不見阿娜得之形影。哀提爾驚愕幾失聲。乃疾起四矚。見門上之鎖。乃自內而鍵者。然而阿娜得何從出室耶。樓窗洞啓。哀提爾俯瞰之。見距地雖高。窗下有花床一。若爲階級者然。阿娜得豈自窗口躍出歟。雖然。彼果何往。果爲何事耶。哀提爾疾闢門出室。往蘭音夫人之臥房。見夫人方甜然猶未覺也。

第三十五章

此時。哀提爾之芳心驚碎。莫知所可。欲逕告蘭音夫人乎。無補於事。徒增其憂。莫若先探得阿娜得之蹤跡。或姑毋醒時。則彼已可安然歸來。寧非免除老人之一番焦急耶。顧當此月黑風高。阿娜得究何往者。彼日中常念念於試驗室。吾當往試驗室一尋之。當能十得八九也。試驗室之所在。哀提爾固稔知之。遂趨趄不進。蓋慮阿娜得脫不在此。則將若何。復疾搓兩手。强前行。推門入。既至。有燈光之室。見斯威夫立於案次。何來阿娜得之影哉。案上置有種種奇狀之儀器。哀提爾觀之。罔能舉其名。時斯威夫露鑒別之目光。面色若死灰。狀極可怖。哀提爾覩狀雖驚。亟欲引退。繼念所來爲何。乃鼓勇向斯威夫曰。請君恕吾密司忒蘭音曾來此否。斯威夫聞聲。遽露驚鶩之笑。亟置所審察之儀器。沙聲曰。噫。此爲夢境耶。姑娘。其高聲重言之。以證吾確在清醒之時。嗚乎。吾方以爲來室中者僅爲嗡嗡之蜂嚙人之鼠及猙獰之惡鬼。

乃不圖竟有此麗人翩翩來也汝何姓其告吾吾哀提爾曰吾姓哈格蕾夫與蘭音夫人同居者頃因阿娜得忽不告而去吾意其或來此故來一詢斯威夫曰尋吾主乎汝與吾主殆爲……哀提爾頰煩疾言曰否否吾爲密司忒蘭音之戚畹吾與其母來此看護其疾者斯威夫曰吾言實冒昧哀提爾詰之曰幸勿多言究竟渠曾否至此曰否嘻汝盈盈妙目似含有無限之苦惱我雖旁人亦雅爲汝憐脫汝欲尋阿娜得則查洛克君處或有其足跡但斯時已夜途中頗荒寂姑娘似不宜踽踽獨行哀提爾曰承君關照感甚然吾必立往探之時乎不可失也斯威夫曰是安可往汝宜稍留於此且吾獨居此心中殊惴惴吾每一回顧見架上陳列之儀器瓶罐一若向吾猙獰作冷笑者噫可畏哉可畏哉汝幸勿去言時聲腔悲傷似欲泣然其狀又若沈醉者然哀提爾不之顧率然反身出頻頻廻顧蓋恐斯威夫隨其後也既見其影閃閃於窗帘上復聞其高歌之聲知其仍在室中方泰然前行既至查洛克之園中四矚竟無一人影數幢空屋枯寂類荒塚彼既無有得方擬返身去仰視樓上之一窗忽明阿娜得豈在室中燃燈乎哀提乃按門鈴少頃門闢見查洛克持一燭出慘淡之燭光映射於哀提爾之面查洛克愕然曰密司哈格蕾夫何深夜至此哀提爾曰吾貪夜擾君實歉甚然實出於不得已查洛克曰果爲何事吾能助姑娘者必爲姑娘助哀提爾曰仍爲阿娜得耳因告以失蹤之情形及事前之談話復凄然曰試驗室吾已往尋無着而醉熊熊斯威夫其可怖之形容僅增我幾許悚懼據斯威夫言彼或在君之園中吾方冀其來此不

意又負此行然及君之樓窗何遽露燈光意者阿娜得蜷伏君之樓上君猶不知也吾乃按鈴吾意君必肯助吾尋之查洛克曰然然姑娘其少待容吾取外衣來雖然吾樓上久無人之蹤跡阿娜得決不在上也

查洛克既出曰姑娘非云阿娜得欲晤密司忒格萊乎彼或已潛然往其遊艇吾輩不妨往尋之於是相率至海濱哀提爾立於岸次待查洛克返移時見其與格萊同來而所欲尋之阿娜得仍杳如黃鶴格萊曰密司哈格蕾夫吾雅爲姑娘悲姑娘黑夜獨行胆亦壯哉哀提爾曰以吾私家之事夜半擾君吾心滋歉格萊曰是安用謙詞爲查洛克君頃以此事告吾吾輩當竭力爲姑娘尋之查洛克曰然則此時仍返吾廬乎格萊曰無地址尋人殊不易莫若預定探尋之手續於是復回既入查洛克之宅渠乃倩哀提爾入內少坐已與格萊則巡視園中哀提爾曰吾殊不耐獨居空屋甯從君行查洛克決然曰是安可者姑娘其聽吾言暫入室吾輩亦不他去僅在園中且俄頃即至哀提爾笑曰君既爲吾助吾安能不從君言查洛克不之答行至一櫃前取燭奴二各然以一燭置於桌室中僅有一椅查洛克讓哀提爾坐曰姑娘少安毋燥吾輩頃即至彼等既去哀提爾靜坐於椅上未幾復步至門前而啓之時四壁寂然哀提爾肺葉震盪之聲亦自能辨之而二三小鼠跳躍室中時時作聲已而復聞有一奇異聲若有一人行於樓

上之地板者而樓上之室門似亦呀然而闢哀提爾聞聲怖甚不能自制幾欲失聲而呼復細辨之則明有一人焉彼乃鼓其勇氣持桌上之燭奴闥步入室見一人方自沿梯而下樓哀提爾不禁失自知之感覺而微嘯此人雖立於黑暗中其目閃閃作光哀提爾見其人直向己行了不畏避且其人之巨手已置於己之肩上其人沙聲曰勿聲汝欲敗吾事乎哀提爾誰引汝至此者哀提爾聞其呼己名乃舉首觀之噫非他人即所尋之阿娜得蘭音也其手中持有一物狀似木梃乃詰之曰汝在此何爲阿娜得低聲曰無所事且無關於汝脫汝高聲呼彼二人回者則汝之餘生將復無快樂之希望吾之來此並非爲竟取查洛克夫人之珠寶者哀提爾聞之大愕曰然則汝殆一盜乎阿娜得仍沙聲曰否吾非爲珠寶來蓋別有所爲即法蘭西女婢所藏之信札嗚乎彼狡猾而多僞吾愧不自知幾爲其所弄今事已如此吾殆若何余又將何所云哉汝脫洩露今夕之事吾必立扼汝喉言時面作猙獰之狀哀提爾不知何對但覺眼前危險實有不可思議者乃反身疾步奔入園中經草地向日晷儀行復高聲呼援并聞阿娜得急追之步聲已得得而至渠既奔至池旁而阿娜得已近其身乃握哀提爾之臂引而置諸草地之側曰嗟乎哀提爾脫汝寶貴汝之生命者即當速離此是地之危險吾亦不能詳以見告速去速去哀提爾聞言茫然但有驚呼格萊等已聞呼聲而至阿娜得見之狀態大異立釋哀提爾之臂向室奔去口中仍喃喃道信札日記不已格萊等既近哀提爾曰君輩見之否查洛克曰然吾見之彼已入室去其狀似癲

哀即違之格吾得娘安之死阿矣
吾輩可導姑娘入內稍憩此地殊非姑娘所宜駐足也

第三十七章

娜得雖去而其猛烈之握力奇異之狀態顧猶深印於哀提爾之腦中味其所云此園中一若爲人生之關鍵者哀提爾受此打擊幾暈查洛克之所云亦模糊莫聞已而稍清醒顧查洛克曰可畏哉今夕事吾實懵然莫知君輩曾見之否言時聲顫而目含將墜之淚查洛克亦露狐疑之容而格萊之態度閒如昔似不以此爲異者曰吾見之然欲詳晰其底蘊則今尚非其時頃查洛克君之所云園中無姑立足地誠然姑娘其速返尊居語含催促之意而哀提爾若不之聞復曰是安能者吾來此爲尋阿娜耳既得其蹤又安能舍之而獨返姑毋知之不將斥吾爲癲乎格萊曰雖然吾之所云實有利於姑娘倩查洛克君送姑娘歸吾與阿娜得將接踵而至一小時內吾輩可復晤於尊居矣哀提爾復不允顧萊執不可哀提爾返身向查洛克曰吾今所處之地位不啻在五里霧中似此重重之黑幕將何以揭使人明其內容耶查洛克君脫吾倩君伴吾歸君亦厭乎查洛克曰否是何言吾良願爲之姑娘格萊君之所云蓋實有利於姑娘也格萊曰姑娘行近海濱時請囑吾友塘薩速來此不必告以可明吾意矣然後吾輩將同伴阿娜得返於是哀提爾與查洛克默然去既達海岸乃爲格萊喚薩塘提爾且行且向查洛克曰吾殊信君誠實之良人君可告吾以此事乎格萊君何以不任阿娜得與吾

同歸而使之羈留於空寂之室中查洛克曰吾不能告汝蓋吾實不知之然格萊君既作是言必有所謂也哀提爾曰君園中究有何危險查洛克曰是實不可思議吾妻吾婢相繼暴死於園個中消息實有可疑而今夕阿娜得怪誕之行爲一若與此有關者此吾個人之私見也哀提爾怯然曰確耶查洛克曰乃吾一已之見然謂阿娜得爲正直無僞之人則吾亦莫敢信綜之水落石出之期不久即可表現矣彼輩復默然前行及抵蘭音夫人之別業見門洞啓蘭音夫人方立於室中爲狀極苦以厲聲詰哀提爾曰斯何意汝何往查洛克君又何爲與汝偕來哀提爾訥然曰吾實悲吾小寐片時及覺而已失阿娜得之所在此實吾疎忽之罪蘭音夫人曰疎忽耶此二字豈足蔽汝之辜嗟嗟吾實無一可靠之助手汝何往查洛克冷然進言曰夫人勿燥令子已尋得頃即歸夫人毋怒爲也查洛克所言極簡單面帶諷意蘭音夫人乃斂其怒容曰吾酣眠至頃間方覺遂至吾子之室見室內闃無一人吾乃大愕哀提爾曰實余之咎吾續前言姑毋聽之吾既知阿娜得他去吾立至其試驗室尋之亦無其蹤跡斯威夫謂其或至查洛克君處吾乃復往至則果在格萊君即將偕之至矣蘭音夫人遽笑曰既知其所在則吾心亦少寧貼吾可愛之哀提爾汝面色蒼白似疲極曷入室客臥查洛克君亦可在此待吾兒歸於是哀提爾與查洛克握手後即登樓蘭音夫人復挽查洛克至休息室形容乃大變面露狐疑之容而帶悲傷之意曰君乎請告我以今夕之事懇君坦白向吾言之幸勿諱言天乎吾昔以吾兒乃一佳子弟吾誤矣吾誤矣渠固不爲

娛樂老人之心計而曰使老人處憂患中吾思渠必負重債而不敢告吾恐遭斥責然乎否乎查洛克笑曰否否悉非也吾意其猶不止於此蘭音夫人曰然則爲何查洛克曰吾亦不甚能詳也

格萊安然坐於草地旁以待塘薩是地爲出入必經之孔道無慮阿娜得之他去者繼而見一室中燈光明亮則阿娜得猶在室無疑矣移時格萊見塘薩至微呼之渠潛然至其旁曰君召吾何爲室中何以有燈光格萊答曰眞正之實情破曉前或能揭開此黑幕矣今但以吾所知者告君塘薩曰吾殊樂聞之乃傾耳而聽既畢復詢曰室中果爲誰格萊曰吾一道其名君必大愕是人即阿娜得也塘薩不禁長吁曰然乎渠何以至此格萊曰以吾理想阿娜得雖爲富人子顧其個人之進欵則有限其母蘭音夫人持家不得不別籌計畫乃僞授愛情于巴喀之姊哈唐司結歡哈唐司者利其得隙可竊取查洛克夫人之珠寶耳至渠之與查洛克夫人亦非眞有相愛之心不過仍由珠寶上發生其慾念其交接之時期必在既識哈唐司之後及查洛克夫婦感情大惡阿娜得乃不惜犧牲一切爲之助者仍爲珠寶耳綜之全部事之主動力珠寶而已然則珠寶今又安在蓋已藏于一極安全之地塘薩曰然則君知之乎格萊作奇異之答語曰吾不知之然吾料其儲藏之地實妥貼無慮雖不秘密而難尋即君手亦易觸之而其安全也

則不啻皇家之金庫今若有人觸及其所藏之珠寶必立斃君以吾言爲幻否阿娜得今夕至此或仍爲珠寶耳言時聲顫若含有恐懼之意者塘薩曰此儲藏之地誰其知之格萊曰僅阿娜得耳巴喀或亦知之蓋彼曾得其姊之函告吾今亟欲研究者即阿娜得何以欲死哈唐司以滅口塘薩曰君謂阿娜得格萊曰否吾無所謂吾輩可登樓一窺阿娜得之行動曠吾忘告君一事吾嘗在哈唐司臥室內檢得一像片是爲吾發現中最重要之物吾今授君觀之于是自袋中取出復燃一火柴彼之意殆欲塘薩辨認已所不識之人者然渠亦不之知復相率登樓屋中漆黑莫辨五指摸索前行既達其室屏息潛立門前窺之見阿娜得方踱蹀室中頻頻敲室之鑲板以一尺度量其距離口喃喃語然莫能辨約閱十五分鐘聞其作吃吃之笑聲一若似有得者復見其以尺撥去一鑲板板格格作響鑲板後有一巨穴滿儲信札阿娜得悉攫而置之于袋面露得意之容似已達美滿之目的者乃返身出格萊等亟避之彼手持一燭而去塘薩曰今將若何格萊曰尾之行況吾曾允送彼歸者噫阿娜得非患腦病耶然則今日之所爲亦無所感覺耶塘薩曰吾亦同君行否格萊曰否君可返艇待吾佳音吾尋亦歸矣塘薩欣然曰祝君大安吾靜待好消息于是格萊追隨阿娜得後遙衛之歸

格萊既送阿娜得抵家面復出時東方已作魚肚色渠佇偬終宵雖其所謀未完全告厥成而其大概情

形。固能明白特腦力肢體已疲憊莫能支行。乃勉力至阿娜得之海濱試驗室。見室內黯無燈光。雙門緊閉。其所欲晤之斯威夫。似已他去。渠乃徘徊道上。以待破曉。時六街猶靜。冷清清地。迤邐達一魚市。見有二三逆旅。其甬道上之燈光。咸搖曳作慘淡色。移時大地上悉被熹微之日光。店舖之門。亦漸啓。酒館中亦燃爐作晨餐。格萊覺飢腸轆轤。蓋不進飲食已歷六七小時。瞥見一店中之長桌上。置有纍纍之夾肉麵包。乃步入嘱侍者以二三枚進。復飲一小盂之麥酒。及蘇打。既畢。信步至一小室。室爲舊製。窗胥閉而未啓。室內亦未然。燈其黑若夜是以自前觀之。室內所有。漠無一見。然自暗室而外窺。則客堂中事事物物。靡不瞭然。格萊然雪茄坐于此黑室內。初意畧養心甯神而已。乃不圖竟得一重要之聞見也。閱時未幾。一人蹣跚入。格萊觀之。乃巴喀也。此流人物。插足于酒肆。固爲尋常事。不足惹起人之注視。特察其意似非屬于酒者。時客堂中有一侍者。渠向之喃喃數語。復頻頻觀其時計。似頗不耐。約歷半小時而斯威夫至。巴喀向之作怒容。一若怪其遲遲而至。是以足徵彼輩必有所預約矣。斯威夫面色蒼白。雙眸露奇異不定之目光。沙聲曰。君飲勃蘭地乎。吾作東道主可矣。巴喀斜首怒視之曰。今日何日。豈飲酒時乎。斯威夫若不之聞。頻呼曰。酒來。酒來。侍者既取酒至。即去。斯威夫立傾此黃色之佳釀。狂飲之。喉間囫囵作聲。既盡數盞。乃曰。今可作長談矣。君何需乎。君畢生未作一惡事耶。君向阿娜得屢屢要求。亦可謂足矣。但吾亦何助于君。

格萊旁聽此斷續之數語不禁大愕知其必有所談論于是乃注意其舉動見彼二人語忽戛然止出客堂至另一室內似畏人聞知者格萊亦潛隨之入與其密接之一室竊聽其所云

巴喀曰吾之所亟欲知者即此事佈置之法君幸勿佯作痴聾珠寶所藏之地君必知之斯威夫曰君誤會矣凡有關于珠寶者吾悉不知之且珠寶二字今聞君言吾方知之巴喀沉吟有頃曰嗟乎君以小智實自害也今君既堅謂不知吾亦不窮問君與阿娜得悉爲科學家脫君不嗜杯中物而阿娜得不放肆無度則早崛起于歐羅巴大陸君知吾邀君來此非常會也實有有所諮詢于君所詢者何一單獨之問題而有關于君所研究之科學則君又安能以不知答覆無線電氣及其裝設之理究何若斯威夫忽作銳聲曰君言何指巴喀作鄙夷之笑曰此即吾所欲詢君者雖吾無電學之經驗然亦非門外漢今既有無線電報及無線電話安得乏無線之電氣乎譬若君設五百弗打之電池于頃間侍者所發出之電氣脫吾輩在此室內觸之能免一死否斯威夫訥然似有所云而又難啓其齒者巴喀復曰果觸之者作何景況斯威夫沙聲曰觸之者必麻醉死但必立于……至此忽止其下數語似不能道出者巴喀作獰笑曰君即不言吾亦知之脫有人衣濕衣或立于濕地觸之必立斃然耶斯威夫曰然巴喀曰然則君輩曾假力于此種之電氣乎

格萊聽彼輩之談話。其語意中似含有無窮之意味。乃靜心傾耳以聽。巴喀復曰。嗚呼。脫吾早年能精心科學。則今日必有所成。然吾亦嘗研究電學者。自馬科尼發明無線電報而無線電話之發明家亦相繼起。屢時吾對于無線電氣。即欲有所表明。屢經試驗。罔不失敗。吾意謂依馬科尼發明電學之原理。即電燈不用線亦未爲不可。君然吾說乎。斯威夫曰。吾不知之。巴喀曰。固哉君也。吾頃所云。無線電氣與吾姊之暴死實負有直接之關係。然乎。斯威夫聞之。驟露驚愕之狀。巴喀復曰。今君果秘而弗言。則吾二人莫望握手相別。無線電氣之理。阿娜得究有所發明否。君可授吾以簡單之答覆。斯威夫以指敲玻璃之酒鐘。不答。久之。方遲遲曰。吾輩即有所發現。亦何勞君下問。發明科學。非榮幸之事乎。巴喀曰。然則果有所發明矣。斯威夫曰。電氣之事。吾一無所知。即或有所發明。亦屬之阿娜得而非我也。蓋吾與阿娜得相較。則吾之學術不啻猶在幼稚之時代。故余僅能爲其助手剏渠平日之所爲。向主極端之秘密。而不我告者。今君既瑣瑣下詢。可以吾之所知者告君。君試驗室中有一機器。但阿娜得試驗之事告成。則已毀之。巴喀作不豫之笑容曰。特恐此爲託詞耳。今姑作是說。機器于何時毀之。斯威夫曰。似已歷多日。吾不復能記憶。巴喀曰。機器非毀于吾姊暴死之次日乎。斯威夫曰。然則阿娜得告君矣。巴喀曰。否。吾亟願詳以此事之全部告我。俾明眞相。吾以愛君故。有一事君亟宜注意者。查洛克夫人及吾姊之死。世人咸以阿娜得爲最有關係之人。君爲阿娜得之助手。亦不能脫却干係。君果無與其謀。何必强爲阿娜得掩飾徇隱

是不啻自陷于罪須知最後之法律解決於君殊不利也斯威夫長吁而起仄亓室中有頃復疾步出而他去蓋其中心忐忑情狀殊張皇也顧巴喀則面有得色一若已揭斯威夫之隱衷者然

第四十一章

當格萊迭阿娜得歸時亦未明言其所遇僅告蘭音夫人曰吾見其方徜徉于查洛克君園中乃衛之歸是以蘭音夫人心滋慰終夜伴阿娜得未片刻離阿娜得則迷迷而睡一似困倦不可支者直至天明方覺而昨宵之事似已不留片影于腦蒂哀提爾緩步入蘭音夫人向之溫然而笑低聲曰汝來良佳汝且在此看護之我將暫息哀提爾曰然阿兄今日稍愈否蘭音夫人搖首作愁容曰未也神經紊亂且較前益甚矣嗟乎哀提爾吾輩久居此似不相宜吾輩聞其病耗早率之歸底俄洲居以安靜之宅加以謹愼之調攝當可早愈且無昨夕之事發生我今無他術惟日禱上帝期其早復記憶力脫非然者來日方長不知又作何變狀吾念及此中心殊惴惴也哀提爾聞之不答蓋其恐懼之心猶甚於蘭音夫人昨宵之事固猶歷歷在目憶彼貪夜竊入人室作暗昧之舉動則其用意果安在豈欲中傷于查洛克乎彼之所爲實近一犯罪之人欲滅種種之證據者然思及此驚悸欲遁

爾時阿娜得已醒方坐于一有背之椅雙目炯炯注視火爐不稍瞬哀提爾溫然問之曰今日稍愈否阿娜得怒目相向曰吾病愈否何關于汝吾今晨起憶得許多事爲吾所亟欲實行者吾思之……嗚乎

吾思之令人悶甚其聲腔頗悲梗復起立負手躞蹀室中哀提爾見其緊鎖雙目汗珠粒粒滿其額周身亦顫動知別有所舉動哀提爾曰汝必暫除憂慮從事靜攝病可日痊似此日處愁城則病安有起色矧汝所慮者未必有重大之關係者耶阿娜得曰汝安知之須知此事實可怖言至此遽止復行至哀提爾前握其手曰吾之感想若負有殺人之罪者又若既殺其人而復匿其遺骸者嗟乎可畏哉吾再爲汝詳言之譬有一婦人暴死于一靜寂之地而害之者亦未匿其尸彼之意俟天明後擲之于深池則既不慮爲人發覺亦無形迹之可尋然至翌晨其人竟忘之矣……汝勿以吾言爲妄哀提爾聞其言莫明所謂曰汝何爲作是幻想吾願汝善自珍重阿娜得不答復坐于椅力揮哀提爾使之去渠乃伸手入襯衣之袋取出一束之信札而以繩牢縛之其目遽露奇異之光一若此束信札具有極大之刺激力者哀提爾曰君病體何必碌碌乃爾君許我爲君助力否阿娜得沙聲曰去休去休吾宜靜居于此已而目光又注視信札自語曰噫吾何由得是物且自何地得之耶吾意似久已銷滅之何仍在耶又廻視哀提爾曰吾囑汝他去汝何爲猶立于此汝其速去哀提爾不得已乃去其門闢而未闔彼乃至與此相向之一室遙遙相對阿娜得之所爲所言固可得而見之聞之也此時哀提爾思潮起伏自語曰阿娜得果癲乎其談語似又非瘋人之口吻顧其狀似爲悔恨恐懼憂慮三者所聚合驅而致於神經紊亂之境也嗟夫阿娜得作何罪惡至於如此耶乃復至阿娜得門次窺之見其復酣臥樓上其所縛之信札已散亂於地哀提

爾乃潛然入室檢視之哀提爾匆匆下樓面容慘淡雙目微啓一若避猛烈之光線者亟取冠衣外衣匆匆取道至查洛克之邸

第四十二章

格萊既由酒館歸艇見塘薩已興危坐艙中方吸一氣味强烈之雪茄見格萊入欣然起立一若知格萊曾得有重要之消息者曰天已明矣君歸胡晏吾昨曾待君至夜深吾知君遲遲不返必有所探得吾殊盼君之詳以告我也格萊笑曰斯實奇遇蓋吾曾得聽巴喀與斯威夫之談話約歷一小時之久塘薩曰君必授吾一二之綱領然以吾思之彼輩殆約會于一公何所云耶格萊曰殊關緊要君試猜之塘薩曰君必授地乎格萊曰然在一舊式之酒館先是巴喀至其神情似非因沽酒而至者未幾斯威夫果至渠輩之所云君能一設擬之歟塘薩沉吟有頃曰殆論阿娜得蘭音乎格萊曰然試趣言之塘薩復曰彼輩所云有關于電氣乎格萊曰奇哉君也君言誠確顧巴喀雖再三詰問而斯威夫悉作渺茫之答覆吾細味其所言阿娜得似曾實驗一種電氣者塘薩接言曰無線電氣乎格萊曰然據斯威夫云試驗之機器得已毀之其毀之之日渠不能確憶而巴喀力謂乃毀于哈唐司女婢之尸發現之次日者以吾思之此實爲一重要之點其後巴喀復謂斯威夫與其姊之死有關斯威夫乃大不安呼嘯而去吾復聞巴喀低聲曰此次再晤之必爲吾告矣但彼輩第二次晤面之時間及地點吾則不之知又安得再與之相值吾

輩盡于今夕往訪斯威夫先探其究竟彼每晚八至十小時必在試驗室吾脫往必可晤之塘薩曰善格萊曰碌碌終宵未一交睫疲倦極矣吾將小寐一二小時大地如黑丸天已云暮而海濱林立之店舖仍光耀如白晝蓋已萬家燈光矣塘薩格萊既畢晚餐復力吸雪茄遙見阿娜得之試驗室依然矗立于黑幕中室窗至明亮預知斯威夫必在室中塘薩起立擲殘菸于海曰曷興乎格萊曰君其命水手將艇開至與試驗室相對之處幷須擇寡言之水手二以待吾歸吾且欲携一瓶哥羅方水也塘薩已知其用意故不之問乃囑水手移艇至指定之處彼二人乃徒步向試驗室聞斯威夫信口歌無腔之曲既入門覺空氣熏蒸殊甚及達廻廊廊中復濃烟四布並聞斯威夫高呼曰火起矣火起矣格萊曰伊其癲耶乃疾至其所在之室見地板上有一堆著火物渠繞之而跳躍若不之覺者塘薩疾向前撲滅其火焰格萊復在室隅尋得水一桶澆其餘燼盡闢其窗牖空氣方得流通而斯威夫若不屬意於格萊等者仍繞灰燼且跳且歌曰吾今盡焚此屋兮汝可安靖無憂兮焚兮焚兮其速焚兮塘薩顧格萊曰此人似得神經病矣可携之歸艇速爲治療脫吾……言至此門忽闢見巴喀跿踉入既見格萊等回身欲遯格萊力追之已而追及二人互扭抱巴喀力巨將兎脫忽覺一浸透之手帕緊按其鼻觀遂迷惑而仆蓋格萊預備哥羅方水之功也時斯威夫仍且跳且歌之弗已格萊語塘薩曰吾輩各負一人歸急治其病則查洛克夫人之珠寶吾輩當可着手探尋矣

第四十三章

塘薩挾二人歸艇斯威夫于途中仍狂歌如故幸地處僻壤且値深夜注意彼等者甚少既登艇塘薩即以和合之藥水飲斯威夫未幾斯威夫面色漸鎭定呼吸亦不急遽沈沈入睡鄉矣塘薩乃移彼於榻上顧格萊曰彼之一眠吾意其必歷八小時或竟十小時也

斯威夫安置既妥塘薩召一水手問曰巴喀已醒未水手曰醒久已吾意君必待彼也水手去移時即引巴喀入艙彼步履蹣跚其傲慢粗率之容如故塘薩嚴闔艙門更下鍵巴喀作怒聲曰斯何爲耶君即欲召我來亦當彬然有禮何率然以此種舉動相待塘薩冷然曰脫非是者君願至吾艇乎查洛克夫人珠寶之失落君實爲有關係之一人君今將成爲罪人矣以吾之所知脫以一二告諸警察君立爲階下囚而君畢生之幸福從此斷絕吾忠告君其少安毋燥君昨夕來阿娜得之試驗室果何爲其明以告我吾喋喋詢君非欲陷君于罪蓋欲借君之口探得此事之詳情吾既得之則或可以脫君於罪吾實願爲君之良友也

第四十四章

巴喀神色沮喪折其腰俯其首斂其傲慢之容失其猙獰之笑面作青白色目光似露恐懼之狀沙聲曰君所云者吾一無所知嗟夫吾命運何蹇聆君所云直以惡徒視我矣然吾殊不能自認也塘薩曰君雖

隱不吾告吾則不妨告君君其傾耳聽之君姊受雇于查洛克夫人已歷二載此君嘗告吾者君姊一科學之賊所蠱惑乃相與授受愛情賊爲何人吾亦無庸諱言即阿娜得蘭音也但阿娜得之意非果愛君姊也蓋欲假其手以竊取查洛克夫人之珠寶渠何以動此念則爲其負有重債用費無着亦不敢告其母不得已乃出此下策愚哉君姊竟爲其所惑乃竊女主之珠寶藏諸一秘密之地知此地者舍君姊外僅阿娜得而已其後阿娜得復以間接莫若直接遂佯爲結好查洛克夫人而君姊嫉妒之心乃大熾于是以此秘密之地函告於其親愛之弟其弟即君也特其中之詳情君姊亦不盡知繼而君姊因妒而恨遂欲再竊此珠寶不與阿娜得而歸已有于是當第二次竊取之時不幸猝遭死神而斃吾初聞此消息即覺其內容頗複雜吾乃與吾友格萊多方偵探今所得之証據極多至于查洛克夫人之死是否與君姊遭同一之死神則今尚難言巴喀君汝之來此非注意所儲藏之珠寶歟珠寶之所在吾輩亦知之不久吾輩之手即可加諸珠寶之上但君雖知之實可知而不可及脫君不信吾言昧然行之則君之暴死又將發現于查洛克之園矣

巴喀聞塘薩既畢其詞乃曰嗟夫君知之何夥吾亦不得不告君矣吾姊以函授吾詳言阿娜得之事并囑吾速來爲之助及吾聞阿姊暴亡吾不啻受一大打擊當時吾對于其死固無毫末之疑蓋吾姊曾有腦炎病吾意其或因此而亡者繼而吾方有所疑于阿娜得第吾輩相識已久吾素知其無僞豈因處境

不同而性質亦爲之轉移乎吾一再思量吾姊之爲遇害也決然無疑然渺無形迹之可尋然則若何而致其死乎但吾認定阿娜得爲死我姊之有關係之人則至今未嘗去諸懷也格萊接言曰君何以擊阿娜得巴喀曰君亦不知此耶吾原不欲創彼奈彼欠吾資不償且先毆我吾怒甚擊之此當時之實況也吾言罄于是矣吾不圖人以嫌疑犯目我也

塘薩起立闢艙門曰哈唐司授君之信吾雅欲一觀吾料信中之所述必有關于祕密之地者明晚君可來吾艇巴喀乃允之而去格萊於其去後顧塘薩曰狡哉巴喀脫非君之利口彼必始終不承也塘薩曰然吾意查洛克夫人亦爲人所害者格萊曰此恐誤矣哈唐司或爲人所害查洛克夫人則恐于無意間墜入陷阱未必爲害人者所欲殺之人吾意此事明日當可大白雖然事白之日死者當感激吾人之爲其伸冤蘭音夫人之晚景未免可憐耳塘薩曰然時一水手入白曰查洛克君欲晤格萊君云有要事相告言既即去少頃查洛克入面容憔悴塘薩曰果何事查洛克沙聲曰又發生一可怖之事阿娜得由其臥室之窗自墜于地刻雖未死亦將殆矣尤奇者彼爾時頻頻念格萊君不已也

第四十五章

格萊詰之曰君何由知之查洛克曰吾聞諸密司哈格蕾夫斯事之發生在天將明前塘薩曰豈天將破

曉乎查洛克曰然約在午前五句鐘哀提爾告吾曰昨午後伊至阿娜得之臥室見其酣眠樓上其所縛之信札已散亂于地上伊乃檢起觀之嗚乎不禁驚駭欲絕矣此信札伊已授吾君欲一讀之乎格萊曰吾雖不讀之顧能逆料其所載信札必爲阿娜得之手筆而寄與已死女婢哈唐司者阿娜得之復得此緘札也必在哀提爾探尋其蹤跡之夕噫是夕吾曾囑君件哀提爾歸君故不知之查洛克曰是信札關係至大邇來發生種種奇異之事可由此得一線之光明矣哀提爾既得此信札乃携之至吾處授吾觀之吾亟欲拯其姑母免其悲傷故力囑其秘勿宣佈渠不允之彼在吾室稍憩即歸一二小時後阿娜得失此隱謀之關鍵似有所知乃力向哀提爾窮詰之彼初則謹守吾言不之告繼則乃略露其情形阿娜得神色忽大異從榻上亟起然雪茄狂吸凭臥室之窗外矚一不措意間彼忽踴身躍出下墜于石道上哀提爾疾呼人畀之歸室立召醫士至據云傷頗重恐不治然而阿娜得經此一跌似復其記憶力者蓋其對哀提爾所云自身之舉動决不類瘋癲之人也

查洛克言畢格萊塘薩相對無語有頃格萊曰事殊怪誕然阿娜得既頻道吾名吾將往晤之查洛克曰善吾今先歸矣此時斯威夫亦醒矣格萊見斯威夫面作慘白色倚枕强進飲食格萊坐于榻沿曰君毋懼吾所需于君者在君授吾少許之消息吾與塘薩君皆君之良友斯威夫曰嗟夫吾今一覺醒來吾良心上之知覺似亦隨之而清醒吾亦不復爲惡人終秘其計劃矣格萊欣然曰信如是則甚善但以君贏

弱之身吾亦不忍多所煩瀆吾請以簡單之語相問
格萊曰阿娜得曾否實用無線電氣斯威夫頷首格萊復曰其傳電之總機關果何在君雖不與其事然未有不知者斯威夫默然不答自榻起取其衣自袋中取出一圖稿珍重授之格萊格萊觀既作笑容渠亦不之理復登榻闔目若已入夢格萊乃出艙至甲板上見塘薩方坐於此乃曰事諧矣吾必得橡皮之靴手套及席則吾輩即可從事矣
格萊塘薩携圖至阿娜得試驗室在其附近地方俯身審察地面上之形迹既達一處乃揭去一石塊其下有一鐵格亦去之格萊跪於橡皮之席上復着橡皮手套自鐵格下取出一二轉捩之器復割斷通入室內之綫亦不作一語事畢乃直趨查洛克之園至池畔復御橡皮手套及橡皮靴躍入池中至日晷儀旁去其上覆之石一精美之小盒出現矣格萊取出之作得意聲曰在是矣在是矣此即查洛克夫人之珠寶也亦即此一重公案之主動物也

第四十六章

於是塘薩啓小盒之蓋去其所覆之木棉種種珠寶悉顯露於外受日光之映射咸閃閃作異彩是中以鑽石爲多光芒四射耀人眼簾戒指有之頸飾有之塘薩率能辨其價值綜計之不下一萬鎊塘薩曰吾輩所探尋者今得之矣烏乎此誠一泓禍水之源也

格萊曰吾輩既得之可歸艇吾恐阿娜得或以書召我矣吾必立造其廬伊必有以告我於是復安置移開之石於儀上塘薩曰吾昔日謂哈唐司之死必遭新發明之凶器其後吾仔細研究亦疑有關於電學顧我於此種專門學尚無經驗是以力挽君行格萊曰當吾輩初次探察哈唐司暴死之地點君非告我謂其衣上略有焦迹乎舍此則別無形迹矣尋吾拾得橡皮手套上之一指吾知用此者率多電學中人以畫家之園中發現有此物固足惹起人之注意嗣後吾復檢得一段銅絲及小塊橡皮等於是吾疑爲電學中人之所爲其心更決逆料是必有人以電氣傳諸池水中哈唐司不之知觸之遂立斃而撲入池中是以其額上略有傷痕然以清晨人方酣臥而彼何以至園中伸手入池亦一疑點吾復得查洛克之允許得入其女婢之臥室乃由壁爐中得一撕裂之象片片印二人影一爲阿娜得蘭音一則不識人之果爲誰今猶茫然或者無關於此案夫以哈唐司既得阿娜得之照片復從而毀裂之則其有憤怒於彼也無疑繼復在火爐中尋得燒殘之信札上有愼之日晷儀二語此信中之所載必含有關於日晷儀之秘密吾研究茲點閱一二日直至某夕吾潛隨巴喀入查洛克之園見其手爲池水所灼傷口喃喃不已險哉幸是夕天晴草燥而不濕否則亦將追隨其姊矣是以吾通盤打算此事有關於電學也固確鑿無疑然傳達電氣之總機關必相距不遠阿娜得非電學家乎既爲哈唐司所怒恨之人附近復有其試驗室吾所以疑阿娜得者即此理由但哈唐司何以忽怒阿娜得而阿娜得又何以欲死哈唐司雖負有連

帶關係然不可不分作兩層觀之其第一層之原因君曾對巴喀詳言之無庸吾再喋喋要由嫉妒而生其第二者則阿娜得恐哈唐司洩露其隱謀故不惜出此殘酷手段以防之不幸之哈唐司果如其料致觸電以死此無綫電氣之原理及裝設法甚簡單譬若吾闢一穴于池旁以一銅絲由穴穿入水中距離一里之四分之一外復以一種電器埋入地中其總機關所發出之電流不借電綫之傳達可由此種電器而達于池中無綫電報及無綫電話亦即此理今晨斯威夫授我之圖即詳述此者也

第四十七章

塘薩徐徐搖其首曰可畏哉可畏哉聆君高論則阿娜得必爲元凶無疑嗚乎蘭音夫人及密司哈格蕾夫誠大可憐矣格萊曰個中詳情吾輩可勿爲蘭音夫人告阿娜得死期已屆則生前之罪惡當可隨一死以銷滅蘭音夫人既抱傷子之痛脫聞此事則尤重傷其心雖然悠悠之口殊無術以防之也塘薩曰是安用慮吾自有法制之格萊曰吾猶有一理想之事查洛克夫人也實出于至誠觀其爲查洛克夫人不惜犧牲其名譽以爲之助復引導之入其家欲使與其母同居治不幸見屏于母不得已查洛克夫人乃復歸其故夫屆時阿娜得或良心遽動乃告以珠寶之所在而欲歸之忘其所設之陷阱查洛克夫人既歸即欣然往取嗚乎于是又不幸觸電而斃矣君以吾言爲謬乎塘薩曰是或然耳吾輩勿久立于此其歸艇少憩以此珠寶還諸查洛克彼復得此重價

之珠寶則其償可立償其故居亦可保存且欲因此而發生一美滿愉快之事焉格萊曰君言奚指塘薩曰君不見查洛克與哀提爾之情狀乎彼此傾心已久情絲縷縷固早自縛矣格萊目之而笑既歸艇午膳後格萊得阿娜得之急信囑其速往

格萊見阿娜得斜欹枕畔神色大異其脫離世界之關係也甚邇蘭音夫人及哀提爾咸在室及格萊入阿娜得乃囑彼輩暫退語格萊曰君知吾何以倩君來此格萊曰此吾所能逆料者阿娜得曰佳哉君既知之則無庸吾瑣瑣須知吾所有之光陰已有限誠不啻千金一刻也君既有所知盡略以相告格萊曰吾盡知之黑幕之內容無一能隱蔽于吾君何以結好哈唐司君試驗室與查洛克園中池中之關係及君又何以故設陷阱欲致哈唐司于死地吾悉知之纖悉無遺于是乃一一質之於阿娜得阿娜得且聽且頻點首曰誠然誠然惟查洛克夫人實非吾有意欲害之也吾本欲于某夕撤去此傳電之器故囑斯威夫勿他去是事吾擬于夜分行之不幸猶未入夜而查洛克夫人之惡耗已傳來吾自恨靡及嗟乎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當時吾哀悼心悔恨心交戰于中神經乃大紊亂于是亟歸試驗室意欲銷滅此兒器免再殃及無辜嗚乎吾方欲着手實行哈唐司之弟巴喀至矣要求吾與以多金吾囊中之窘君固知之片刻間吾何由得此巨金乃互相力辯因辨而毆吾頭乃觸及火爐角而暈及醒記憶力全失恍惚間雖憶有未了之事顧爲何事則亦莫自知而吾于迷離恍惚間所竊重要之信復爲哀提爾所得

則此中詳情彼必知之顧稔欲求其不言而守秘密也固難矧伊已轉告查洛克乎吾一時靈敏之思想停滯希望之心全失腦髓中悉印決死二字吾乃決意犧牲吾身由窗躍下嗚呼奇哉吾失記憶力也由于一跌而恢復記憶力也亦由于此一跌昔日之所爲今固能一一追憶之嗟嗟吾無因而殺兩人附心自問其何以堪惟一死足以懺悔之耳今日者即吾實行懺悔之日也吾之倩君來者欲有所懇求于君君乎吾之所求者非他即懇君勿以眞相告吾母使吾母聞之吾不孝之罪益重矣

第四十八章

格萊毅然曰可時阿娜得之雙瞳遽發強大之光曰嗚乎格萊君脫能爲我謹守秘密者則我身雖死而靈魂有知固無日不永遠感君也至查洛克及哀提爾憫我老母之傷心亦可秘而不宣也格萊曰嗟夫君勿憂吾必謹守君囑綠之脫君有不測斯事之詳情決不道露一字阿娜得苦笑曰若是則感君無既君乎吾時光有限矣希君他去吾將與吾老母一話別悲夫吾從此與君永別矣言至此梗噎不成聲仰臥于榻闔目而吁

格萊即下樓往告蘭音夫人伊與哀提爾即匆匆登樓未幾哀提爾復下面容慘淡向格萊悲聲曰傷哉阿兄逝矣其念念不忘之信札……格萊曰趣毀之免落痕迹今阿娜得已死慘劇可閉幕但其中之內幕姑娘幸勿道隻字于姑母前伊傷心已極安可再增其悲吾今去矣

格萊既出私慰事已告終乃往尋查洛克見其方徜徉于園彼見格萊入曰君乎吾實不忍捨此屋而他去吾之幸福及希望悉萃于此吾妻死矣吾今後復爲自由之人無爲我累者矣格萊笑曰君與吾同往遊艇塘薩曰有要事白君此事脫成實君之幸福曷去小時塘薩乃以珠寶盒授之查洛克置之于袋曰此珠寶能完璧歸趙者君輩之力也吾安得不感君吾將售之用以償吾夙逋則吾屋可以保存實爲吾最快心之事容雇傭一誠實之婦人爲我操持家政格萊接言曰誤矣以君之年安可不再尋鴛侶至於欲得一良好女郎造成娛快家庭則哈格蕾夫哀提爾即其人也查洛克蹙其眉而口吻間固已露笑容懇切言曰哀提爾乃良善之女郎吾乃粗率而迂拙安可……塘薩曰止止此謙詞殊可不必也以吾之意脫哀提爾能與君偕伉儷實爲其幸塘薩復莞爾曰吾又何庸喋喋格萊君其以雪茄咖啡進查洛克雖默然而眉宇間固已含樂意蓋已默許之矣

一年後塘薩之遊艇復泊於此斯威夫曰吾讀晨報見大畫家查洛克新婚夫婦已度密月歸矣塘薩曰吾輩曷往晤之彼必詫吾輩之來出於意外也於是與格萊登岸徐步至查洛克之前門見屋窗咸啓絲織之窗帘迎風飄盪作蛺蝶舞草地修剪整齊若張綠色天鵝絨之地衣一變昔日枯寂之景況園中景

物咸煦煦有生氣格萊曰異哉樓臺依舊何景況今昔各殊豈以日晷儀移而之他惡魔無藏身之地乎塘薩方欲有所云斗聞一叢矮樹後履聲橐橐繼以格格之笑聲移時見一對玉人並肩携手至既見格萊等乃疾驅向前表其歡迎之意格萊曰此實爲樂土矣查洛克曰昔日之想像今竟成事實復回顧曰吾之債務業已償清噫吾何呶呶道及此耶當謹肅客入一觀吾快樂之家庭也

（完）

名伶與名妓

五彩珂羅版網目版印

寫裳豔影

每冊定價大洋四元

本局搜羅數十年來南北伶人（如譚鑫培楊小樓梅蘭芳賈碧雲俞振庭宇青瑞馮子和侯俊山等）及女伶（如劉菊仙鮮靈芝劉喜奎恩曉峰賈玉文王克琴翁梅倩林慧玉等）以及最近之新劇家（如陸子美汪優游凌憐影歐陽予倩鄭鶚鳴等）眞影擇其名尤噪者得數百幅製成珂羅版網目版精印成冊其中五彩套印數十幅美麗絕倫尤爲外間所不易經見凡有周郎癖好者當必先覩爲快也洋裝金字布面

彩色網目版印

豔簌花影

每冊定價大洋三元五角

此冊係搜集全國名妓及女優小影都凡數百餘片北京如蘇寶寶賽金花等天津如王克琴楊翠喜等南京如小五子薛文仙等杭州如江山船上諸妓蘇州如李雙珠湘妃閣等上海如文桂香胡四寶等其餘漢口江西九江鎮江揚州奉天山東保定烟台河南山西陝西安慶蕪湖回部福建廣東等處無不齊全以彩色印出極爲精美洋裝金字布面

彩色網目版印

海上驚鴻影

每冊定價大洋三元

上海爲中國最繁盛之區商賈輻輳秦樓楚館於茲爲盛個中佳麗正不乏人此冊徵集三十年來名妓及現在最時髦之倌人照片擇其艷名尤噪者如四大金剛後補金剛花元春趙香玉韓翠蘋賽金花醉春閣等都凡五百餘人製版精印成冊誠美術界之大觀也洋裝金字布面

五彩珂羅版網目版印

新驚鴻影

每冊定價大洋三元

民國三年時報十周年大紀念有贈送新驚鴻影之舉查是冊乃搜集京滬暨各省最近最新之美人都凡數百名用彩色銅版精印其中五彩玻璃版套印二幅五彩石印水彩畫時裝美女封面艷麗絕倫尤爲美術界印刷界空前未有之傑構因託本局代爲製版印刷以是冊贈送于閱報諸君究未能普及殊爲憾事特商諸時報館允許本局多印千餘冊單行發售以供美術家之取求

(上)(海)(各)(省)(有)(正)(書)(局)(精)(印)(發)(行)

古文四象

四冊　八角

自桐城姚惜抱氏以陰陽論文獨闢千古不傳之秘至曾文正公因而推之而言益奇剖析益精於是有古文四象之作陽分太陽少陽陰分太陰少陰又於四類中各析爲二類則由四而八焉太陽論文之氣勢曰噴薄之勢曰跌宕之勢少陽論文之趣味曰諧詭之趣曰閒適之趣太陰論文之識度曰宏括之度曰含蓄之度少陰論文之情韻曰沈雄之韻曰悽惻之韻易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本此義而審定二千年之作以爲某篇屬太陽某篇屬少陰此則前古所無信乎能擴充姚氏之學而大之者也獨惜公之全集出而此書未經鐫行世祇知其目次而已本局刊印斯編欲使前人精偉之作光於天下誠一奇觀也又加之注釋以便初學並萃集各家論文之語逐次錄入頗稱詳悉圈識亦附有焉而公之圈識平議見於他書者則皆搜入其中大體可云具矣其諸君子所樂聞而樂觀者耶

文學津梁

八冊　一元四角

斯集所採錄者均爲歷代名人論文之作有述文體之源流者有論文章之優劣者有研究段落篇幅者有考求字造句者莫不序述詳明引例確切故成材者得此可爲他山之助初學者得此可知入門之方誠爲研究文學之佳書凡有志者均宜人手一篇也　第一冊文則（宋陳騤）　第三冊文章緣起（梁任昉）　第二冊文則（宋陳騤）　文說（元陳繹曾）　文筌（元王構）　修辭鑑衡（元王構）　第四冊文章新火（明方以智）　伯子論文（清魏際瑞）　古文緒論（清呂璜）　第六冊文緊（清劉熙載）第七八冊論文集要（清薛福成）

聖歎選古文

六冊　二元

一名天下才子必讀書　幼時讀聖歎批西廂記讀法云昔因兒子及甥姪輩要他做好文字曾將左傳國策莊騷公穀史漢韓柳三蘇等書選一百餘篇依張侗初先生必讀古文舊名只加才子二字名曰才子必讀書云云當時讀西廂至此便急欲一讀此書而久覓不能得蓋所謂才子者不欲子弟爲八股學究也舊時古文選本大都全爲作八股起見此本選擇精當批論透闢乃得未曾有之至文最有價值之讀本矣

意園文略

一冊　二角五分

此盛伯熙先生文稿也邊陽楊子勤先生既集先生詩三卷詞一卷名曰鬱閣遺集復得先生遺文十一篇章奏十篇議一篇名以今名鐫版付印

文字初桄

一冊　二角

此集所選各文均屬由淺入深詳爲解說學者得此講習實有事半功倍之效

上海有正書局印行

古文四象

四冊　八角

自桐城姚惜抱氏以陰陽論文獨闢千古不傳之秘至曾文正公因而推之而言益奇剖析益精於是有古文四象之作陽分太陽少陽陰分太陰少陰又於四類中各析爲二類則由四而八焉太陽論文之氣勢曰噴薄之勢曰跌宕之勢少陽論文之趣味曰諧詭之趣曰閒適之趣太陰論文之識度曰宏括之度曰含蓄之度少陰論文之情韻曰沈雄之韻曰悽惻之韻易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本此義而審定二千年之作以爲某篇屬太陽某篇屬少陰此則前古所無信乎能擴充姚氏之學而大之者也獨惜公之全集出而此書未經鏤行世祇知其目次而已本局刊印斯編欲使前人精偉之作光於天下誠一奇觀也又加之注釋以便初學並萃集各家論文之語逐次錄入頗稱詳悉圈識亦附有焉而公之圈識乎議見於他書者則皆搜入其中大體可云具矣其諸君子所樂觀而樂觀者耶

文學津梁

八冊　一元四角

斯集所採錄者均爲歷代名人論文之作有述文體之源流者有論文章之優劣者有研究段落篇幅者有考求練字造句者莫不序述詳明引例確切故成材者得此可爲他山之助初學者得此可知入門之方識爲研究文學之佳書凡有志者均宜人手一篇也　第一冊文則（宋陳騤）　第二冊文則（宋李耆卿）　脩辭鑑衡（元王構）　文說（元陸釋曾）　第三冊文章緣起（梁任昉）　第四冊文章新火（明方以智）　伯子論文（清魏際瑞）　第五冊退庵論文（清梁章鉅）　古文緒論（清呂璜）　第六冊文緊（清劉熙載）　第七八冊論文集要（清薛福成）

聖歎選古文

六冊　二元

一名天下才子必讀書　幼時讀聖歎批西廂記讀法云昔因兒子及甥姪輩要他做好文字曾將左傳國策莊騷公穀史漢韓柳三蘇等書選一百餘篇依張侗初先生必讀古文舊名只加才子二字名曰才子必讀書云云當時讀西廂至此便急欲一讀此書而久覓不能得蓋所謂才子者不欲子弟爲八股學究也舊時古文選本大都全爲作八股起見此本選擇精當批論透闢乃得未曾有之至文最有價值之讀本矣

意園文略

一冊　二角五分

此盛伯熙先生文稿也遵陽楊子勤先生既集先生詩三卷詞一卷名曰鬱　閣遺集復得先生遺文十一篇章奏十篇議一篇名以今名鐫版付印

文字初桄

一冊　二角

此集所選各文均屬由淺入深詳爲解說學者得此講習實有事半功倍之效

上海有正書局印行

俄之名劇 **生屍** (Le cadavre Vivant,)

托爾斯泰撰
程生夏雷全譯

第一齣

第一幕

布景

菲蒂亞住宅中之一小餐室其宅在聖彼得堡。

第一場

登場人物。

安羅夫人。

保姆。

安羅夫人爲一老年婦人體微胖髮已俱白獨坐室中啜茗有湯罐放置棹上保姆上手中携一茶壺

保　夫人你可以給我們一點水泡茶麼？

安　可以得你拿些去小孩兒現在是怎麼着？

保　不用說了鬧得慌你想罷！作娘的自己喂養小孩兒總是這般樣娘若一有了憂愁小孩兒管看著瘦像我們家奶奶鎮夜不睡成日啼哭你那裡能盼望他的乳會好呢？

安　但是他現在不是比從前安靜點兒麼？

保　嚇！你到能說得着安靜二字！他不過不現於臉上罷了剛纔寫信的時候還在那兒哭咧……

第二場

登場人物。

仝前後加繖莎

繖莎上向保姆

纖　你們奶奶叫你去
保　我就去我就去
安　保姆下
保姆　剛纔告訴我說麗莎不住的哭那我們到什麼時候纔能看見他安靜的會兒呢？
纖　母親你眞奇怪他新近與他的丈夫他兒子的父親離開……你想他就能彀安靜嗎？……
安　我不是這個意思……但是過去的事是已經過去了……像我是他的母親我不徒贊成我女兒離開他的丈夫我並且很樂因爲這件事作得實在偵當似這麼個不成材的丈夫好容易同他丟了手不應當悲傷正該快樂快樂纔好
纖　媽你如何說出這樣話？我想你自已也該知道這話不對菲蒂亞並不是個不成材的全說反了！他雖然有些不正當的地方而他終是一個奇異可欽佩的人
安　不錯是奇異！他只要有錢在手裡不管是自已的是別人的……
纖　他從來沒有動過人家的錢
安　用他婦人的錢！……那也是一樣！
纖　那是他因爲將所有的財產都交給他的婦人裡管都化盡了……早已完了
安　他是不能不交給的呀因爲他知道要在他手
纖　不管他化不化……我說一個婦人總不應當與他丈夫離開像菲蒂亞這樣兒的人尤其不應當離開
安　那嗎照你這麼講那是應該等待他都化完了且把那些渾賬相好的都弄到屋子裡來纔丟

手嗎？

織　他沒有相好的……

安　這眞是倒楣的事情除了我一個人你們全被他迷住了我是知道他的他也明白我知道他要我是麗莎早同他離開了等不到今日

織　你說得眞樂意！

安　樂意什麼？……請你相信我我一點都不樂意一個作娘的看見他女兒同人家難婚這就很骰受了然而離婚不是比躭閣了青春好些嗎？我還要叩天謝地希望麗莎自己打定著主意將所有的事一概都把他完結了

織　恐怕還不能骰一概都完結咧……

安　祇要菲蒂亞他承認離婚

織　那有什麼用處？

安　有什麼用處？他現在年紀還輕將來還有第二步可走

織　啊喲！媽你如何能骰這麼說？好利害！麗莎是不會再愛別個的！

安　他將來自由了有什麼不會我想將來必有多少求婚的比菲蒂亞還勝千倍要同麗莎結婚爲快

織　哦！你什麼儘管如此說！我曉得你必定想到韋克脫身上去了

安　我自然想到他他愛麗莎已十餘年了而且麗莎也很愛他……

織　是麗莎固然是愛他但不是要嫁他那不過是幼年時代的交情

安　人家明白這種交情……假使當年中間沒有障

碰……

時有一女僕上

第三場

登場人物

同前加女僕杜梨亞

安羅夫人顧女僕

安什麼事？

僕我們奶奶叫人送一封信給韋克脫先生

安羅夫人作驚狀

安你們奶奶？

僕是我們的奶奶……

安然後呢？

僕韋克脫先生差人來講他即刻就來

安羅夫人作驚訝狀

安咦！我們正在這兒講他咧！我看不出他是什麼緣故他叫他來

言時轉面顧織莎

安你知道麼？

織我知道！我也不見得知道……

安是一些秘密的事情麼？……

織麗莎即刻要來他可以告訴你

安羅夫人搖其首旋向女僕

安杜梨亞這個湯罐子要熱一熱你給我拿去

女僕拿湯罐下安羅夫人目視織莎織莎時方離坐欲行

安你瞧我有成算罷他已經着人去找他……

織是但恐怕爲的是別個緣故罷

安那爲的是什麼緣故？

安　我想麗莎現在對於韋克脫也不過像記念他幼時的老保姆而已

織　我們往後再看我是知道麗莎的他果然叫了韋克脫來這就可以證明他要韋克脫解慰于他

女僕下韋克脫上向安羅夫人行禮

織　哦母親你眞錯看了麗莎你設若相信……你總看得着……我實在告訴你我是很滿意的

安　好我們待着罷

織莎下口中微歌安羅夫人憑棹坐點首自語

安　這是很好……所有的事都應該好了不錯……

第四場

登場人物

安羅夫人

女僕

韋克脫

僕　韋克脫先生到了

安　好請他進來你告訴你奶奶去

韋　麗莎送信給我請我來我很歡喜我本想今天下午來的麗莎過得好嗎？

安　他還好他即刻就來祇是他的小孩兒有點不舒服

安羅夫人言至此面現愁容

安　我們有許多的困難你是全知道的

韋　是前天菲蒂亞信到的時候我正這兒……可眞是不能挽回了嗎？

安　眞不能挽回了！要是重新經過那些愁苦可

就太難受了。

韋　你知道常言說得好（衣量七回纔下剪）可是。此事非是剪衣簡眞兒是割肉呢

安　這是不錯呀但是他們倆的因緣拆壞已久了。傷痕自然是有的嘴照菲蒂亞的行爲看起來。他簡直兒沒有再回來的意思

韋　那爲什麼？

安　想他爲了些不成材的事他是如何好意思回來呢？他曾經發過誓要是度他那浪蕩的生活咧他就准備拋棄作丈夫的權利並且還給他婦人的完全自由

韋　誠然祇是已嫁的婦人的自由這算個什麼呢？

安　那嗎離婚呢？……他曾經允許離婚我們將來務要他實踐前言。

韋　不錯但麗莎是很愛他的呀……

安　他與菲蒂亞從前的愛情現在是已所餘無幾了！菲蒂亞無惡不作……酗酒作僞背棄家庭……你說人家能彀愛這麼個丈夫麼？

韋　愛情是萬能的

安　你還說愛情！一個人失了信用人家還能愛他麼？你聽我說……

時安羅夫人至宅門首左右張望旋急向韋克脫

安　他的事業已經敗壞所有的財產通同典押了分文未賸利錢都不能彀照付還是他叔父寄來兩千盧布讓他還利錢他到把錢帶走了人也不見了他的婦人與他的病孩子在家裏待

韋　麗　韋　麗　韋　安　韋

着到臨了只來一封信說是請人家把他的衣

物寄給他

是是我知道……

麗莎偕繳莎上

第五場

登場人物

除麗莎外同前

你瞧韋克脫先生已應着你的召赴來了

是……我被人家躭擱了好些時候……

韋克脫言時向麗莎姊妹行禮

我謝謝你……我有一件大事非要求你不可

我當盡力爲之……

我的事你都知道是不是？

是是我都知道

安　我讓你們在這兒罷……我們讓他倆在這兒罷

……

安羅夫人遂偕繳莎同下

第六場

登場人物

麗莎

韋克脫

麗　他寫了一封信給我信上說

完了

言時力忍其欲墮之淚

麗　我是如此的傷心如此的……

離開我已經答復他了

韋　現在你反悔了麼？

麗　是我覺得我作差了無論什麼事都要比拆開

強你可願意將這封信送給他…韋克脫我請你送個字兒給他…你說…把他帶到我這兒來！…

韋克脫現驚愕狀。

韋　怎麼着？

麗　你可向他說明我請他將所有的事可都忘了罷並請他回來！……你的意思必定以爲這封信大可由郵局寄去但是我知道他的爲人他的第一個念頭總是好的若到後來受了人家搬弄他就可以變動他的意見他便不能照他最初決定的意思作了

韋　我總盡我的力量作去

麗　你是很詫異我單個兒找了你去…

韋　不然但是雖然…說實話…我眞個詫異

麗　你不怨我麼？

韋　我要怨你什麼？

麗　我請你因爲我知道你對於他的感情

韋　對於他也對于你我的愛情你知道我僅僅是希望你的幸福並不是希望我自已的幸福所以我感謝你你能彀如此的信任我我終當竭力而爲…

麗　我是知道的！…我通同告訴你罷今天我還到阿費莫夫家去探聽他的行縱人家告訴我他往那些樂戶家去了我最恨這種迷魂的地方若不乘此時將他尋回他馬上會墮落…所以我急於要從中串出…那嗎你去找他是不是？

韋　那是自然…我就去

麗　去罷找到他告訴他所有的事可都忘了罷說我等着他呢

韋克脫離坐

韋　但是在那兒找他呢？

麗　他是在那些樂戶家裡……我曾到那兒去過……我一進門剛要喚人把信交給他然而一轉念的時候我就決定着求你代我辦這件大事瞧他的住址（言時以紙條示之）你讓他來告訴他過去的事算過去了你作這件事也因爲你對於他的感情對於我們的交情

韋　凡是我能彀作得的事我管作

韋克脫言罷致禮而下

第七場

登場人物

麗莎一人繳莎後上

麗　不然不然我不能彀……不然……永不……

繳莎上

繳　怎麼樣你叫他去了麼？

麗莎微頷之

繳　他認可了嗎？

麗　是……

繳　爲什麼你要找他？我不懂得……

麗　我能彀找別人嗎？

繳　你知道他是戀愛你的人麼？

麗　從前或者戀愛我但是現在不盡然……而且我沒有選擇他的意思！你料得菲蒂亞會回來麼？

繳　我可以斷定因爲……

第八場

登場人物。

仝前。外加安羅夫人。

安羅夫人上。繖莎遂默然不語。

安 韋克脫那兒去了？

麗 他走了。

安 怎麼走了？

麗 是我請他辦一件事

安 什麼事……又是秘密的事情嗎？

麗 說那兒話！我請他替送封信給菲蒂亞

安 給菲蒂亞？給菲多耳華希里勿萋（菲蒂亞之字）？

麗 是給菲蒂亞

安 我以爲你們所有的關係永遠斷絕了。

麗 不然我不能彀同他拆開……

安 怎麼？又打從頭兒起呀？

麗 我試着看我頗費周折！我此刻不能彀……我是豫備承領一切祇要不離開他

安 那嗎你是願意他回來麼？

麗 是。

安 你想把那討厭的又重新弄到家裡來麼？

麗 媽我請你不要如此的敗壞我的丈夫！

安 我說的那個人從前是你的丈夫……

麗 不然他現在仍然是的呢

安 浪子醉漢流氓！你眞不能同他拆開嗎？

麗 你爲什麼要這樣戮我的心？我的苦是已經受彀了……你如此人家要講你是有意糟蹋我

安 啊喲！我戮了你的心嗎？我走就是了……我是看不上來你們那些玩意

麗莎默然。

安　哦！我在此地！我妨礙你們的事我是多餘的……你們的行爲現在的樣兒我全堆兒不懂……時而決意要拆開一刻又要把愛你的人叫來……

麗　不是如此你自己弄差了……

安　怎麼韋克脫曾向你求過婚你到把他打發着尋你丈夫去！……你難道是有意要鉤起他妬忌的心不成？

麗　瞧母親好利害！請你饒了我罷！

安　這好極了把你母親趕出去把你流氓的丈夫弄回來占據他的位置但是我等不到他來至此地我可要少陪了……上天保佑你！你照你的樣兒做去罷。

安羅夫人下。時力帶室門。撼然震響。麗莎遂倒身於椅上。

麗　免不了那個！

繖　這不算回事！將來都可以安排得好……我們總有時候使母親息怒。

安羅夫人時經過室門。大聲呼女僕。

安　杜梨亞……我的箱子呢！……

繖莎即隨其母下。臨下時與其姊作一手式。

繖　媽聽我說……

第二幕

布景。

設一樂戶之廳事。

第一場

登場人物。

菲　阿

菲蒂亞。

阿費莫夫。

樂師。一

官長。一

瑪薩。

樂戶。男女若干人

時廳事諸樂戶合唱Kan-avela之歌。菲蒂亞僅着裡衫。俯身臥軟榻上。阿費莫夫騎而坐。與第一歌者相對。一官長坐桌旁。桌置有酒瓶及酒梧。憑桌而坐者爲一樂師。抄寫樂譜。

菲蒂亞。你睡着了麼？

菲蒂亞聞語即起身。

不要說話……現在可唱Cas celle du Sair

正　際　椅　蒂

樂戶　那不能轂。菲蒂亞現在是應該瑪薩姑娘一人獨唱

菲　就是他罷！……然後再Pas celle du Sair

菲蒂亞言畢。復臥下。官長向樂戶。

官　唱。L'heure Fatale

一樂戶向阿費莫夫。

樂戶　你願意麼？

阿　可以。得。

官長對樂師。

官　怎麼樣。你抄成功了沒有？

樂師　這很奇怪。每次瑪薩換一調門。他便唱個不同的樣兒。你瞧着點。

樂師將樂譜給一立於桌旁看其寫樂譜之女樂戶觀之。

樂師　這樣可對不對

樂師微歌其寫成之樂譜

女樂戶　是是這樣！……一點兒不差！……

菲蒂亞起身

菲　那些樂譜可永遠不要留意他！一定要照樂譜唱反把嗓子拘束了……瑪薩來你把琵琶按上。唱Lheure Fatale

菲蒂亞離榻坐於瑪薩對面四目相視良久。

瑪薩唱

菲　好！啊喲！這個瑪薩！現在要唱pas celle du Sair

阿　別唱那個！等一會兒……還有我的曲子呢我的輓歌……

官　什麼叫輓歌？

阿　因爲我死的時候！你懂得罷我死過了的時候睡在棺材裡面……那時候人家招來！你懂得罷我在給我婦人還得要求這件事呢到了那時候versty　我從我的棺材裡面跳起來……你知道那個麼

阿費莫夫復向樂師

阿　你知道這纔是應該上譜的呢好。

衆樂戶遂合唱

阿　噎你們覺着恁麼樣？現在要唱！

es gars Wes bra=

衆樂戶合唱阿費莫夫起立復跳舞數步樂戶續唱面帶微笑以手拍板歌畢阿費莫夫復坐衆樂戶向阿費莫夫

樂戶　好的阿費莫夫！……你眞算得個玩友。

菲　現在應該唱 pas celle du sair了罷。

衆樂戶遂唱。

菲　你瞧！哦……這纔對了！這不是妙極了嗎？……我常時向自己發問這曲子所表白的是什麼世界纔有呀？眞美極了！爲什麼人能彀達到如此銷魂的地位而不住持呢？

樂師手寫樂譜。

樂師　誠然可這是特別的。

菲　不然這不是特別的簡直兒是眞而且實。

阿　好你此刻可以休息一會兒罷。

阿費莫夫言時取琵琶坐於一樂戶名加希亞者之旁。

樂師　曲子可簡單但是音節……

菲蒂亞作一手式近瑪薩之旁而坐之。

菲　哎！瑪薩瑪薩你如此顚倒我的神魂啦！

瑪　我向你要的東西呢？

菲　什麼東西呀？……錢罷！……

菲蒂亞遂插手袋中取錢一把送給瑪薩瑪薩帶笑接之而置於懷內。菲蒂亞轉面向諸樂戶。

菲　你們瞧他爲我如此的盡情盡意……至於他祇不過想點禮物兒

菲蒂亞又轉面向瑪薩。

菲　天仙哪設若那明白你所發的勁兒！

瑪　我爲什麼不懂得那個？這不是難事我要是愛了誰我總是歡天喜地的向了他我唱也唱得好些

菲　那嗎你愛我嗎？

瑪　你應該相信喲。

菲　這妙極了。

菲蒂亞言時與瑪薩接吻衆樂戶男婦俱下。所餘者阿費莫夫暨加希亞官長同一女樂戶名珈薩者俱在樂師仍自抄寫樂譜又有一樂戶取琵琶試彈不已。

菲　但是我已經娶過親的你是屬於這班子裡的……

瑪　我身子自然是屬於這班子裏頭的然而我的心是屬於我的……我願意愛誰就愛誰……我最厭惡使我不樂的人

菲　哎喲我可樂極了！你呢？

瑪　我也如此！客人好我們自然也樂

一樂戶上向菲蒂亞

樂戶　有一位先生來訪你。

菲　那一位？

樂戶　我不知道……一個先生衣服穿得滿闊穿的是一件貂皮外套……

菲　那是一位大人先生麼？讓他進來罷！

阿　誰還跑到這樣地方來找你呀

菲　我知道是什麼鬼事！誰還樂管我的閒事嗎？

第二場

登場人物

仝前加韋克脫

韋克脫上迴目四顧

菲　噎韋克脫呀！我眞不指望你來了你把外套脫着罷……是什麼好風把你吹到這兒來呀？

韋　那嗎請坐罷聽……這是 pas celle du sair

我要咱們倆對面談話不讓別個聽見

韋克脫作此語乃操法國語

談什麼？

韋克脫復操法國語

我剛纔從你家裏來你的夫人託我帶這封信並且……

菲蒂亞接信觀之雙眉緊蹙繼而轉靄然面帶笑容

韋克脫聽我講你知道我這信裏的內容嗎？

我知道這個內容我很願意要對你說這件事……

菲　是。

韋　不徒看你夫人的面子還請看我一點薄面我求你同我一道兒回去……

菲蒂亞默然靜聽直視韋克脫面良久。

菲　我究竟不懂得爲什麼會是你……

韋　麗莎叫我來找你並且告訴我……

我是看得很清楚的！那嗎人家讓你來告訴我什麼呢？……

韋　人家叫我來找你並且叫我說他在那兒待着你呢……人家請你把以前的事可都不必提起了。

菲　你你比我好得多哇！我這話可說得傻極了……人要比我好可不是難事……我是一個窮酸！你是一個豪貴所以我的主意早已打定了。好！好！你不要以爲我是個醉漢是個不講禮的人……嗳我或者是但是我於這件事上頭

菲　韋　　菲　　菲　　韋

…一句話講了哪我不願意我不能殼…你說

我如何能回到他那兒去呢？

你先到我家裏…我去告訴你回來的消息等

到明天…

什麼明天？到底他還是他我還是我的好罷

菲蒂亞言畢近桌前取酒飲之

有一個牙齒痛應該馬上就拔去纔好我曾經

告訴過他假使我從前說的話不算數他就應

該離開我我現在是沒有依從前的話！都完

了！

你是說完了但是他沒有完

怎麼是你來要成全我們倆口子的姻緣麼？

韋克脫正欲有言適瑪薩至菲蒂亞遂止韋

克脫勿語乃說他事

菲　你要聽瑪薩唱 Le Lin 嗎

衆樂戶俱至瑪薩向菲蒂亞低

瑪　我們應該唱個曲兒歡迎他他貴

菲　他叫韋克脫你們請唱罷！

衆樂戶遂仝唱韋克脫聽之狀甚不安繼而

問菲蒂亞

韋　要給他們多少錢

菲　給他們二十五個盧布罷

韋乃如數給之

菲　好極了現在要唱 Le Lin 了

衆樂戶復唱時韋克脫乘間引去已而菲蒂

亞回首四囑

菲　咦韋克脫竟跑了嗎？……好！讓

衆樂戶俱下

第三場

登場人物。

仝前少韋克脫。

菲蒂亞傍瑪薩而坐。

菲　你知道剛纔來的那是誰？

瑪　我僅知道他的名字

菲　可是個好人他來尋我回去回到我去我婦人他愛我這麼個樣兒的人！你瞧我對於他的愛情不過如此！這可不對了！你婦人既然來找你回去呀你應該可憐他

菲　你以爲應當如此作嗎？我却不以爲然。

瑪　那也可以！你既不愛他可就不必那麼着。

瑪　我可不知道

菲　那嗎你就同我接個吻罷！……

菲蒂亞與瑪薩接吻已而呼樂戶。

菲　再來一嘔 Le Lin 那就完了！

衆樂尸復唱。菲蒂亞自語。

菲　啊喲我可樂極了！哎喲！我不願醒了！就這麼死了罷！

菲蒂亞作閉目狀。幕遂下。

第二齣

第一幕

布景。

十五天之後。於麗莎家中。

第一場

登場人物。

韋克脫。

安羅夫人。

繳莎。

韋克脫與安羅夫人坐於餐室中。繳莎方上。

怎麼樣？

大夫說現在沒有危險了。除非是再感受了風寒。……

但是麗莎實在是疲倦極了。

大夫說是個假喉痲表面上到很和平的。

桌上置有小籃。繳莎以手指之。向安羅夫人。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韋克脫帶來的葡萄。

你不嘗點兒嗎？

是。麗莎可最愛吃那個。他這兩天精神很散漫的樣兒。

我的天哪。兩夜沒有睡又沒有吃點東西。

繳莎微笑。

但是你自家兒呢……

啊。我嗎。那又不同！

麗莎與一醫生上。

第二場

登場人物。

仝前。加麗莎及醫生。

噎！假使他不睡。紮布每半點鐘換他一次……

若是要睡呢。可不要煩擾他……他的嗓子用不着再洗刷了。房間裡溫度須要調好。

倘若他再有窒息的症候呢？

那不會有的。簡直兒不會有！……設使眞有這

安　醫生就桌坐繳莎取紙墨上。

麗　個事你可把那起藥粉再拿點兒早上吃一次。晚上吃一次現在我要開方子了。

韋　個事不用多謝還有多少病人待着瞧去呢。

麗　大夫你不要吃杯茶麼？

安　眞個不是喉瘋麼？

麗　實在不是的。

醫生遂開藥方韋克脫乃向麗莎。

韋　你現在可以吃點兒茶更好是乘此刻去休息休息你瞧瞧你臉上是什麼顏色了。

麗　此刻我到好了！然而都多虧了你我的朋友。有你待我的好處。

韋克脫言畢亦以手握麗莎之手麗莎即於此時以錢幣置其手中韋克脫作笑狀麗莎亦微笑。

麗　我是怎麼樣感謝你纔好呀！

韋　謝我什麼？我的天啦！……我不值得一謝！

麗　是誰兩整夜沒有睡呀？……又是誰把個大學專科的醫生給我請來呀？……

韋　密沙能彀免着危險我已是得了報酬乃更加有你待我的好處。

韋克脫言畢亦以手握麗莎之手麗莎即於此時以錢幣置其手中韋克脫作笑狀麗莎亦微笑。

麗　這是給大夫的錢……付給大夫的錢我往往不好意思得出手

韋　我往往也是如此……

安　什麼事？什麼事使你們不好意思呀。

麗　付錢給大夫大夫他救了比我生命還貴重的。

麗莎言至此遂伸手握韋克脫之手繳莎見之引身離去面含愧色。

繳安　繳　醫　安

東西我只給他幾個錢酬謝他這個事兒令我。

難以爲情。

拿來待我付給他去我知道辦……這是最容易。

的事！

醫生離坐以所開之方示諸人。

噎這個藥粉把他放在一湯瓢開水裡頭務要調勻並且……

醫生言未畢韋克脫乃倚桌飲茶而安羅人與繳莎則同至幕前。

我眞討厭看他們倆在一道兒！人家可要必說。

他指麗莎被他指韋克脫迷住了。

我可不以爲怪

夫

第三場

登場人物。

麗莎。

韋克脫。

繳莎。

麗　我那可憐的寶貝！……他是這麼可愛！……從他好了一點兒他便有笑有講的……我要照應他去……但是我離開了你叫我怪難受的……

韋　你祇少須要吃杯茶吃些東西得復活着似的……

麗　啊現在我用不着受過了這些痛苦我此刻覺不我是很樂的！……你願意瞧瞧小病人去麼

韋　你瞧你在什麼精神過度的會兒

醫生下安羅夫人送之同下。

韋　但願意……

麗　那嗎隨我來

麗莎韋克脫二人同下

第四場

登場人物

安羅夫人

繳莎

後加麗莎韋克脫

安羅夫人向繳莎看

安　爲什麼你臉上沉沉兒的呀?!我把錢客客氣氣給了醫生醫生也客客氣氣接着去了

繳　眞是不害羞!……把他竟引到小孩兒房間裡去就像是他丈夫似的

安　那又與你有什麼相干?你爲什麼發這麼大的氣呀?難道說你也有要嫁他的意思不成嗎?

繳　我嫁那麼個長竿兒!我是從來沒有想着!我嫁誰都比他强!可有一件我是看不慣他既然與菲蒂亞有愛情而又同一個外來的漢子要好

安　一個外來的漢子麼?……從幼兒可就是朋友了!

繳　他們相視的眼交換的笑公然表出是彼此要好的樣兒

安　這有什麼希奇呢一個少年當他（指麗莎）小孩兒病的時候代他作了多少事又替他擔憂又對於他表同情……他感激他（指韋克脫）那嗎就是要愛他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呀就是要嫁他又

安麗　　繳

有什麼不可以呢
然而終是可厭！……可惡！眞正可惡！
韋克脫同麗莎上。韋乃與諸人行禮辭別。
莎盛怒而去。麗莎向安羅夫人。
他怎麼着？
我一點兒不知道
麗莎聞語長歎一聲。

第二幕

布景。

阿費莫夫之辦事室。

第一場

登場人物。

阿費莫夫。
菲蒂亞。
師達科大鬚
布格委其無鬚
果樂箋片者流

果　我對你們說他未見得能勝……這個巴烈阿博瓦(La Belle au Bois 馬名)乃歐洲所僅有的！我可以打個賭兒！……

師　我的老朋友你饒了我罷你知道沒有人相信你也沒有人同你打賭兒

果　再給你說一遍你的加杜施(carte touche 馬名)是不會勝的

阿　你們還沒有吵穀嗎？好了你們倆和好了罷都去問問菲蒂亞的意見！人家相信他

菲　兩匹馬都好祇看駕者何如

師　果塞夫 Gouseff 是個流氓應該注意他

果菲　不好。我把你們倆調和誰曾贏得了杜爾比(Derby)英國地名此處乃指賽得頭彩而言
果　不然！
果忽大聲說。
果菲　好。我把你們倆調和誰曾贏得了杜爾比(Derby)英國地名此處乃指賽得頭彩而言
果　偶爾他贏了但是算不了什麼：假使卡朱司(Cracus 馬名)不是有病：你當早已看見：
時有一僕人上將入室門果樂以手指之告
阿費莫夫阿向僕人。
阿　有什麼事？
僕　有位姑娘在外面要請見菲蒂亞先主
阿　有什麼姑娘
僕　我說不上來但是是一位眞正的姑娘！
阿　菲蒂亞有位姑娘找你
菲蒂亞面現驚愕之狀。
菲　那是誰呀？
阿　我不知道
僕　可以讓他進來麼？
菲　不要我自家兒去瞧

菲蒂亞遂出。

第二場

登場人物。

仝前惟少菲蒂亞。

果　是誰又來追他？或者是小瑪薩？
師　什麼小瑪薩？
果　就是樂戶裏瑪薩他被菲蒂亞迷住了他是他的情婦
師　這是個好看的妙女而且他唱也唱得令人歎賞。

阿　眞是天仙似的！……答流沙(Taniouchа)同他！……昨天他們倆還同比葉耳（菲蒂亞之別名）在那兒唱。

師　什麼好運氣！……

阿　因爲這婦人戀愛他麼？罷了！……

果　我討厭這些樂戶他們沒有什麼俊！

布　噢！不要那麼說！

果　我願意把這班樂戶換一個法國女人……

阿　哦你！是個著名的美學家！……我去看看到底是誰……

阿費莫夫方欲下。師達科向之。

師　若是瑪薩你把他引進來叫他唱。

第三場

登場人物。

同前。惟少阿費莫夫。

師　哦！現時這些樂戶簡直不似從前！從前有個樂戶裏女人……名打梨亞(Tania)……哦！

布　我看都差不多。

師　這可不然並不是一樣的往常他們唱多好的大曲兒現在只唱小調而已……

布　噢、小調也有很好的。

果　你願意打個賭兒麼？我可以叫他們在你面前唱包管你不能彀說出來那個是小調那個是大曲！

師　噯這個果樂他總是要打賭兒！

阿費莫夫上。

阿　先生們不是瑪薩我們可以移到彈子房裏去因爲只有此地可以接待。

諸人皆下。

第四場

登場人物。

菲蒂亞。

繳莎。

繳菲　我請你原諒我倘或我此來使你不樂……

繳莎言時顏色赧赤。

憑至誠的愛情請你聽我講！

繳莎言至此聲音顫動目直視菲蒂亞菲蒂亞則於台上踱來踱去。

菲　唉你想這般！……菲握繳莎手但是另外一件所聽我說繳莎我很明白你的來意我親愛的妹子呀要是我在你的地位我也當如此作法也當設法安置一切但是在我的地位你是個聰明人無論如何疑怪設若你處在我的地位你也必定照我這樣兒行早離開了不肯作一個他人生活上的障碍物

繳　一個障礙物！然而麗莎生活上能彀沒有你嗎？

菲　可以得我親愛的繳莎……可以我的小妹子！他能彀……他將來比同我還要快樂還要大大的快樂

繳　沒有的事！

菲　唉你想這般！……菲握繳莎手但是另外一件所最困難的就是我不能彀回去你知道人家可以把一張硬紙殼子捲向這邊又捲向那邊你捲上一百回他還能彀反抗轉將過來但是要第一百回上他將要鬆讓然而可就要破裂成

菲　繳　菲　繳　菲　繳　菲　繳

著兩片了這正是我同麗莎一樣兒情形我眼中看了他是怪難受的他看見了我也是難受的請你信我這話……

那可不然！那可不然！

你說不然但是你總明白我說得對我只就你的說法來判斷！假使我在他的地位你也將剛纔所說的話回答我……啊喲那纔叫我駭怕呢……

是叫你！……

此時兩人相對不語一時極靜

那嗎這件事就擺着他兒哪！

應當如此

菲蒂亞回到你家裏罷！

謝謝我的好繳莎我永不忘了你這個珍貴的紀念再會罷親愛的妹子呀！讓我親親你！

菲蒂亞以口吻繳莎額繳莎現大感動狀

繳　不我不同你說再會！我不相信……我不能殼相信……菲蒂亞！

菲　那嗎請聽……但是一件你可要誓不以我所說的去告訴別個你算得嗎？

繳　啊喲！一定的

菲　繳莎你聽着我他的丈夫他兒子的父親實在是多餘的

繳莎聞語方欲屬言

菲　不要剪斷我的話頭你以爲我是姤忌咳那簡直兒不對了第一我就沒有這個權柄……並且也沒有這樣忌刻的道理……韋克脫是他的朋友！又且也是我的朋友他指韋克脫愛他指麗

菲　繳　菲　繳　菲　繳　菲　繳

著兩片了這正是我同麗莎一樣兒情形我眼中看了他是怪難受的他看見了我也是難受的請你信我這話……

那可不然！那可不然！

你說不然但是你總明白我說得對我只就你的說法來判斷！假使我在他的地位你也將剛纔所說的話回答我……啊喲那纔叫我駭怕呢……

是叫你！……

此時兩人相對不語一時極靜

那嗎這件事就擺着他兒哪！

應當如此

菲蒂亞回到你家裏罷！

謝謝我的好繳莎我永不忘了你這個珍貴的紀念再會罷親愛的妹子呀！讓我親親你！

菲蒂亞以口吻繳莎額繳莎現大感動狀

繳　不我不同你說再會！我不相信……我不能殼相信……菲蒂亞！

菲　那嗎請聽……但是一件你可要誓不以我所說的去告訴別個你算得嗎？

繳　啊喲！一定的

菲　繳莎你聽着我他的丈夫他兒子的父親實在是多餘的

繳莎聞語方欲屬言

菲　不要剪斷我的話頭你以爲我是姤忌咳那簡直兒不對了第一我就沒有這個權柄……並且也沒有這樣忌刻的道理……韋克脫是他的朋友！又且也是我的朋友他指韋克脫愛他指麗

莎他也愛他。

繖　不然！……

菲　一點兒不錯。他愛他。但是他是一個正經而有德的女人。可是他不自信他自家兒有這種權柄。在他丈夫之外。又再愛一個別的人。事實上他是愛他。而將來他還完完全全的愛他。當這個障礙物消滅的時候。

菲蒂亞言時。以手自指。

繖　噎。我將使這個障礙物消滅。繖莎……那時候他們將要快樂了！

菲蒂亞語止此。聲音大顫。

菲　菲蒂亞。不要如此說！

菲　你要知道這是眞情。我將來也管快樂。祇要他們有了幸福。我最好只有這般作。我也不再回家了。我還給他們的自由。你把這話去告訴他們。不必再同我說了！再會罷！

菲蒂亞復親繖莎之額。且開室門。

繖　我賞鑒你！

繖莎下。

菲　再會。再會。我的小妹子！

菲蒂亞一人自語。

菲　是。這好。這是可歎賞的！

菲蒂亞以手按鈴。一僕人入。菲蒂亞向之。

菲　請你主人去……

菲蒂亞復轉面自語。

菲　是。應該如此。

阿費莫夫上。

第五場

登場人物。

阿費莫夫。

菲蒂亞。

菲　咱們去找他們去。

阿　你的事情怎麼佈置的呀？

菲　妙極了！

菲蒂亞言畢乃微歌。

菲　「他已經誓與我……他已經說與我……」是都好了。他們在那兒啦？

阿　他們在打彈子

菲　好極了！……我們也應該快樂

幕遂下。

生屍序

托翁之撰此劇在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其事實則得之於裁判此案之法官名杜偉奪夫者劇名初曰「屍」繼改之曰「生屍」云（見於翁一千九百年十二月十五日之日記）翁之思想實以無抵抗主義爲基礎（此義本於耶穌人欲批其左頰吾更以右頰承之人欲索其外衣吾更以內衣與之之語）主張極端之神與愛所求惟在一心之正而無愧於人者爲是否認人對於人之裁判否認復仇否認文過平生著述多申此說蓋抱有人生絕大之改革遂不惜諄諄指導而誨訓焉此劇摹寫人生之眞社會之惡道德上之戰爭良心上之決鬥蔽虧隱慝莫不咸使豁露俾有不滿足於心瞥懷恥於念者皆得其自在而無所悔尤嗚呼托翁何其閎哉翁之初成此劇意不欲刊行嘗貽書其友謂此劇乃談笑塗鴉游戲三昧之作耳後又以此劇托想高美造詣深邃非同凡作直比詩賦因復修竄將付梓人而俄都報紙已轟傳殆徧矣於是爲本劇之女主人之子所聞以事關乃母妨礙殊多遂走翁處求勿出版翁許之故此劇迨翁死後始刊行於世至今則東西各國凡有文字者莫不迻譯之其價值可以想見矣余與震生君既譯翁所著之「假支票」因復譯述茲篇國人之欲求翁之說者於斯或可窺見其大略也歟

民國六年孟春寂寞程生序於海上小秀野堂

廳堂陳設送禮美品

王麓台倣雲林山水大中堂

此幅爲吳清卿中丞藏本着色仿倪山水大幅照原樣顏色精印此種較前出者大過尺許定價大洋二元四角裱工外加實洋八角尚有各種大中堂如下

八彩惲南田艷菊圖 三元二角
五彩宋人畫寒禽艷雪圖 三元二角
五彩郎世寧松林虎嘯圖 二元八角
五彩沈南蘋綠陰三公圖 二元八角
五彩沈南蘋柳陰鷺禽圖 二元八角
五彩十洲青山紅樹漁村圖 二元八角
五彩吳墨井湖天春色圖 二元八角
五彩吳墨井村莊歸棹圖 一元八角
五彩唐六如羣鴉高樹圖 一元八角
五彩沈石田秋江泛舟圖 一元八角
五彩王石谷泰岳松風圖 一元八角
五彩王石谷溪堂詩思圖 一元八角
五彩郎世寧嬰戲圖 一元八角

五彩王烟客南山松柏圖 一元
唐六如南洲借宿圖 八角
沈南蘋五倫圖 八角
王石谷松壑垂綸圖 八角
丁南羽淵明漉酒圖 八角
王叔明青卞隱居圖 八角
仇十洲墨筆人物圖 八角
蘇文忠公墨竹 八角
石濤溪山釣艇圖 八角
顧見龍仕女 八角
蔡松原水怪獻寶圖 八角
羅兩峯折花仕女 八角
康南海行書 一元二角

上海有正書局印行

黎大總統七言大對聯

有正書局

此爲今大總統手翰、聯語云、（文章惟讀周秦漢、）（儒術兼通天地人、）用新法印出、與原本絲毫無異、每對大洋一元、宣紙及各色虎皮箋冷金箋均備、珊瑚箋加二角、裱者加實洋五角、再本局尚有各種對聯如下

▲康南海四對

石山靈秀知花窟　雲樹摩抄識水亭　六角
一片天花環石鏡　七層寶樹想雲塘　六角
靈石一千尺　天花百億年　六角
雲龍遠飛駕　天馬自行空　一元

▲惲南田一對

雨來綠水明如染　風送洛花春幾多　六角

▲張季直一對

未鏤已雕不扶自直　垂德而處虛己以遊　一元
林迴天闕近　雨過石門青　六角

▲陸潤庠一對

春風小榼三升酒　螢蠟同心四照花　六角

▲俞曲園一對

欲除煩惱須無我　歷盡艱難好作人　六角

▲翁同和四對

曠然無憂寂然無慮　守之以一養之以和　一元
清虛靜泰寡私慾　醇泊曠寂養天和　六角
秀句滿江國　芳聲騰海隅　六角
樵語落紅葉　經聲留白雲　六角

▲曾國藩三對

結習已空花不住　歲寒惟有竹相娛　六角
近聞陶令開三徑　來與彌陀共一龕　六角
聞道鵷鸞滿臺閣　欲使珠璧栖窗櫺　六角

▲左宗棠二對

珠玉芳流芝獨採　渚濱聲遠鶴將飛　六角
沽酒獨教陶令醉　吟詩還喜士龍能　六角

▲劉石庵二對

花氣欲浮金翡翠　墨香常護玉蟾蜍　六角
海鴻戲墨朝臨帖　黎火凌雲夜校書　六角

▲張廉卿二對

日有所思經史如韶　久於其道金石爲開　一元
金革作材通楚越　虹霓含景動山川　六角

▲包世臣三對

窗含遠樹通書幌　風颭殘花落硯池　六角
開卷羣言擇其雅　援琴六氣爲之清　六角
常愛此中多勝事　更於何處學忘機　六角

▲林則徐一對

常倚曲欄貪看水　忽逢佳士與名山　六角

▲翁覃溪二對

屏圍燕几成山字　簟展涼軒作水紋　六角
爲善最樂　居德斯頤　六角

▲鄧石如一對

桐蔭清閟雲林閣　鴻雨烟沈海嶽盦　六角

▲王夢樓二對

用心于沒撈摸處　立脚在正與麼時　六角
靜觀每會無言趣　坐詠欣當有得時　六角

▲何子貞二對

仙曹共作窗間戲　吏部相從甕底眠　六角
薜荔龍鱗輭　芭蕉鳳尾齊　六角

▲錢南園三對

詩書於我爲麴糵　嗜好與俗殊酸鹹　六角
雲中白鶴遊超曠　石上青松處潔清　六角
池含林采明於鱗　石貼苔華媚若鈿　六角

▲成親王一對

不除庭草留生意　愛養盆魚識化機　六角

▲雋郁藻一對

語爲吉祥多厚福　心緣敬愼達康衢　六角

▲湯金釗一對

五福源頭歸德積　六經註脚在躬行　六角

▲趙撝叔一對

石潭白魚自出沒　草屋老樹相因依　六角

京游雜錄

余少長南方頻年奔走亦惟溯洄於大江丙辰秋由上海乘汽車北上兩日至都門故人裘君以逆旅塵囂邀余館其齋中余晝則尋訪古跡游覽名勝夜則挑燈燄茗與裘君絮弟話長安事凡言談所及游行所至輒書一紙識之經八十日得數萬言綴爲一編題曰京游雜錄

丙辰大雪仁和高庶諧敘

京師自古爲建都之區故古跡殊多碑扁所題年號爲金爲遼爲元爲明爲清紛紜雜陳人亦倍護視之期垂諸久遠也而諸朝歷祀率數百十年故遺留頗易若夫洪憲紀元似曇花一現耳余舍官文書而外欲求諸金石不易得也余遊都門蒐得數事他日堪與夏鼎商彝共列一堂也一爲武學官書局刊印之操典其卷首皆署洪憲年號一爲菸酒專賣牌照署洪憲元年字者一爲車照有洪憲元年字者惜操典爲西洋紙所印而菸酒牌照則鐵鉑鬆紅書字車照爲木質烙火印均不能垂諸永久耳其所謂洪憲開國紀念幣雖人皆道之余未之見僅得一湖南省所鑄銅元其陽周上鐫洪憲元年四字左右鐫湖南二字下鐫開國紀念幣五字中鑄當十銅元四字作一行兩旁鐫似葵似芝之花各一其陰中爲嘉禾一本周鐫英文其義爲第一年之洪憲十文二語歲除粘春聯此古者桃符之遺也京師舊俗自入臘以後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簷下書寫春聯以圖潤

筆二十三日祀竈後居戶漸次粘挂或用硃箋或用紅紙內廷及宗室王公等用白紙緣以紅邊藍邊若非宗室則不得用其詞則多爲皇恩浩蕩文治光華國恩家慶人壽年豐帝德如天臣心似水等而翰苑文人或集唐集子史句或新撰亦有之辛亥後民間猶沿舊俗市井細民罔知詞句亦因而不改甲寅乙卯警察以其與政體違異家喻戶曉不準再沿舊俗舊詞乃改爲陽歷歲底粘換春聯其詞句多爲五族大共和同享大幸福漢滿蒙回藏紅黃藍白黑等蓋居民遵警察所誥誡之語雜湊成之乙卯冬有改政體爲帝制之說及至陽歷十二月三十一日方頒明令用洪憲紀元然民間春聯則多復舊者矣友人語余云今歲西直門外農事試驗場畔某宅春聯云似通不通皇帝萬歲得過且過民國五年嗣爲警察令之揭去

安定門內成賢街先師廟在焉廟建於元重建於明清易爲黃琉璃大成門內左右列石鼓十右樹石鼓音訓碣門外者清高宗所仿製也石鼓相傳爲周宣王時物而後之人考辨是物有謂爲齊宣王時所作有謂爲乃宇文周時物其十鼓次序與音訓亦互異所稱字數亦相殊卒莫能定諸說之孰當也方余十數齡時叔父寫石鼓文命余兄弟輩摹臨余取拓本與鐘鼎欵識所載者挍有異同心常疑之以爲問叔父詔余曰欵識所載摹寫傳刻或有更變字體拓本可信原鼓尚存人間也今得見之寧非大幸與惜有木柵護之勿能迫而諦視復不可求得其拓本石作鼓形故人稱曰石鼓文鐫於四周其一破損惟餘下

半諸石之文亦多剝蝕門內爲大成殿昔爲五楹清光緒末升爲大祀改作七楹方始經營而政變更延數歲乃草草完之廟西則國子監也入門有白石坊一過坊爲池上跨石梁度梁爲殿九楹池作圓形以環殿繚以白石欄殿之東西北各有石梁跨池上是乃辟雍也東西有屋中樹石碑崇丈餘厚尺許廣可三四尺石質緻而白色鐫楷書十三經之文是即清高宗御定石經也碑額咸有乾隆御定字碑側鐫次第而穀梁之穀字作谷辟雍之北爲彝倫堂中有木榻髹金鏤龍守者告余云斯寶座也向在辟雍臨雍所御今移置此兩旁有盛氏刻石鼓文及敦簋之碑余詢守者可拓否彼謂原有拓本售今適無之遲即再拓矣爾時來購可出此道旁有木表歷史博物圖書館所在循塗以往及門門側小屋中居人詢余將誰訪余告以閱書其人曰非此地也出成賢街而南之方家胡同圖書館在焉至則見門首榜京師圖書館字入門闇者又詢余訪誰余語以觀書非訪友也闇者曰觀書之所在宣武門香爐營四條胡同也依所言而往則表曰京師圖書分館入其閱覽室取目錄檢之所載書名不及張氏書目答問之半倭文歐文者亦無幾日報雜志之屬中文者且未全備閱覽章程每人易書不得過三次每次以一部爲限卷帙多者則借十册覽書取資二十文閱報十文購閱書券可閱報購閱報券而欲閱書則須補資閱覽室分三間閱書室二閱報室一其樓則爲婦女閱覽室余奔馳十餘里者以欲一觀敦煌石室及內府珍籍也不意若此既詢諸友人始知圖書整理尚未就緒姑取習見書若干種開館命之曰分館而本館之

能閱覽圖籍不知當在何時也苟欲一擴眼界則倩人說於主任圖書館事者可得而觀也

八月望世俗以爲令節其來舊矣各地咸於是日相慶賀夜中明月當天則陳瓜果於庭前以祀京師亦然而習有異於諸地者祀品瓜果之外有毛豆雞冠花西瓜參差切之形如蓮花瓣餅大者徑尺繪月宮蟾兎之形謂之爲團圓餅或祀畢即食或藏至除夕乃食設月光位於月所出之方以紙繪太陰星君像下爲月宮及搗藥玉兎人立而執杵工緻者金碧繽紛有長七八尺者短亦二三尺端有二旗作紅綠色或黃拜罷燎之乃徹所供散家人必徧祀月男子多不拜故諺有之曰女不祭竈男不拜月市上售兎兒爺搏黃土爲蟾兎像兎首人身施以彩繪其形態不一或衣冠而張蓋或甲冑而帶纛旗或爲騎虎或爲默坐大者三尺小者尺餘

雍和宮者清世宗之潛邸也世宗御極後賜與章嘉呼圖喇嘛爲淨修之所命曰雍和宮繚以紅垣覆以黃琉璃氣象巍然宮在安定門內北新橋之東北柏林寺在其東文廟在其西前東西寶坊各一與東近處有白石方臺一上供佛像北向正中石坊一自是而甬道相屬爲昭泰門門前列銅獅二東西各一中爲雍和門門內爲天王殿中爲雍和宮宮後爲永佑殿殿後爲法輪殿西爲戒壇後爲萬福閣東爲永康閣西爲延寧閣後爲綏咸殿宮之東爲書院門三間入門爲平安居後有堂堂後有如意室室後正中南向爲太和齋書院正室也齋南爲書舫南向正室曰五福堂齋

西爲海棠院宮中有喇嘛數百人紫袍紅帶足履布靴咸操京語有辮繡之无量壽佛大曼陀精妙絕倫如來佛一尊高八丈有二尺爲整旃檀彫鏤而成相傳木運自西藏佛座前有景泰藍香鑪及燭臺乃高宗所賜也燭臺高可八尺許殿旁十八阿羅尊者像金碧燦爛殿閣壁間懸佛畫均甚工緻法輪殿雙扉深扃欲入覽者需以資與喇嘛方爲啓扉客入而復扃中所供爲歡喜佛十餘尊歡喜佛者祕戲圖耳其狀不一有作男女嬴抱而項間腰際人頭纍纍者有作男與牝獸交者有作女與牡獸交者更有一像爲一女嬴臥與一巨牛交有數人伏於牛身像盛以頗黎之龕掩以紬幕四壁懸圖所繪亦復如是均以黃紬幕蔽之相傳出自蒙古因佛教盛行人遂咸守清戒以交媾爲罪惡尠嫁娶之事有某僧慮人類之絕滅遂創是像名爲歡喜佛謂交媾本佛所有事因漸變其俗宮中喇嘛清代皆給以俸米今惟每人月給一元今游覽者入門時須購游覽券人取游資五角蓋喇嘛藉茲爲收入也每歲臘八日宮中煑粥供佛清代以親王郡王或大臣領其事于正殿下之左設黃氈圓帳房名爲小金殿聖駕御焉御前大臣左右侍衆喇嘛於殿下捧經達賴喇嘛章嘉呼圖克圖至聖駕前拂拭衣冠以申祓除之義清語謂之洞黎漢言吉祥也俗謂之送歲

明崇禎丁丑於薊溝築斗城其南門題曰永昌北門曰順治其後李闖至京改元爲永昌清帝入關改元順治說者咸以爲讖清德宗既崩宣統嗣位醇王載灃爲攝政王時人爲之語曰得天下者攝政王失天

下者攝政王又曰寡婦孤兒得之寡婦孤兒失之及辛亥武昌事起清室遜位其言竟諗斯亦奇矣睿親王多爾袞致書於史可法閣部云本朝天下得之於闖賊非得之於有明也乃袁氏帝制自爲以洪憲紀元有人謂袁氏之對清可云得天下於民國非得之於有清也自解眞可謂天理循環矣尤奇者明代宮城東曰東華西曰西華正南曰大明清更之爲大清民國更曰中華而西苑之北門曰福華其南曰寶月今更寶月爲新華均若留以相竢斯理之不可解者豈讖緯之說有可信歟

入民國以來京師人物曰顯宦曰偉人曰政客曰名士曰名士與女伶相關於是人號之曰臭盛而名士流品至雜有勝朝遺老有政客巨子有貴胄有武夫而名士輒與女伶爲余述女伶劉菊仙及某將軍事將軍姓李氏四川人也於清代曾爲水師提督以書法名於時兼擅按風琴政變後僑寓京師附於名士之流且居閑散之職以擁有多金乃常至廣德樓聽戲以爲消遣女伶劉菊仙者天津人也爲文武花旦兼工悲劇時人號之曰悲劇大王屬廣德樓坤班將軍頗賞識之每夕往必隨舊時部曲多人以至使齊聲爲劉喝采招劉於宅奏技則折簡約名士達官共賞之每次所費輒數百萬錢且時至劉之下處教其按風琴云可爲演新劇用於是名士多歌詠其事方劉到京登臺之初有人爲倡菊社以捧劉盡命於文字以揄揚竭力於戲園以喝采故劉之名乃鵲噪於時茲遂深嫉李號李曰大菊蟲爲文於報端以詆諆之且於園中大作通聲通者好之對猶惡之意蓋比叫倒好

爲尤謔虐說者謂將軍與劉伶事堪稱爲國體聲中之清涼散

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同有代理國庫之資格而實則不相同也乙卯之歲帝制問題發生兩銀行所支出頗多繼以西南兵事營業又蒙影響及至丙辰六月袁項城薨京師人心於是數日間復大驚惶兩銀行以種種原因幾不支於是國務院有停止兌現之命令其時各地之中國分行各就所在地狀況或遵或否交通則極遵部令蓋別有故也兩總行皆在京師於是同時停止兌現而市肆交易惟紙幣矣物價頓增十之二三其後紙幣價格復低平市官錢局之銅元票行於市又爲八折於時勢力細民大爲艱窘奸商市儈則操縱其間以爲利及至十月喧傳兌現一般細民聞之殆若於亢旱時見天際烏雲也而錢業探詢消息猶茫紙幣價格爲之少增初傳兩銀行同時兌現嗣有交通不能兌現爲維持交通銀行計中國銀行亦不得不暫緩之說既又謂中國銀行將先兌現其時中國銀行長徐恩元呈財政部謂現幣行中有數百萬庫房已無地存儲於是人皆謂中國銀行必兌現矣然未見明令錢業於十月廿五日猶以兌現期在何時詢某乃某竟答以無期而次日二十六令下中國銀行兌現矣人民聞此信持票往兌者絡繹西交民巷中國銀行所在也其間竟擁塞不便往來環聚行前者有數千人錢業乃咸取所積且於四郊以賤價收買紙幣囤載往兌復將現幣昂其價格蓋所以釋憾於某某居政府亦掌財政之人也彼於旬日間收買中國銀紙幣爲數頗夥一轉瞬穫資殆百萬故力將兌現祕之於事前故事凡公布命

令。刊諸公報。皆前日午後發交印鑄局。於時即喧傳矣。乃兌現命令至夜半方發出。錢業聞此益譁然。故兌現而紙幣之價格仍遜於現幣。銀行以其有妨幣制。請警察廳與步軍統領衙門出示禁止。因而科罰多人。錢業乃彌恨。遂流言於衆。謂銀行限制兌現。每人祇兌五十元。人心爲所惑。然其說亦有因。蓋零星小欵。皆登時可兌。而成千成萬者。常有不能即兌者。有兌半數者。惟軍界往兌。則數無大小。登時即兌。而正陽門外之春華茂。乃冒爲軍界。使其店夥服軍服。數數往所兌。爲數百萬。後覺察。拘罰數千元。各錢肆則持紙幣往兌。輒以無現幣謝。竟至持紙幣一元。不能易銅元。其兼業兌換之雜貨舖。亦咸勿懸收買銀元。紙票之市。招致有明令兌現。而紙幣之行使轉不若停止兌現時之便。蓋彼時少低於現幣。猶有隨處可兌。而兌現之後。則非至銀行及銀行辦事處不能兌焉。銀行辦事處者。專設於五城。以理兌換事。內外城約十餘處耳。

育於其間。獸則非州之腨鼠。美州之斑馬。印度之獅。奉天之熊。他若豺、狼、虎、豹、狐、兎、麅、貉、羚、豕、貓、鼠之屬。白者黑者。斑文者。肉食者。反芻者。百有餘族。有馬焉。其軀幺小。其色純絳。似屬川產。英氣赫奕。友人裘子享。語余云。是馬也。乃劉洪基所乘。辛亥之秋。馳騁礮火彈烟中。有神勇之號。故特豢於七所。以彰之也。然

八尺餘。初爲二人。乙卯年。其一物故。轉入右側之門。渡木橋。爲動物園。有猿。亭。象房。鹿囿。魚池。珍禽奇獸。

中央農事試驗場。在西直門外二里許。俗呼爲萬牲園。即三貝子花園舊址也。入門有長人立於側。身高。

而伏歷豈其志哉鳥則突厥之雞非州之鴕南洋之鸚鵡爲鷹爲鶻爲雕爲鶴爲雉爲孔雀爲鴛鴦爲鸂鶒爲鵜鶘爲舒雁或白或蒼或雜五采或高三尺或細如錐亦百餘族也困以樊籠不能飛翥飲啄其間時發哀鳴至若孔雀文雉則羽毛衰落白鶴孤鴻垂翅卷伏環觀遊人或擲餘於獸或投餌於禽將以覩其動止焉經魚池過橋爲植物圃區地以蒔有棗有柿有蒲桃有木棉所植之種數十夾道左右或蒼松或古槐或栝柏或秋菊有蔬囿滿藝南北佳蔬經其間動人鄉野之思豳風堂觀稼軒可品茗可沽酒卍字軒今拆其屋惟存基址暢觀樓旁有銅吼二乃築場時出自土中特置於此今穴其腹能噴水有日本式木屋二間有歐式之亭有動物標本室則園中動物之死去者蜡其屍而藏之以供衆覽暢春堂右室宋教仁曾下榻其間堂前隙地有宋氏手植之松暨某所建之宋氏紀念碑都人士以此爲勝地夏日多往納涼焉池中蓮花甚盛風送餘香清沁脾腑忘身在五都之市也

每歲正月雍和宮慈度寺黃寺有跳舞梵言布札布札字亦作步札又作都勺俗稱演鬼或曰跳鬼一曰打鬼蓋本西域佛法各喇嘛扮諸天神將以驅魔亦猶古者九門觀儺以祓不祥故清代於期遣散秩大臣前往聽經用昭隆重且繡衣面具頒自內廷諸大喇嘛皆蟒衣貂服以臨之其期則慈度寺爲正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黃寺爲正月十三日至十五日雍和宮爲正月三十日跳舞之制於佛殿上然鐙無數建大旗於四隅旗繪四天王像於黎明時喇嘛之稱爲戳由巴者鳴金傳執事齊集設座於殿東頭各

喇嘛俱以次列坐一僧稱爲荼勃勒氣者散淨水衆僧掌中以葫朗叭令陳几上葫朗叭令者以醍醐調麵作獸形爲鬼食也二甲士立几左右皆束帛掩其口乃防人氣觸之而鬼不食二僧稱爲班第者飾二小鬼相對作婆娑舞夜叉睨其旁向內一呼即潛於人叢颺麵以眯人目殿內吹鋼凍鋼凍西番樂器名以骨爲之鋼凍既作衆樂隨之以奏於是有十二僧戴面具飾爲馬哈喇佛雙雙舞躍而出中惟第一僧作牛鹿相可識餘則莫名其狀首一僧稱爲厄利汗文殊化身也次二曰作嘛知文殊之化身也次三曰嘛哈嘎次四曰喇嘛皆觀世音化身也次五曰戚叉叭嘛次六曰茲那咪喳次七曰著基阿拉喳次九曰冬琨著煞次九曰生合冬束次十曰曰曰次十一曰煞拉瓦次十二曰摸黑皆觀世音之護法神也繼之而出者爲合楞十人飾十地菩薩錦衣花貌手捧髑髏叉竿鏤采諸物以跳舞旁立百人擊鼓振鈸隨舞之節奏以疾徐尺巴甘赤及吳巴什吳巴什吳巴三氣執香環繞梵言女僧謂之尺家之僧男謂之吳巴什女謂之吳巴三一僧宣開經偈衆僧和之朗誦秘密神咒應之以鈴又一僧擲葫朗叭令於地有戴面具飾牛鹿相之二僧即執刀斫地爲殺鬼狀復有一僧曰冲戎裝持戟吐火吐刀俑神附於身信徒皆膜拜奉禪紬巾於神以問休咎跳舞畢衆僧相繼出有所謂由合巴者盆候於戶抹衆僧之口布札之禮斯成

（未完）

煙霧晴暉都好齋筆記

（王小隱）

昔有巨公宴客主人肆啖殊不勸客有枵腹而去者或問之則曰勸客非禮也禮客至當肆啖主人辭不能辦阻使勿進客則以爲腆美必加餐焉吾若勸客寧非倒置乎聞者異焉又吳下有赴宴者見每進一饌主人必力贊其烹調之佳而中座之客則力斥其失飪主人贊益力客斥益以烈怪之後始知主人謙客固預用客之庖人也都中之宴客於酒肆者客每以味劣斥侍者爲能事主人則引以爲榮謂客實知味則又另當別論矣

友人房君言昔嘗就醫於一老人譚次審爲太醫因叩以宮中事老人曰供奉不易爲也吾年逾五十始補官入值視諸曹爲最苦居輒三日留破曉即整朝服坐然或竟日無事而逾子方敢寐以密邇宮掖所居卽乾清門側也門禁凡生鬚男子不經宣召闌入者死是以伏處不敢少游散或入夜方欲睡忽有內監出宣卽攝衣隨之殿陛高峻徑復曲折只內監携絳紗小燈光至微暗其徑熟行絕速蹶踢隨至則

汗下垒息焉若在宮眷尚可坐診一夕膺帝召入跪榻前切脈而喘息幾不自勝帝語曰何戰慄乃爾面朕若然朝他人當驚惕死矣實則寅畏之懷竟不若趨走之勞亦惟以尺咫天顏震越失次對既出就廡下以脉案方劑進藥否未可知而常有賜賚每領於內務府輸需例銀賞物且潛易而薄祿幾因而罄焉所譚蓋光緒間事眞不啻白髮梨園按舊日霓裳也

驢之一物秦以前不見于典籍漢以來猶視以爲駑弱之獸自靈帝躬自控御遂爲當世所重而灞橋詩思五湖風月益侵侵爲多事矣明制御史出則跨驢後始改許乘馬夫獬豸蟬貂所以章其威而出跨長耳又豈所示尊嚴耶西堂老人京華書見詩云夾道騎驢如似雲避風半掩碧紗帷儘知愛惜加窮袴嬾着金泥簇蠟裙自夭子乘輿降及公卿以隱逸伴侶復稱旖旎隆替之勢有如此者今則宣武門前待價者猶比比而不免有淪落不遇之慨

丙辰暮春廢學歸來爲登岱勝游宿絕頂夕陽西下天風颯然立玉皇閣外古碑之下徘徊既久於其上得一帝字碑高丈餘字不經寸得見非易事也因遣同游任之姪假羽士楮墨拓下携歸裝長卷爲跋如次聊志一時鴻跡不足言攷古也跋曰右一字扼自岱巔古碑碑高丈有二三尺廣二尺厚尺五六寸廉闊二寸有奇世所傳秦皇無字碑是也立石歲記攷證紛如史記始皇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則秦碑有字之證亭林顧氏定爲李斯碑在玉女池此碑非也（李斯碑則移藏岱廟）又謂

漢武帝東上泰山以草木未生乃令人立石山巔(見封禪書)下文不言刻文則漢石無字可知此碑應是今誌從之(秦皇無字碑五字乃完全不能存在矣)幼讀前人登岱之作有摩挲殘碑得帝字句意其上文字漫滅此字僅存予游山造極日已薄暮羣山欲暝孤石矻然捫摋既久果得一字炳然於廉側既作近體自是後人補刻疑其上別有象文特爲此以識所在而刮剔苔蘚久乃無得遂拓下觀玩鋒稜有宋人氣味年代未暇深攷要非數百年中物矣獨怪古人胡爲作此狡獪無字碑之常有字碑之變也碑者竪石之謂或以麗牲或以懸棺或以測日刻文則後人之揮灑非出自同時古人刻石即所以紀功勒銘則施諸磨崖立碑刻石自是兩事有字之碑非漢以前之所有也碑以無字名已乖本義更加剞劂尤是蛇足而際此萬方多難滄海橫流吾以歷劫餘生登攬來茲四顧愴然獨能無感於此字時丙辰四月也

黃小松秋广遺稿題杜宮聲指畫詩序曰自且園創作指畫傳閻山與杜君師之頗得其三昧如書家之折釵股屋漏痕天機自然軼乎六法規矩之外圖兄嗜此屬爲題識其胸次高曠不染點塵可以想見爲題二絕以歸之蔡家曾見降旌旗赫赫居然大將儀此亦神人施狡獪爪痕幻出翠蛾眉美膳行厨擘麟脯金盤玉豉進長春蓬萊又見揚塵後自覺神仙接待親小松藝人也而傾倒如斯焉余外家藏有杜畫六幅繪羅漢十有八人容貌衣履並奕奕有神采允有如黃所稱者末一幀作葦航渡江圖題云毒龍易

制饞虎易降惟人難度我也過江鴈意深遠非尋常衲子語也他五帧亦有贊多不復憶

余好睡睡之趣至諳也或笑其睡魔則謝曰孔子屈肱孟子隱几睡之學何嘗非聖賢學問陸放翁識其趣者曾滌生明其理者皆非所敢妄擬至若邊韶陳特則尚有所不取耳昔嘗入夢至廣廡中四壁琳琅挿架萬卷偶抽一帙則睡學兩字灼然簡端方將展閱瞿然而醒述之室人相與一笑去歲肄業國學暇中往書樓檢書不期得美人麥氏睡學一册爲目凡四曰睡之生理睡之心理睡之病理睡之衛生感召契合不覺色喜亟思譯出以廣其說以事出都未竟所業不免使黑憩鄉中少此秘籍殊耿耿於懷也

古人調瑟率多用準準之制今已無攷惟蔡邕軼漢志僅載其尺寸而已度當爲一種計時器略同於今日西樂之拍節機也中樂所以失傳由於音譜之有高下而無延促人自爲政人琴俱亡西方樂譜界畫井然精入毫芒而按譜試聲核以拍頓雖境易時遷而無遺音矣言念及此有禮失求野之歎

畫史載宋太宗時有進夔牛圖者晝見牛牧田間夜則見牛栖柵內或云實則二牛固同在以珠淚所畫者晝現而夜隱以焦山石華所畫則夜現而晝隱也今日化學大昌暗見明隱之物恒多惟珠淚石華果含何質當時何由擅其術而後世反以湮沒是可異耳相傳有富家子性睞而好以風雅自命有黠者作畫松數十幀各俱風而明晦之態以時更易懸於精舍僞爲不經意誘使觀之富家子果訝其變化之離奇以重價購一幀去是事較諸畫牛之精心擘劃眞不啻有鄭雅之辨益見吾人之機詐百出而世之重

古輕近者信非無因而然矣

人之好名不求所以自樹立而思以倖致馳騁文譽咏歎聲華甚則思假木石以附不朽峴山立石猶不免客氣用事使人有賢愚一轍之慨矣吾國名勝之區幾同游人題名錄白葦黃茅爲湖山玷辱不少尙有文義未通字體破裂而思附風雅者斯眞不解其居心何等余登岱遍訪沿途石刻有令人傖俗欲嘔者或斧鑿前蹟而爲之焚琴煮鶴殆是之謂也過廻馬嶺得大篆一虎字甚矯健攀援撫視則題吳大澂書不覺爲之廢然及過玉帳岩登玉皇頂處處皆有某巨公手跡見者皆有一番評議嘗憶幼時至後圃搜解蹲據既久悠然有歐陽三上之思念過此誰復相知者乃拾堊塊大書壁上曰某年月日王某遺矢於此閱日爲長者所見笑之微念諸公何苦效我

孔廟祭器以周十器爲首累代相傳之法物也惟祭時陳之禮終卽徹俄頃間耳忽促不得肆觀常時則深藏秘閣矣曰木鼎曰亞尊曰犧尊曰伯彝曰册卣曰蟠夔敦曰寶簋曰夔鳳豆曰饕餮獻曰四足鬲而藏之愈密易有龜玉自毀之嗟聞之昔年忽失其二有司大窘急以濰陽贋品足之（濰陽假造古器擅天下絕技能案譜仿造不差累黍）已數百年於茲雖精心考証者莫得其孰是信乎其亂楮葉矣

養生之原誠莫大於飲食矣我國古書之明食飲者周官尙已周衰之際邦君國卿競尙奢靡食飲遂不軌於正是以聖人有賤飲食之言否則魯論所列幾滿一号又豈果以爲不足措意哉後世之言飲食者

皆注意於味而未嘗及于衛生是亦猶之後世之儒空談性命而去聖益遠者歟何曾有安平公食單段文昌箸食經燒尾宴食單常巨源撰食憲章鄒平公撰食方虞悰撰謝諷亦有食經食典則蜀主孟昶時書也近代箸述若陳眉公之粥經袁簡齋之隨園食單其著者也他若農政要覽都門紀略諸書或詳其方法或攷其精粗亦好事者所不廢至若野菜田蔬諸譜則不過爲寒士揚眉貴游所不取耳

石鼓爲數凡十現存北京國子監廡下固石文中最古者而尤爲考古家聚訟之資或主文王或主宣王又或斥爲非周物則又有嬴秦與宇文周之爭焉然而以字體辨之則秦火而後書籍散失不能斥以爲譌書以文義辨之則周代天子有獵而無漁以爲諷刺之什似不能以之刻石是疑之者非無因矣（全樹山顧炎武諸人倡之）若以爲宇文周物則難者又以文中有丙申紀日而宇文是年是月乃無此日不爲周納其據亦不爲妄也而寰宇貞石圖則亦列之第一足知視爲周物諸城尹慈經先生著石鼓文滙羅列諸說最爲詳贍首列御製序詩跋語次列模本次爲音訓集證次考略次題辭錄要次引証本日而以校刊記殿焉談此則石鼓文之大凡可知余客京師與國子監相距不遙而終未得一往觀儻亦所謂無金石緣法者歟

上海有正書局發行

〔小〕〔本〕〔小〕〔說〕

書名	冊數	價
革命小說 女虛無黨	一冊	一角四分
言情小說 荳蔻葩	二冊	四角
俠義小說 大俠錦帔客傳	一冊	一角六分
社會小說 六號室	一冊	一角二分
哀情小說 黑衣孃	一冊	一角四分
家庭小說 鏡台寫影	一冊	一角四分

〔有〕〔正〕〔書〕〔局〕

◀小說時報第三十二號▶

（月出一冊）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六年七月精印發行

編輯者 小說時報社

印刷者 上海威海衛路三百〇九號 有正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北京廠西門 有正書局

分售處 天津東馬路 南京奇望街 蘇州都亭橋 奉天鼓樓街 杭州保佑坊 南昌磨子巷 漢口鮑家巷 廣州雙門底 鎮江柴炭巷 揚州轅門橋 有正分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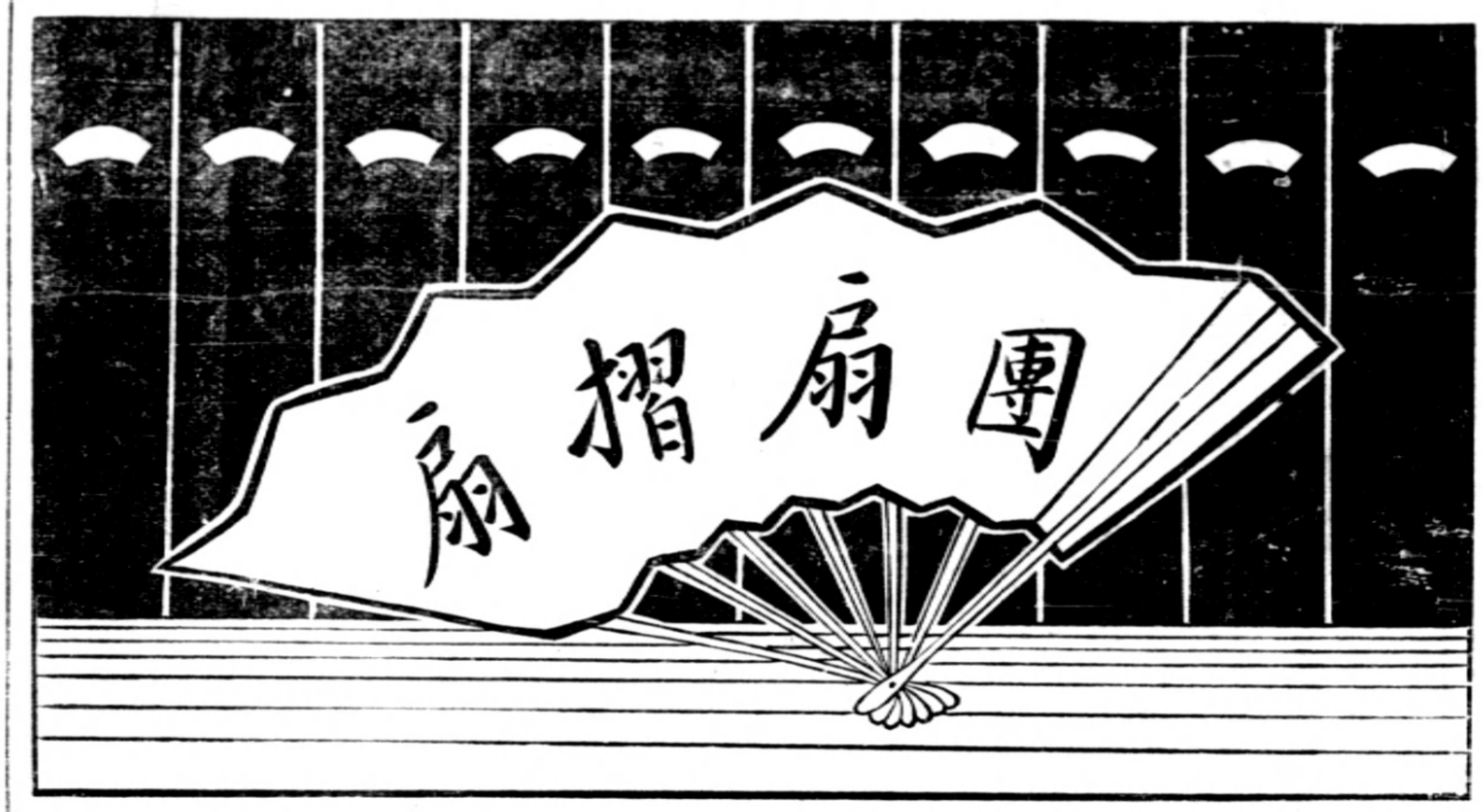
●定價表（念九號起） 郵費在內

款項	一號	六號	十二號
現洋	三角	一元六角	三元
郵費	三角三分	一元七角八分	三元三角

●廣告價目表 費須先惠

等地	地位	一號	三號	六號	十二號
特等	全面	六十元	一百六十元	三百元	五百元
上等	全面	四十元	一百十元	二百元	三百二十元
	半面	二十四元	六十六元	一百二十元	二百元
普通	全面	二十四元	六十六元	一百二十元	二百元
	半面	十四元	三十八元	七十元	一百三十元
	每行	一元	二元六角	四元八角	八元

（注意）特等（底面外）上等（封面裏底面裡）（正文前及圖畫前圖畫中）其餘均爲普通地位


團扇摺扇

團扇

▲骨柄每把四角

▲桃絲竹柄每把三角

王石谷柳莊山水　王烟客松岩飛瀑　王石谷秋林策蹇
王石谷仿古山水　費曉樓櫻桃仕女　費曉樓柳陰仕女
改七香黛玉葬花　改七香妙玉參禪　改七香可卿臥病
改七香四美釣魚　惲南田柳桐閒話　戴醇士秋堂涼思
平等閣湖天春柳　蔣南沙柳陰翠禽　宋徽宗御筆花鳥

摺扇

▲骨柄每把四角

▲檀香柄每把三角

▲桃絲竹柄每把二角

▲竹柄每把二角一角半一角

費曉樓吹笛美人　費曉樓倚樓美人　顧西眉畫紅樓夢
顧西眉畫放鶴圖　姜穎生山谷浮雲　姜穎生落日漁家
陸廉夫倣文徵明　陸廉夫倣王放鶴　改七香柳亭仕女
仇十洲墨筆人物　李梅生雀鳴豹影　楊子鶴畫水禽圖
蓮溪和尚畫牡丹　翁同和畫放鶴圖　明人畫西廂驚夢
惲南田荷花　蔣南沙花鳥　蔣南沙蘭花
張子青山水　王烟客山水　戴醇士山水
春柳燕子圖　長天歸雁圖　秋水漁翁圖
王石谷山水　吳墨井山水　王時敏山水
翁同和行書　王虛舟行書　梁任公小楷
張季直行書　唐才常小楷　吳梅村行書
趙之謙篆書　劉石庵行書　平等閣行書

上海有正書局發行